

## 猪王照像

猪王觉得自己的嘴唇太厚，每次照像时，他都要想方设法挡住嘴。照像主要是照脸，而嘴又恰好在脸上。照脸不照嘴，这对摄影师来说，真是一大难题。

猪王换了不计其数的摄影师。

最令猪王满意的一张照片是这样构思布局的：猪王正在阅读一本书，书恰到好处地挡住了猪王的嘴。而猪王的优美眼睛，则突出地体现在照片上。猪王的眼睛是天生的三眼皮----双眼皮再加一道。世界上流行双眼皮，要不怎么有人不惜动刀使用武力获得双眼皮呢！猪王将这张照片定为自己的领袖标准像，悬挂在猪家族的千家万户。

这天，幕僚呈给猪王一张报纸。

报载：厚嘴唇成为当今美容新潮。女性纷纷加厚自己的嘴唇，她们请美容师往她们的嘴唇里注射一种叫作"固胶源"的液体，以使嘴唇凸厚起来。另据报道，单眼皮最近开始受到世人的青睐。

猪王急传摄影师。

摄影师携带各种摄影器材火速进宫。

猪王吩咐重拍他的领袖像。

要求是突出嘴，遮挡眼睛。

摄影师给猪王戴上一副墨镜，又利用光线极力突出猪王嘴唇的厚度。

猪王对自己的新领袖像非常满意，他命令幕僚们去千家万户更换他的领袖像，还要求将他的旧领袖像全部销毁。

一位幕僚建议将猪王的旧领袖像保存起来，他认为几年后世界上又会时兴薄嘴唇和多层眼皮，他还说地球上的生物就是通过这样来回折腾着玩获得生命的乐趣的。

幕僚的进谏使猪王陷入沉思，他突然觉得这不叫活。生命的真正乐趣应该是不随波逐流。

猪王决定照一张全身裸体像，把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暴露无遗，不管是丑还是美（何况今天丑明天就是美，今天美明天就是丑）。自己就是自己。以不变应万变。

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猪王感到痛快。

这张照片被猪王定为自己的领袖标准像，发放到猪家族的所有家庭悬挂。

据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领袖像。

## 父与子

### 父

我是一只羊。我活到了应该当父亲的年龄。世界真奇妙，到了这个年龄，我的思维里就产生了一种激情，还伴随着身体里的一股原始冲动。这大概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接力棒。

我渴望当父亲。渴望让生命中的一个单元通过我继续。

在我们这儿，不是你是什么就得生什么，而是逢什么年生什么。比如去年，不管你是羊还是兔还是马，生的孩子都是狗。狗的爸爸妈妈也不一定是狗，可能是兔子。

今年生的孩子都将是猪。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头小猪成为我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缘份。不管他是什么，我都爱他，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尽管我是羊，他是猪。

我们这儿有的爸爸可不这样，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拿我的邻居牛来说吧，他的儿子是一条蛇，他怎么看儿子怎么不顺眼，整天对儿子吹胡子瞪眼。我问他为什么虐待亲生儿子，他说他的儿子应该是只虎，起码也得是头牛。他的儿子真不幸，摊上了这样的爸爸。

做父亲的对待孩子只能干一件事：爱。

我的儿子是一头小猪，这就足够了。我不羡慕别人的猛虎儿子，也不嫉妒人家的千里马儿子，这个世界上绝了哪种生命形式都会导致地球毁灭。狮子和蚂蚁一样伟大。我斗胆说一句话，你看人类在地球上横不横？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

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是合格的爸爸。

我是羊，我生了一头小猪，我感到幸福和惬意。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羊只能生羊，马只能生马，那该成什么样子了？

我爱我的小猪儿子。如果他是鸡或是蛇或是兔或是老鼠，我一样爱他，一样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我是他爸爸。

## 子

我是一头小猪，我爸爸是一只羊。

从我出生那天气，我就发现爸爸和我不一样。后来，我还发现别的孩子  
的爸爸和我爸爸也不一样。

就拿邻居那头小猪来说吧，她爸爸是一只猛虎。再说隔壁的小兔，他爸爸是一匹骏马。相比之下，我的爸爸显得弱小不起眼。可我最爱我爸爸。我觉得爸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的爸爸虽然是老虎，但他不是男子汉。我见过一只老鼠爸爸，那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男子汉。

什么是男子汉？我觉得，他首先应该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孩子，和孩子平等相处。打骂孩子的爸爸都不是男子汉，是懦夫；他还不嫌弃孩子，不管孩子是什么，他都爱孩子。孩子是你生的，如果你不满意，就打自己。打孩子算什么？又不是孩子非要让你把他生出来的。

我的爸爸虽然是一只羊，但他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怎么爱我。我要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我有时偷偷想，假如我的爸爸是老鼠或是鸡或是蛇呢？我一准照样爱他照样自豪--因为我是他儿子。

## 金门

### ——《309暗室》之一

#### 第一章

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家原先住在一栋老式楼房里。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说不清这栋楼房是哪个年代建造的。楼房的墙壁很厚，非常坚固，而且冬暖夏凉。

一天下午，皮皮鲁和鲁西西放学以后在家里做作业。

鲁西西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冷，她打开壁柜的门，钻进去找毛衣。

鲁西西家的壁柜很大，可以站进去好几个人。鲁西西和皮皮鲁小时候经常在里面捉迷藏。

皮皮鲁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漫不经心地做作业，只听“咚”的一声，房门被撞开了，鲁西西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哥哥的房间，脸色煞白。

"哥哥。……哥哥。……"鲁西西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啦？"皮皮鲁满不在乎地问。

"去去。……看。……"鲁西西还是前言不搭后语。

"到底出了什么事？"皮皮鲁看见妹妹吓成这个样子，觉得好笑。

鲁西西拉着皮皮鲁朝她的房间走去。

皮皮鲁走进妹妹的房间，什么吓人的事也没有呀！鲁西西把皮皮鲁计到壁柜跟前，对他说："你拉开门看看。"皮皮鲁大模大样地拉开壁柜的门，不禁"啊"地叫了一声，紧接着倒吸了一口凉气。

壁柜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洞口是长方形的，洞里一阵阵地往外喷射着寒气。

"这。……"现在轮到皮皮鲁吃惊了，他看着鲁西西。

"我在壁柜里找毛衣，忽然听到'哗啦'一阵响声，转眼功夫墙壁上就出现这么一个大洞。"鲁西西心有余悸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皮皮鲁。

"暗室！"皮皮鲁肯定地说。他想起许多电影和小说里都有关于暗室的描述。

"一定是你无意中碰到了暗室门的开关，它就自动打开了！"皮皮鲁断定是这么回事，"你仔细想想。"鲁西西回想着刚才自己都碰了哪些地方。

"想起来了，"鲁西西指着壁柜里的墙角说，"就是那儿！" "哪儿呀？"皮皮鲁弄不清位置，"你走近点儿。"鲁西西不敢靠近壁柜。皮皮鲁找来一根竹竿，递给鲁西西。

"你指指是哪儿。"皮皮鲁说。

鲁西西用竹竿指给皮皮鲁看。果然，墙角处有一凸起的小块，一般情况下根本发现不了。

皮皮鲁壮着胆子走进壁柜，他用手按了一下那个小凸块。

只听"哐当"一声巨响，吓得皮皮鲁忙跳出壁柜。

当他俩再往壁柜里看时，洞不见了！墙壁上齐齐整整，根本就没有黑洞的一点儿影子。

"暗室！真正的暗室！！"皮皮鲁兴奋得大叫起来。在自己家里发现了一

个谁也不知道的暗室，对于皮皮鲁来说，意义不亚于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

"这暗室里有什么东西呢？"皮皮鲁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了，"全是机关枪、手枪？还是一个秘密通道？说不定能通到很远的地方呢？要是通到我的教室下边就好了，以后上学就从秘密通道走。老师刚说皮皮鲁怎么还没来上课呀？我就从地底下冒出来了，嘿！"。

皮皮鲁越想越美，他钻进壁柜，按了一下墙角的小凸块，暗室的门打开，叮他又按了一下，暗室的门听话地关上了。

皮皮鲁高兴地拍了拍妹妹说："鲁西西，你真伟大！我给你记功！不过，还得求你件事，这暗室先别跟爸爸妈妈说，行吗？"皮皮鲁决不平白无故表扬妹妹，每次表扬后边都跟着条件。

"为什么？"鲁西西恨不得马上就告诉爸爸妈妈。

"大人一知道就没劲了。说不定，这里边有好玩的地方呢！"皮皮鲁知道妹妹平时也发愁没地方玩。

"行，我先不说。"鲁西西同意了。她开始觉得这个神秘的暗室有点儿意思。

"咱们得给这个暗室起个名字，叫。....."皮皮鲁说。

"就叫3 0 9暗室吧！！"鲁西西提议。因为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3 0 9。

"行，就叫3 0 9暗室。"皮皮鲁同意了。他觉得暗室是鲁西西发现的，起名字的荣誉应该归她。

"咱们现在就进去看看！"皮皮鲁一分钟也不想耽搁了，他急于想知道暗室的内幕。

"我可不敢进去。"鲁西西一贯勇于表明自己的胆怯。

"那我自己进去，你在外边接应我。"皮皮鲁不改变主意，"如果爸爸妈妈回来了，你就快喊我。"鲁西西答应了。

皮皮鲁找来手电，又拿了一根木棍当自卫武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打开了3 0 9暗室的门。

暗室里有一条很窄很陡的楼梯。皮皮鲁打着手电，顺着暗室的楼梯往下走。

"当心点儿！"鲁西西在外面嘱咐哥哥。

"没问题！"暗室里传出皮皮鲁的声音。鲁西西已经看不见哥哥了。

5分钟过去了。

10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皮皮鲁还没有出来！

"皮皮鲁--"鲁西西害怕了，对着暗室大声喊起来。

暗室里静得出奇，一点儿声响也没有。鲁西西慌了，她不知怎么办才好。

皮皮鲁到底怎样了呢？他顺着楼梯往下走，心里也挺害怕，但好奇心战胜了胆怯，他没有往后退。况且妹妹在上边等着，逃回去没面子。

楼梯拐了一个弯，还是楼梯。暗室的墙壁很潮湿，有的地方还往下滴水。

皮皮鲁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声。

他猛一转身，用手电一照，立刻，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

一条大蛇高高地昂着头，冲皮皮鲁吐着细细的红舌头，它的脖子是扁宽形的，头是三角形的，还发出"滋滋"的响声。

皮皮鲁认出这是毒蛇。他想跑，但又忽然想起书上说过，碰到蛇是不能

动的，你一动它就起上来。

皮皮鲁就这么同毒蛇僵持着，双方谁也不动。这时，从上面洞口传来妹妹焦急的呼喊。皮皮鲁听见了这喊声，可他不敢答应。

对峙了半个小时之久，皮皮鲁渐渐站不住了。他记起一个什么电影里说过，要是碰到蛇可以把手里的东西扔过去引开它。

皮皮鲁试着把手里的木棍朝楼梯上方扔去，然后他撒腿就往下跑，连头都不敢回。

也不知下了多少层楼梯，一直到没路可走的时候，皮皮鲁才停下。他回身用手电照照，谢天谢地，毒蛇没影了。

皮皮鲁松了一口气，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个正方形。

的厅里，厅的四面有四个门，每个门上印着奇怪的图案。图案中分别写着：金门，银门，铜门，铁门。

皮皮鲁选择了金门，他走过去，推了推门，锁着。他敲敲门，没有动静。

皮皮鲁又依次推其它几个门，都紧紧地锁着。皮皮鲁用手电往上一照，才发现每扇门上方都挂着一把大锁。可是他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发现有钥匙。

就在这时，皮皮鲁的手电不亮了，他使劲儿拍拍手电，还是不行。整座暗室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皮皮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在黑暗中站了几分钟，没感觉到周围有什么异常，就开始用手在墙壁上摸，找楼梯口。

楼梯口找到了。皮皮鲁凭着感觉往上走。真黑，仿佛有一块黑色的大幕，遮盖着这阴森神秘的暗室。皮皮鲁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怖。

他忽然站住了，想起了那条拦路的毒蛇。怎么办？往上走没有退路。皮皮鲁一咬牙，硬着头皮继续往上走。

"啊！"皮皮鲁大叫一声，他踩到了一根圆圆的东西，一定是毒蛇！皮皮鲁撒腿就跑，身后传来木棍滚下楼梯的撞击声。

皮皮鲁松了口气，原来是他刚才扔掉的木棍！一场虚惊。

不过也好，根据木棍的位置判断，他已经快到家了。

等候在上边的鲁西西早就急坏了，她从窗户里看见爸爸回来了，已经进了楼道。

"皮皮鲁，你快点儿上来！你听到了吗？爸爸回来了！"鲁西西冲着暗室里喊。鲁西西的话音刚落，大门口已传来爸爸用钥匙开门锁的声音。

就在这时，皮皮鲁气喘吁吁地从暗室里跑出来，他听见了妹妹的呼唤。然而，关暗室的门是来不及了，爸爸的脚步早已经到了鲁西西房间的门口。

皮皮鲁忙从壁柜里边把门关上，他自己也躲在壁柜里。

"作业做完了吗？"爸爸问女儿。

"做完了。……不，还没有。"鲁西西看了一眼摊在桌子上的书和练习本。

爸爸发觉女儿神色不大对："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的。"鲁西西勉强给了爸爸一个笑容。

爸爸看看屋里，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他脱下外衣，朝壁柜走去。爸爸的外衣是挂在壁柜里的！

"爸爸，我来给你挂衣服。"鲁西西几乎是从爸爸手里抢过衣服。

"谢谢。"爸爸没有怀疑女儿的举动，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面前这个壁

柜里有一座被命名为309的暗室。

爸爸站着不动。鲁西西傻眼了，她必须当着爸爸的面把衣服放进壁柜！

只好冒险了。鲁西西装着若无其事地把壁柜门拉开一道缝儿，可她够不着衣服架子，要想拿到衣架，必须把门全部打开！

正在这时，一个硬东西碰了碰鲁西西扶在壁柜门上的手。

她一看，是皮皮鲁从里边递出来的衣架。

鲁西西把爸爸的衣服挂在衣架上，又递给壁柜里的皮皮鲁。

爸爸没发现什么，回自己房间去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明白，必须在妈妈回家之前把暗室的门关上。妈妈是不会让鲁西西挂衣服的，她每天都自己挂。

"把录音机打开，声音开大一点儿！"皮皮鲁从壁柜里探出头来说。

鲁西西打开录音机，把音量开得老大。

"鲁西西，轻点儿，爸爸看书呢。"爸爸抗议了。他话音刚落，就听"哐当"一声。爸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跑过来。只见女儿和儿子站在房间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爸爸没听见皮皮鲁回家的声音。

"刚进门。"皮皮鲁撒谎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爸爸问女儿。

"没听见呀！"鲁西西说。

"没听见？"爸爸疑惑了。

"我也没听见。"皮皮鲁加油添醋。

爸爸纳闷了。如果皮皮鲁和鲁西西说听见声音但不知是怎么回事，爸爸不会怀疑。可他俩硬说没听见，爸爸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儿！鲁西西的不正常表情，皮皮鲁的突然出现，再加上一声奇怪的"哐当"声，爸爸认定儿子和女儿有瞒着他的事。爸爸想起了鲁西西帮他挂衣服的细节。他拉开壁柜门，一切正常！

"你们怎么还没做完作业？"爸爸突然问。

这下皮皮鲁和鲁西西没话说了。他们赶紧回到各自的桌子旁做作业。

晚上趁爸爸和妈妈出去散步的机会，皮皮鲁把他在暗室里的历险记讲给鲁西西听。

"那四扇门里是什么？"尽管鲁西西觉得很可怕，但她还是止不住好奇心。这太神秘了。

"不知道，咱们得想办法把锁打开，"皮皮鲁说，"配把钥匙就行。" "你没有样子，怎么配钥匙呀？"鲁西西问。

这难不倒皮皮鲁。他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泡泡糖嚼软了，塞进锁上的钥匙孔里，再慢慢抽出来，就能弄到钥匙的大概形状了。"鲁西西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俩商定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实施这个计划。

第二天下午，皮皮鲁和鲁西西做好了进暗室的准备。在皮皮鲁的激将下，鲁西西决定和哥哥一起去冒险，并且做好了进暗室的准备工作。

为了防止万一，皮皮鲁除了给手电换上一个新灯泡外，还在身上带了几个备用电池。

皮皮鲁和鲁西西进入了309暗室。鲁西西紧紧地跟在哥哥后面，拽着他的衣服。不一会儿，他俩就顺利地来到了正方形的厅里。

鲁西西惊讶地张着嘴，她被这四扇神秘的门吸引住了。这些门后边是什么呢？鲁西西忘记了害怕，她急于想知道门里边的奥秘。

"说不定一直能通进太平洋呢！"皮皮鲁一边把嘴里的泡泡糖吐出来往锁上的钥匙孔里塞，一边说。

鲁西西掏出小本，把金门上锁的形状画了下来。他们决定先打开这扇门。钥匙模型做好了。皮皮鲁和鲁西西离开暗室，回到房间里。

"咱们现在就去找锁匠配钥匙。"

"走！"鲁西西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哥哥。

皮皮鲁兄妹在大街上找到了一家配钥匙的小骗子。一位戴老花镜的老锁匠正坐在骗子里修锁。

"老大爷，请帮我们配把钥匙。"皮皮鲁说完把钥匙样子递上去。

老锁匠看了一眼泡泡糖做成的钥匙模型，问："这是什么锁？"鲁西西把她画的锁的形状拿给老锁匠看。

"哟，这种锁的年代很久了！"老锁匠眯着眼睛看看锁的形状图，又看了看皮皮鲁和鲁西西。

"能帮我们配钥匙吗？"皮皮鲁问。

"当然可以，"老锁匠答应了，"现在就配。"皮皮鲁和鲁西西高兴极了，他们原来还怕配不成呢。



## 第二章

这时，在距离修锁匠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留长发的青年人，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对小眼睛老是盯着皮皮鲁手上的泡泡糖钥匙。当皮皮鲁和鲁西西回过身来，他立刻又躲到一堵墙后去了。这个人是一个专业盗窃古物的惯犯，名叫金双龙，外号"金蝎子"，现在警方正在追捕他。刚才，金蝎子路过修锁店时，偶然看见了鲁西西画的锁图，他一眼就认出这不是一般的锁，很可能是一个什么宝库的锁。金蝎子决定跟踪这两个孩子。

老锁匠很快就按照泡泡糖钥匙模型的样子配出一把钥匙，皮皮鲁和鲁西西付过钱后，兴冲冲朝家走去，他们急于想把309暗室里的金门打开，看看里边究竟有些什么。

金蝎子紧紧跟在皮皮鲁兄妹后边，他已隐隐约约从皮皮鲁嘴里听到了"暗室"之类的字眼儿，更加确信无疑这两个孩子发现了一座宝库，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弄到这批珍宝。

这时，在金蝎子身后，还有一个穿猎装、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他一直盯着金蝎子，注意着金蝎子的一举一动。金蝎子一点儿也没发觉有人跟踪他。

皮皮鲁和鲁西西回到家后，打开壁柜门，钻进去，按了一下秘密开关，309暗室的门打开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了暗室。

就在这时，从壁柜的角落里闪出一个影子，也跟着钻进了暗室，看来，这个人是事先隐藏在壁柜里的。

这时候，跟在皮皮鲁兄妹身后的金蝎子来到了皮皮鲁家的门口，他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从身上取出万能钥匙，轻轻打开了皮皮鲁家的大门。

穿猎装的男人在楼梯拐角处窥视到了这一切，他记下了皮皮鲁家的门牌号码。

金蝎子摄手摄脚地走进皮皮鲁家，怎么，没人！明明看见两个孩子走进来的呀！

金蝎子毕竟老奸巨猾，很快就发现了壁柜里的暗室。他喜出望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样规模的暗室，一定藏着大量值钱的东西。

金蝎子断定两个孩子已经进去了。他知道暗室里一定也有秘密开关，能从里边关上。金蝎子钻进暗室，从里边顺着门框摸了一圈，很快也摸到了那个小凸块，他按了一下，暗室的大门关上了。金蝎子掏出了打火机，点燃后四处照照，然后顺着楼梯轻轻往下走。

皮皮鲁和鲁西西已经到了四方厅。

"哥哥，你听，好像有脚步声。"鲁西西小声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把手电关上，憋住气听。真的，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在这安静得出奇的暗室里听到脚步声，令人胆颤心惊。

"我怕。"鲁西西往哥哥身上靠。

"别怕，有我呢。"皮皮鲁给妹妹壮胆，也给自己壮胆。其实，他的心跳得快极了。

脚步声消失了。

"没事了，咱们去开门。"皮皮鲁说着把手电筒开关打开。

他俩来到金门前。皮皮鲁掏出钥匙，插进大锁里，用力一拧，锁开了！

兄妹俩又惊又喜。皮皮鲁计开门，用手电往里一照，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

"走，进去看看！"皮皮鲁说。

"咱们回家吧，爸爸妈妈该下班了。"鲁西西看见门里又是通道，胆怯了。

"就进去看一下，很快就出来！"皮皮鲁不由分说，拉着妹妹走进去。

此刻，金蝎子也一步一步地朝暗室深处走下去。忽然，他听到下边有脚步声。金蝎子站住了，他脱下鞋子，系在腰带上光着脚往下走。他估计下边是那两个孩子。

不料刚拐了一个弯，金蝎子却看见楼梯下边也有一个打火机一亮，啊，是个大人！金蝎子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下边的那个人也觉察到上边有人，他关上打火机。两人谁也不动，就这样在黑暗中互相注视着。尽管谁也看不见谁，但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的目光。

这就是在皮皮鲁兄妹听不见脚步声的时候。

终于，双方同时意识到这样相持着对双方都不利。于是，金蝎子下边的人开始继续向深处活动，金蝎子也一步一步往下走，只是谁也不敢使用打火机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在通道里走了没多久，路就没有了。皮皮鲁用手电往上照了照，一条用铁链子做成的软梯悬挂在他的头顶上。皮皮鲁伸手拽了拽软梯，很结实。

皮皮鲁一边爬一边用手电往四处照，他看见软梯旁边有一个方洞。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去。这个方洞面积很小，刚刚能容纳下他俩。

鲁西西先看见方洞的一侧有一扇小门。她指给皮皮鲁看。

皮皮鲁轻轻一计，门打开了。一道亮光射进来，刺得皮皮鲁和鲁西西一时睁不开眼。

他们闭了会儿眼睛，再睁开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小门里边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城，街道上的建筑物都泛着金黄色的光。树是金色的，地是金色的，一切都是金色的。

"这该不是童话吧？"鲁西西问哥哥。

"怎么会是童话呢！咱们这是在自己家的暗室里！"皮皮鲁说完就钻出小门，把鲁西西也拉了出来，回头再看看钻出来的地方，原来是一棵金色的大树，他们是从树洞里的暗道进入这座金城的。皮皮鲁兄妹给这棵金树作了记号。

"哥哥你看！"鲁西西激动得喊起来。

皮皮鲁回头一看，大街上走过来一头猪，这猪全身也是金黄色的！

这金黄的猪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他站住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皮皮鲁先说话了。

"这儿叫金城，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金黄色的猪问。

"我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我们从上边来的。"皮皮鲁兴奋了，他原来还担心语言不通呢。

"金城？"鲁西西重复了一句。

"对，是金城。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做成的，连我们也是。"金猪指指自己的身体。

皮皮鲁和鲁西西惊呆了！他们知道，金子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米粒儿大小的一块金子就值许多钱。而现在，他们在自己家的暗室里，发现了一座金城，连这座城里的猪都是用金子做成的！

皮皮鲁和鲁西西太激动了，他俩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金子。现在，面对

着这座金城，他们只觉得眼花缭乱。

"哥哥，咱们应该赶快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说。

"嗯，还应该报告市政府。"皮皮鲁说。

"你们怎么啦？"金猪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激动的样子，有些奇怪。

"没什么。"皮皮鲁冲鲁西西挤挤眼睛，示意她保持镇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赛克，"金猪愉快地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行，交个朋友！"皮皮鲁同意了。"带我们去城里看看好吗？" "当然可以。"赛克领着皮皮鲁和鲁西西朝城里走去。

"咱们侦察一下这座金城有多大，然后回去报告。"皮皮鲁小声对鲁西西说。鲁西西点点头。

金城真漂亮，每座建筑物都闪射着金色的光芒。金城的居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看得出，他们很快活，无忧无虑。

"哥哥，有一本书上说过，'金钱是痛苦的根源'。这座城里都是金子，他们应该愁眉苦脸才对呀！"鲁西西问哥哥。

"大概正因为全是金子，也就无所谓了。"皮皮鲁这样解释说。

这时，街上的金猪们发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都纷纷围上来，像看两样稀世珍宝那样看皮皮鲁兄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模样的人。

"别挤，别挤，这是我的朋友。"赛克对大家说。

一听说是赛克的朋友，金猪都有礼貌地往四周退了几步，纷纷向皮皮鲁和鲁西西问好。皮皮鲁和鲁西西觉得这些金猪很可爱。

"这是什么？"一个金猪指着皮皮鲁手中的手电筒问。

"手电筒。"皮皮鲁说。

"什么叫手电筒？"金猪们好奇了。

皮皮鲁一按手电筒上的开关，手电筒亮了。金猪们欢呼起来。

他们问手电为什么会亮，皮皮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有电。

他们又问什么叫电，电是什么样儿的。许多问题皮皮鲁都回答不上来。他索性把电视、电话、汽车等等现代化设备都一古脑儿讲给金猪们听，听得他们都入迷了。金猪们没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两个人相隔千万里怎么能互相说话。

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觉得同金猪们在一起有趣极了，他们憨厚、天真、纯洁，一点儿也不耍心眼儿。

"哥哥，我看咱们不该去报告。……"鲁西西小声对皮皮鲁说，"他们生活得多好呀！" "就是，"皮皮鲁也犹豫了，"要是咱们那个世界的人来了后，会怎么样呢？"皮皮鲁和鲁西西不敢想象那将是什么情景。人们知道了这儿有一座金城后，这些可爱的金猪们还能继续在自己的家乡过宁静的生活吗？这座城都是金子呀！

"鲁西西，咱们应该保护金猪们，保护他们继续过安宁的生活。因为他们是有生命的金猪，不是一般的金子。他们有生存的权利。" "暗室的门还开着，咱们应该赶在爸爸妈妈下班前回去。"鲁西西提醒哥哥。

"对，快走！"皮皮鲁说着就要向金猪们告别。

"多玩会儿不行吗？"赛克见他们忽然要走，觉得很遗憾。

"不行，来不及了，以后再来玩。"皮皮鲁拉着鲁西西就跑。

"站住，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几个金猪从远处跑来，不由分说抓

住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你们干什么？"皮皮鲁质问金猪们。

"他们是我的朋友，干吗抓他们？"赛克也生气了。

"咱们城的一位居民被外来人给绑架了，一定是他俩干的，国王下令抓住陌生人！"这几个金猪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是国王派来追捕外来人的。

围在皮皮鲁兄妹身边的金猪都愣了。怎么，这两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会绑架他们的同胞？金猪们不信，可他们忽然想起刚才皮皮鲁兄妹为什么要匆忙离开金城呢？

怀疑的目光包围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快把你们绑架的金猪交出来！"国王派来的金猪严厉地命令皮皮鲁。

"我们没有绑架！"皮皮鲁气愤地申辩。真没想到，这些金猪还会冤枉人。

"那赛璐小姐到哪儿去了？"

"什么？我妹妹被绑架了？"赛克大吃一惊。

"有人看见一个陌生人绑架了她。"国王派来的金猪说。

"是你们吗？"赛克问皮皮鲁兄妹。

"不是。"皮皮鲁肯定地摇摇头，"也不可能有别人进到这座金城里来。这肯定是误会！" "但赛璐确实失踪了！"国王派来的金猪说。

"咱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爸爸妈妈该下班了。"鲁西西急得要哭了。

"我喊一、二、三，你往那边跑，我往相反方向跑，到那棵金树下集合。"皮皮鲁小声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点点头。

皮皮鲁忽然大喊一声："一、二、三！"金猪们一愣。趁此机会，皮皮鲁和鲁西西撒腿朝相反的两个方向跑去。

金猪们立刻明白过来了，一定是他俩绑架了赛璐。他们全都愤怒起来，分成两路追捕皮皮鲁和鲁西西。

消息立即报到国王那里。黄金国王下令全城居民行动，捉拿一切陌生人。

### 第三章

整座金城都惊动了，金猪们纷纷涌上街头，追捕绑架了他们同胞的罪犯。

皮皮鲁拼命逃，金猪们在后边紧追。金猪的身体不大灵活，渐渐地被皮皮鲁甩远了。

皮皮鲁看见路旁一座大楼的门开着，就一头扎进去。大楼的大厅金碧辉煌，几十根粗大的金柱子矗立在大厅里。

皮皮鲁躲在一根金柱子后边，窥视着门外。

追捕皮皮鲁的金猪们跑过去了。皮皮鲁松了一口气。他刚想回头打量一下这栋楼房，一双大手卡住了他的脖子。

皮皮鲁使劲儿转过头，啊，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一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怎么，金城除了他和妹妹外，还有别的外来人？！他是什么人？从哪儿进来的？309暗室难道还有别的出口？这一系列疑问像闪电一样在皮皮鲁的脑海出现。他使劲儿挣扎着身体。

"别动，再动我掐死你！"陌生人恶狠狠地威胁皮皮鲁。皮皮鲁不动了。他不是那种有着所谓"勇敢"称号的傻孩子，他不吃眼前亏，喜欢用智谋取胜。

陌生人松开手，皮皮鲁出了一口长气。

"你是谁？"皮皮鲁小声问。

"金蝎子。初次见面，交个朋友！"金蝎子伸出手。

金蝎子！皮皮鲁身子打了个哆嗦。多可怕的名字！但他还是伸出手同金蝎子握了握。

"你从哪儿进来的？"皮皮鲁问。

"就从你家进来的。"金蝎子脸上闪过一丝狞笑。

"从我家？"皮皮鲁吃了一惊。

"这还得感谢你当向导。"金蝎子得意地将他如何从修锁店跟踪皮皮鲁兄妹至此的经过讲了一遍。皮皮鲁后悔莫及，太大意了。

"在我前边还进来了一个大人，是谁？"金蝎子突然问。

"还有一个大人？！"皮皮鲁又大吃一惊。

"你不知道？"

皮皮鲁摇摇头。

"一定也是来找珍宝的，不能让他先出去，要干掉他！"金蝎子心狠手毒，他想独吞这座金城。

皮皮鲁意识到这座金城和居民们危在旦夕。这危险是他皮皮鲁带来的，他有责任保护金城不受侵犯。皮皮鲁迅速想着对策。

"如果你愿意，这座金城咱俩平分。你一半儿，我一半儿，怎么样？"金蝎子诡谲地说。

"是你绑架了赛璐？"皮皮鲁恍然大悟。

"什么赛璐？"金蝎子不明白。

"就是一头金猪。"

"是我绑架的。"金蝎子冷笑了一下说，"我要把她带出去，就凭这一头，我就能当上百万富翁。哈哈。这样吧，你掩护我，我先把金猪带出去，然后回来接应你。"金蝎子知道里边到处都是金猪，他想利用皮皮鲁把金猪们引开，他好带着赛璐逃出去。等出去后，他把暗室的门关死（金蝎子断定皮皮鲁他们不知道暗室的门里边还有开关，否则他们不会不关门），没几天，皮

皮皮鲁他们就会饿死，要知道，金城里没有吃的食物。到那时候，整座金库就是他金蝎子一个人的了。

"你把赛璐藏在哪儿了？"皮皮鲁一眼就看出了金蝎子的诡计，他想先把赛璐的下落探听到，然后去报告金猪们。

金蝎子毕竟狡猾，他也看出皮皮鲁不会同他合作，便眼珠一转，指了指前面说："就藏在路边那座小房子里。你一会儿往相反方向跑，把金猪们引开，我去那里把赛璐带走。" "行，现在就行动！"皮皮鲁冲到大街上，朝有金猪的地方跑去，他要报告，赛璐被关在那座小房子里。

金蝎子看见皮皮鲁上当了，他悄悄溜出了大楼，朝关押赛璐的地方跑去。

皮皮鲁老远就看见了赛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去说："赛克！赛克！我知道你妹妹被关在哪儿了！"金猪们正在到处追捕皮皮鲁兄妹，见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正要抓他，被赛克制止了。

"我妹妹关在哪儿？"赛克问。

皮皮鲁指指远处，说："在一座小房子里，我带你们去。"金猪们跟着皮皮鲁涌进金蝎子说的那间小房子，把所有的东西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赛璐的影子。

"赛璐呢？"赛克和金猪们都嚷起来，"好哇，你在骗我们！" "这。……"皮皮鲁不知所措，他明白自己上当了。

"抓住他！他是个骗子！"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皮皮鲁扭头一看，是金蝎子。

原来，金蝎子利用皮皮鲁引开金猪们以后，就挟持着赛璐准备逃离金城。由于他进来时匆忙紧张，又得时时提防着前边那个对手，没有注意有暗道的那棵金树的特征。现在，他找不到出口了。

金蝎子慌了，但他不愧是老手，迅速镇定下来，先把赛璐藏好。他断定皮皮鲁和他妹妹知道出口在哪儿。

所以金蝎子决定出卖皮皮鲁，以此取得金猪们的信任。然后去找鲁西西，拿救皮皮鲁为条件，从鲁西西口中换出秘密通道在何处。

"你是谁？"赛克问金蝎子。

"我和他是一伙的，是专门来绑架你们金猪的，是他先绑架了赛璐。他有意把你们引开，让我带赛璐先跑。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你们骨肉。"金蝎子一片真情地说。

金猪们愤怒了，他们涌上来，把皮皮鲁抓住了。

"他胡说，赛璐是他绑架的。"皮皮鲁急了。

"把他俩都带到黄金国王那儿去！"赛克说。

皮皮鲁和金蝎子被押进了王宫。

金蝎子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黄金国王控诉了皮皮鲁如何如何骗他来绑架金猪的罪行。皮皮鲁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过金蝎子。

"你们干吗要绑架我们的居民？"站在黄金国王身边的白金亲王感兴趣地问。

"黄金值钱哪！"金蝎子一说黄金，眼中就露出贪婪的目光，"在我们那儿，这么一点儿金子就值好多好多钱！"金蝎子伸出一个小拇指，另一只手指着小拇指的指甲盖儿说。

"那一头金猪值多少钱呀？"白金亲王问。

"值。……值。……"金蝎子换算着，"值一座城市！"金猪们都吃了一

惊。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高的价值。

"你快把赛璐交出来！"黄金国王对皮皮鲁大声说。

"我不知道赛璐被他藏在哪儿！"皮皮鲁说。

"把他关起来！"白金亲王下令。

黄金国王命令白金亲王负责寻找赛璐，并让金蝎子担任助手。金蝎子得意极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皮皮鲁被关起来了。

鲁西西和哥哥分手后，拼命跑，三拐两拐就把紧追她的金猪儿甩没影儿了。

鲁西西靠在一个房角处一边喘气，一边打量着这一带的地形。她回想着有暗道的那棵金树的位置，好到那儿去同皮皮鲁会合。

鲁西西发现这一带非常安静，高大的建筑几乎都没有窗户，不像住宅区。她回忆了一下刚才跑过的路程，大概计算出了金树的位置。

鲁西西刚准备动身，忽然，一个人影闪进了她对面那座建筑物。

"人！"鲁西西一愣。跟她一样的人，还是个大人！不是皮皮鲁。

鲁西西的心"怦怦"急跳起来，她想起了哥哥下暗道后听到的那个可怕脚步声。

"有人跟着我们进来了！一定是他绑架了赛璐！"鲁西西突然明白了。一想起赛克失去妹妹的痛苦表情，一想起她和哥哥蒙受的冤屈，鲁西西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她决定跟踪这个可疑的人，弄清赛璐的下落。

鲁西西把身体紧贴在墙上，眼睛死盯着对面那栋建筑物的门口。没动静。她飞快地穿过马路，轻轻把大门计开一条缝儿，侧身钻了进去。

屋里很黑，刚一进来，鲁西西什么也看不见，她闭了会儿眼睛。当她睁开眼睛时，她看见正前方有一对绿色的眼睛在盯着她，黑暗中，绿眼睛一闪一闪的。鲁西西死盯着自己的喉咙，才没喊出声来。

鲁西西一步步退到墙角，谢天谢地，那怪物没扑过来。

鲁西西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她看见屋里堆放着许多东西。她轻轻摸了摸，有碗，有盆，都是金子的。看来，这是一座仓库。

鲁西西躲在一堆金碗的后边，注视着那双绿眼睛的动静。

绿眼睛的位置一动不动。

鲁西西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夫，能坚持站这么长时间！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哗啦--"一声响。鲁西西吓了一跳，可那双绿眼睛仍然不动。

鲁西西胆子大了些，她一步步朝绿眼睛蹭过去。一直蹭到跟前，鲁西西才看清绿眼睛是镶嵌在墙上的两颗发光的东西。

"大概是绿宝石吧？"鲁西西顾不上细想，她已经断定那个人在楼上。也许，赛璐就被藏在楼上呢！鲁西西找到楼梯，轻轻地踏上去。

二楼更黑，地上堆的东西也比楼下多，鲁西西蹲在地上，听听动静。整栋楼安静极了，静得可怕。

"哐啷！"鲁西西不小心碰翻了一个金坛子。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黑影"嗖"地一下从侧面向鲁西西来。鲁西西一闪身，那人摔了个跟头。鲁西西刚要跑，那人抓住了鲁西西的一只脚。

鲁西西摔倒了，她迅速爬起来，抓住那人伸出的另一只手，刚要咬，忽然，鲁西西不动了，她在这只手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爸爸？"鲁西西脱口而出。

"是鲁西西！"爸爸松开了手说，"我还当是跟在我后边的那个人呢。""您怎么来了？"鲁西西万万没想到爸爸也在这里。

"这两天我发现你和皮皮鲁鬼鬼祟祟，早就注意上你们了，今天我提前下班，躲在壁柜里，想看看你们干些什么，没想到被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爸爸说，"不过也得感谢你们，发现了一座金库。咱们得赶快回去报告政府，可我把来时有暗道的那棵树忘记了，出不去了，你一定知道吧？"爸爸要出去报告！？赛璐一定是他绑架的！鲁西西怒冲冲地问："您把赛璐藏在哪儿了？" "什么赛璐？"爸爸不明白。

"就是赛克的妹妹。"

"赛克又是谁？"爸爸越来越糊涂。

"您别装了，您不是想出去报告吗？不带个样品怎么去报告？"鲁西西气愤地指责爸爸。

"这我倒没想过，"爸爸说，"看样子你不愿意让我去报告？" "对，不愿意！"鲁西西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这么自私！"爸爸生气了。

"这不是自私，跟您说不清！"鲁西西一想到金城里的居民们马上就要结束他们安宁的生活，心里就不安。

"快带我出去，鲁西西！"爸爸央求女儿了。

"我也不认识那棵树！"鲁西西说完朝楼梯跑去。

爸爸站起来就追。他知道，抓不住女儿他就出不去。

鲁西西在仓库里和爸爸玩起了"捉迷藏"，这方面爸爸可不是女儿的对手。转眼间，鲁西西早就无影无踪了，爸爸却还在那里转圈呢！

你还记得皮皮鲁家楼门口那个穿猎装的人吗？对，就是跟踪金蝎子的那个人，他是警方派出的侦探！整整跟踪了金蝎子5天，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金蝎子进入皮皮鲁家以后，侦探记住皮皮鲁家的门牌号码，然后在楼门口等着金蝎子出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五个小时过去了。

侦探发觉情况不妙，他三步并作两步蹿上楼梯，敲响了皮皮鲁家的门。

"您找谁？"皮皮鲁的妈妈打开门问。

"有一个罪犯在您家里。"侦探说着，掏出证件给皮皮鲁的妈妈看。

皮皮鲁的妈妈吓了一跳："罪犯？在我家里？"侦探一个箭步跨进屋里，开始搜寻罪犯，但搜遍了整个屋子也找不到。

侦探检查了一遍窗户，窗户都插得好好的。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侦探问。

"20分钟前。"

"您家没别人？"

"有丈夫和两个孩子。"

"他们每天回来很晚吗？"侦探看看表。

皮皮鲁的妈妈这才想起丈夫和孩子早该回来了。

"往常这个时候他们早回来了。"皮皮鲁的妈妈觉察到不妙了，她发现孩子的书包挂在墙上，丈夫的衣帽挂在壁柜里。



就是说，他们早回来了，可现在失踪了！

侦探还从未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他急忙下楼给总部打了电话。转眼间，两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们把这栋楼房包围了。

警犬开始了搜索，可是毫无结果。

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找到罪犯和失踪的三个人。

皮皮鲁的妈妈哭得伤心极了。

警方决定，在未找到金蝎子之前，不撤离对这栋楼房的监控。他们相信，纵使金蝎子插上翅膀，也逃不出这天罗地网。

## 第四章

金蝎子骗取了黄金国王的信任后，假装跟着白金亲王的搜查大军去寻找赛璐，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引到远离赛璐的地方。他心里盘算着怎样找到鲁西西，好从她嘴中弄清暗道的位置。

搜查大军从王宫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白金亲王担任总督，指挥部下搜查金城的每一个角落。在路上，他问金蝎子："你刚才说，我们金猪在你们那儿很贵重，是吗？" "岂止是贵重，简直是宝贝。"金蝎子看着白金亲王，一边说一边心想，要是把他也弄出去，那就能发大财了。

"听说你们那儿还有什么'电话'？"白金亲王好奇地问。

金蝎子滔滔不绝地告诉白金亲王，除了电话，还有电视，起车，飞机，轮船。……白金亲王听得入了迷。

"可是这些东西都没你们金猪值钱，就拿你说吧。……"金蝎子自知说漏了嘴，忙改口说，"就拿赛璐说吧，她一个就可以换一万台电视机！"白金亲王还从来不知道金子这么有价值。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金蝎子吓了一跳，莫非白金亲王已发觉他的意图？

"快说，从哪儿来的？"白金亲王催问道。

"从一棵金树里。"金蝎子慌了，"可我也记不清哪棵树中有暗道！" "来人！"白金亲王喊道。"去检查所有的树，看看哪棵树中有暗道！"金猪们执行任务去了。

金蝎子傻眼了，如果有暗道的金树被找出来，他就肯定出不去了。不行，他得抢在金猪找到那棵金树之前找到鲁西西！

金蝎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白金亲王，单独走进一条胡同，寻找鲁西西的踪影。

"怪事，这小姑娘躲到哪儿去了呢？"金蝎子一边嘀咕一边四处搜寻。

这是个死胡同，金蝎子走到头后，转过身来。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汉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他面前。金蝎子的魂差点儿吓没了。

从相貌上看，他判断这是皮皮鲁的爸爸，同时，他认定这就是那个在暗道里走在他前面的对手。对方身强力壮，金蝎子自认不是武打的对手，只好用计了。

"你是跟在我后边进来的吧？"皮皮鲁的爸爸问。

"没错。"金蝎子不否认。

"你是怎么进我们家的？"

"我是国家专门收购珠宝文物的，嗯。……发现你的孩子配了把奇怪的钥匙，就跟来了，我进门时，你家的大门没锁，敲门又没人答应。"金蝎子迅速编造着谎言。

"你有证件吗？"爸爸问。

金蝎子一听正高兴，他最喜欢那种见证件就相信对方的人。金蝎子身上有几十种伪造的证件。

"给。"金蝎子掏出证件递过去。

皮皮鲁的爸爸看看证件，点点头，还给了金蝎子，又问："你还记得暗道的出口吗？" "忘了。你呢？"金蝎子迫不急待。

皮皮鲁的爸爸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咱们必须赶快报告政府，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一刻也不应耽搁。"金

蝎子像所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样口中振振有词，冠冕堂皇。

"对，我也是这么想。"皮皮鲁的爸爸为能在金城里找到同盟军感到振奋。

"现在只有您的孩子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金蝎子提醒皮皮鲁的爸爸。

"唉，"皮皮鲁的爸爸叹了口气，"刚才我碰到我女儿了，可她就是不说。

"恕我直言，您对子女教育太差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呢？"金蝎子摇摇头，以示惋惜。

皮皮鲁的爸爸脸红了，他真想不通儿子和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把金城上交给国家。

"您女儿呢？"金蝎子把话题转到与他命运攸关的内容上。

"跑了。"

金蝎子灵机一动："您儿子被关在王宫里，你去问他出口在哪儿？一定得想办法让他说出来！" "你快带我去！"皮皮鲁的爸爸认为总算找到了报效国家的机会。

金蝎子带着皮皮鲁的爸爸朝王宫跑去。他们没有料到这一席谈话，全被躲在墙后边的鲁西西听到了。

哥哥被关押了！鲁西西大吃一惊，必须马上去救哥哥。鲁西西拿定了主意。她绕过一个拐角，朝王宫的方向走去。刚拐了一个弯，鲁西西站住了--四个金猪站在她面前！

鲁西西转身要跑，后边也是四个金猪。她看见赛克也在里边。

鲁西西当了俘虏。

这时金蝎子领着皮皮鲁的爸爸来到王宫，他告诉黄金国王，说这个人可以让皮皮鲁提供出藏赛璐的地方。

黄金国王弄不清怎么又杀出一个陌生人，他来不及细想，只要找到他的臣民就行。

金蝎子让皮皮鲁的爸爸单独去见皮皮鲁，并嘱咐他无论如何要让皮皮鲁说出暗道在什么地方。末了，金蝎子拍拍皮皮鲁爸爸的肩膀，说："国家需要这些金子呀！"皮皮鲁正躺在屋子里睡觉，被金猪推醒了。皮皮鲁坐起来一看，愣了--是爸爸！

"您。.....您怎么。.....来的？"皮皮鲁怀疑是在做梦。

"你们发现了金库为什么不报告？"爸爸劈头就问。

"什么金库？"皮皮鲁不明白。

"这不就是金库吗？"爸爸指指这金子做成的房子。

"这是金城。"皮皮鲁纠正爸爸。

"我不管什么金城银城，反正应该马上报告政府！"爸爸正色道。

"不行！"皮皮鲁毫不让步。

"为什么？"爸爸火了。

"要是金库，我早就去报告了！可他们是金猪，是有生命的金猪！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如果报告了，他们就完了！您想想，为了金子，人类可以玩命呀！"皮皮鲁一口气说了一串话。

"哪儿来这么多歪理！"爸爸一贯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应人类服务，"快告诉我出口在哪儿？" "您不是从暗道进来的？"皮皮鲁故意问，"您自己去找吧！"金蝎子在屋外忍不住了，他跑进屋里，对皮皮鲁说："你这是在犯罪！会判刑的！快把出口告诉我们！"皮皮鲁立刻明白了，爸爸被金蝎子利用了。

“ 好吧，我告诉你们。”皮皮鲁说了一个地点。

金蝎子如获至宝，拉着皮皮鲁的爸爸就跑。

“那他？”皮皮鲁的爸爸担心自己的儿子。

“他关在这儿很安全，咱们先去报告政府。”金蝎子叮嘱金猪卫兵，“看好他，别让跑了！”鲁西西被金猪逮捕了。

“赛克，咱们是朋友呀！”鲁西西对赛克说。

“好一个朋友！你们干吗绑架我妹妹？”赛克质问道。

“不是我们干的。”鲁西西委屈地说。

“那你们跑什么？”赛克问。

“我们想去关暗室的门。”鲁西西说。

“什么暗室？”

“唉，跟你一下子说不清，赶快先去守住有暗道的金树！”鲁西西生怕金蝎子和爸爸从皮皮鲁嘴里得到暗道的位置，心想必须争分夺秒，赶在他们前面。

“有暗道的金树？”赛克不明白。鲁西西把她和皮皮鲁从哪儿进来的讲给赛克听。

“你们守住了那棵金树，谁也出不去了，这你还不相信我吗？”鲁西西委屈得都快哭了。

赛克相信她了。世上有堵住自己退路的坏蛋吗？鲁西西是朋友。于是，赛克让她领着金猪们朝有暗道的金树跑去。

由于作了记号，鲁西西很容易就认出了有暗道的那棵金树。

“就是这棵树，一定要守祝再去多叫几头金猪。”鲁西西对赛克说。

赛克派一个金猪跑回去叫，让其余的金猪和鲁西西守在树周围。这时，赛克问鲁西西：“究竟是谁绑架了我妹妹？”“有两个人跟在我们后边进了金城。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我不认识，说是什么收购珠宝的。赛璐一定是他们绑架的。”鲁西西说。

“他们干吗抢我妹妹？”赛克问。

“他们要去报告，说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大金库。”鲁西西说。

“大金库？报告？”赛克弄不懂。

“因为她是金猪呀，金子在我们那个世界里可值钱啦，谁见了金子都眼红。他们要是报告了，你们就不能再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了。”鲁西西说。

“他们不是喜欢我们吗？”一个金猪问。

“他们越是喜欢，你们就越倒楣。”鲁西西叹了口气。

“真可怕，绝不能放他们出去。”赛克坚定地说。

“对，一定要守祝”鲁西西也坚定地说。她忽然感到肚子饿了，鲁西西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金城里没有他们能吃的食物。如果出不去，他们会活活饿死在这里。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鲁西西要保护金城的决心。

这时，白金亲王带着几头金猪走来了。

“这棵树里有暗道？”白金亲王又惊又喜地问。

鲁西西点点头。

“来人，把暗道出口打开！”白金亲王迫不及待地下令道。

立即有几头金猪走过来。

“干什么？”鲁西西问。

“我要出去！”白金亲王得意地说。

"出去？"鲁西西和赛克不约而同地大吃一惊。

"对，出去！去过好日子！"白金亲王大声嚷道。

"过好日子？"鲁西西不明白。

"你别装傻了！我知道，你们那个世界的人最喜欢金子！

我清楚我去那里的价值，我比一座城市还值钱，对不！闪开，我要出去享福啦！！"白金亲王喊着。

原来，金蝎子的关于金子价值的话打动了白金亲王的心。

他想，既然金子这么值钱，我干吗不出去过过好日子呢！电话，电视，飞机。……嘿，多带劲儿！他让部下到处找那棵有暗道的树，现在总算找到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你不能出去！"鲁西西制止白金亲王，"你一出去，不但自己完了，连这座金城也完了！" "胡说八道！你是怕我们出去过好日子不成？来人，把他们赶开！"白金亲王发火了。

"赛克，不能让他们出去！"鲁西西急得大喊。

白金亲王的部下冲过来。赛克和伙伴们迎上去。鲁西西也冲上去帮助赛克。双方展开了一场格斗。

白金亲王人多势众，渐渐地，赛克这边支持不住了。白金亲王摸到了金树上的秘密开关，暗道已经打开了。

鲁西西和赛克被白金亲王的部下团团围住，干着急，眼看着白金亲王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暗道。正在这时，赛克的援兵来了。

"快把他拽进来！"赛克高喊。

援兵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管他呢！他们一拥而上，把白金亲王从暗道里拽了出来。

双方打成一团。终于，金树被赛克和伙伴们团团围住，他们手挽着手，围成了一个圈。

"你们别上她的当，她怕咱们出去过好日子！咱们大家一起出去吧！"白金亲王煽动大家。

果然，大家又纷纷靠拢白金亲王一边。城里加入白金亲王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金猪们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价百倍，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稀里糊涂过日子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意识到自己身价百倍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快去报告黄金国王！"发现白金亲王的队伍越来越大，赛克急坏了。

白金亲王又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

金蝎子从皮皮鲁嘴中探听到暗室的位置，欣喜若狂。他盘算了一下，如果他一个人将赛璐背出去，非常吃力。他决定让皮皮鲁的爸爸和他一起把赛璐弄出去，等到了暗室门口，再把皮皮鲁的爸爸反关在暗室里，让他出不来。

"快跑！快！"金蝎子一边跑一边催促皮皮鲁的爸爸。皮皮鲁的爸爸一心只想着去报告，跟在金蝎子后边使劲儿跑。

金蝎子把皮皮鲁的爸爸带到一片小树林里。

"这是哪儿？"皮皮鲁的爸爸不明白金蝎子干吗带他到这个地方来。

"我找了个样品？，咱们报告得有样品呀！"金蝎子从草丛里拎起被他捆得结结实实的赛璐。

"这。……"皮皮鲁的爸爸看见被五花大绑的金猪小姑娘，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想把堵在她嘴里的毛巾取出来。

"别动！没这个她该叫了。"金蝎子制止他，并吩咐道，"你背着她，我

在前边带路。"皮皮鲁的爸爸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光彩，简直像贼一样，但又不得不背起赛璐，跟在金蝎子后边。

金蝎子鬼鬼祟祟地在前边走，皮皮鲁的爸爸小心翼翼地后边跟着。他们来到皮皮鲁说的那棵金树旁边。

## 第五章

金蝎子让皮皮鲁的爸爸把赛璐放在树旁，他在树干上找秘密开关。可是，没有！摸遍了树干还是没有。金蝎子这才发觉上了皮皮鲁的当。

"赛璐在那儿！"附近传来一声大喊。

几十头金猪冲上来！他们终于找到了赛璐！

"是他！"金蝎子突然转过身来，指着皮皮鲁的爸爸叫嚷着说，"就是他绑架了赛璐！你们快抓住他！"金猪们一拥而上，把皮皮鲁的爸爸捆了个结实。金蝎子还用毛巾把他的嘴给堵住了。

赛璐已经昏过去了。金猪们在抢救她。

"这人真是太残忍了！"金蝎子一边指着皮皮鲁的爸爸对金猪们说，一边还假惺惺地擦了擦眼泪。

皮皮鲁的爸爸被绑着，嘴里塞着毛巾，但两眼冒着火，直盯着金蝎子。金蝎子才不在乎呢！什么良心，什么道德，压根和他无缘！

金蝎子从一个金猪口中得知，白金亲王正在攻打有暗道的金树。他高兴得都快疯了，跟上白金亲王，既可以混出去，货又到了手，哈哈！他拔腿就朝那里跑去。

金猪们押着皮皮鲁的爸爸，抬着赛璐来到了王宫。黄金国王听说找到了赛璐并抓到了凶手，高兴极了。

"怎么，是您？！"黄金国王一见五花大绑的皮皮鲁的爸爸，吃了一惊。

"把皮皮鲁带上来！"国王命令。

皮皮鲁来到王宫。

"冤枉你了，是他绑架的赛璐。"国王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愣了。怎么？是爸爸干的？他不相信。

"不会，他不会绑架金猪！"皮皮鲁大声叫道。

爸爸心里得到了安慰。儿子是了解他的。

国王指指躺在一边的赛璐。

皮皮鲁还是不信，他冲上去取下堵在爸爸嘴里的毛巾。

"爸爸错了。"爸爸惭愧地对儿子说。

"真是您绑架的？"皮皮鲁傻眼了。

"不是我干的，可我相信了金蝎子的话，还帮助了他。"爸爸说。

这时，赛璐醒过来了。

"赛璐，你看看，是不是他绑架了你？"国王问。

赛璐看了看皮皮鲁和他爸爸，连连摇头说："快松开他，不是他绑架的！"然后，她把金蝎子的相貌和绑架她的经过对黄金国王说了一遍。

"果然是金蝎子！"皮皮鲁也对国王说。

"快松开他，被捆着可难受呢！"赛璐让国王快给皮皮鲁的爸爸松绑。

"谢谢你！"皮皮鲁的爸爸很感激赛璐，这些金猪心眼儿多好呀！孩子们说得对，他们不是一般的金子，是有生命的金猪，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去报告！应该好好保护他们。

"报告国王，不好了，白金亲王要离开金城，正带人攻打有暗道的金树呢！"一个金猪冲进王宫，气喘吁吁地向国王禀报。

"啊？！"国王大吃一惊。

"快去守住金树！"皮皮鲁大喊一声，"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这里！"他没想

到金猪自己愿意出去找罪受。

国王下令立即出发。

皮皮鲁的爸爸想了一下，对赛璐说："最好你也能去一下。"“好，我去！”赛璐同意了。

再说金蝎子赶到了白金亲王身边，正给他出谋划策："必须快点儿出去，现在咱们人多，快攻！"白金亲王下令部下加紧攻势。整个金城一片喊杀声，搏斗声。

赛克和伙伴们死守金树，寸步不让。但是毕竟寡不敌众，眼看包围圈越来越校鲁西西忽然急中生智，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白金亲王的人已经攻到了金树跟前。现在，金树旁只剩下赛克和五个勇士了，他们手挽着手，一动也不动。

"把他们拉开！"金蝎子吼叫着。

"拉开！"白金亲王也大喊着。

几十头金猪冲上去，拚命拉赛克他们。

赛克和伙伴们用劲儿挽着手臂抵抗着。但是，赛克的心里难过极了，因为面对着的是自己的同胞的进攻呀！

终于，赛克和伙伴们紧挽着的手臂被拉开了，白金亲王胜利了。

暗道的门打开了。

"快走！"金蝎子催促着。

白金亲王在金蝎子的搀扶下，刚要跨进暗道，忽然传来一声大喝："站住！"白金亲王回头一看，啊，黄金国王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

白金亲王没站稳，摔倒在地上。皮皮鲁一个箭步蹿上来，把暗道的门关上了。

"你要干吗？"黄金国王质问白金亲王。

"我要出去！"白金亲王理直气壮。

"出去干什么？"黄金国王问。

"出去享福！"白金亲王说，"你也跟我出去吧！外边有电话、电视、飞机、火箭。……咱们在那个世界里可贵重呢！"黄金国王没想到白金亲王竟然动员起他来了，恼怒地说："我不去，你也不能去！"白金亲王一挥手，说："愿意跟我出去享福的站过来！"“呼啦”一声，黄金国王手下的金猪站过去一大，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位置，他们都想出去当贵重的东西。

两边势均力敌，剑拔弩张。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有暗道的金树屹立在两个阵营中间。

黄金国王没想到自己的城市一天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事情都是因为金子惹出来的。金子！金子！现在国王恨透了那个只想着金子的世界，恨那个世界金子太少。

白金亲王准备进攻了。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只有金蝎子躲在一旁最高兴。他巴不得金猪们互相残杀，全死光了才好，那样他就可以随便往外边带金子了。

白金亲王正要下达进攻的命令，一头金猪小姑娘跑到两个阵营中间。

"赛璐！"白金亲王惊叫起来。金猪们都欢呼起来，他们找了半天的赛璐回来了！

"是谁绑架你的？"白金亲王问。

"金蝎子！一个外边来的人！"赛璐说。



"金蝎子？"白金亲王还不知道金蝎子的名字，"他绑架你干吗？" "他要把我带出去换钱花，他的心可狠了。"赛璐说。

"换钱花？！"白金亲王怔住了。

"对，金蝎子就是要拿你们换钱花。"皮皮鲁站出来证实道。

"他们那儿的人不是最喜欢我们吗？"白金亲王还是不信。

"他们喜欢你，是为了占有你，还会为了你勾心斗角直至大动干戈。"皮皮鲁的爸爸说。他忽然意识到，这些金猪如果出去，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

"差点儿上当！"白金亲王一拍脑袋。两个阵营合并为一了，黄金国王笑了。

"谁是金蝎子？"白金亲王问。

"就是那个给你出谋划策的人。"皮皮鲁告诉他。

大家这才发现，金蝎子不见了。

全城戒严，搜捕金蝎子。

黄金国王派了50头金猪守住有暗道的金树。金蝎子就是插翅也逃不出去。金蝎子刚才一看见赛璐出现，情知不妙，就溜了。现在他躲在一间小屋的门后，肚子饿得两眼发花。他看见街道已经戒严，心想这回可真完了。

皮皮鲁朝这边走过来。

金蝎子眼睛一亮，他故意在屋里弄出一些声响。皮皮鲁听见声音，朝小屋走来。

金蝎子等皮皮鲁刚一跨进屋里，他从门后跳出来，用一只胳膊从后边勒住皮皮鲁的脖子，另一只手抽出匕首，刀尖顶着皮皮鲁的喉咙，有气无力地说："别动！动一动我捅死你！"皮皮鲁也饿极了，全身无力。他顺从地在金蝎子挟持下上了街。

警戒的金猪们看见金蝎子，都追过来想抓他。

"别过来，谁过来我就捅死他！"金蝎子用匕首尖挨着皮皮鲁的脖子，大叫道。

大家不敢动了。

金蝎子就这样拿皮皮鲁作人质，在金猪们的夹道注目下，一直走到了有暗道的金树前。

黄金国王和白金亲王都闻讯赶来，可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总不能看着金蝎子杀死皮皮鲁呀！白金亲王恨得直咬牙。

"不能让金蝎子出去。"皮皮鲁提醒大家。

"住嘴，再喊我割了你的舌头！"金蝎子吓唬皮皮鲁。

"给我把暗道门打开！"金蝎子对白金亲王下令了。

白金亲王不动。

"快打开！我数一二三，你不打开我就捅死他！"金蝎子声嘶力竭地叫道。

"一--"金蝎子把声音拖得挺长。

白金亲王还是没动。

"二--"金蝎子的刀尖刺到了皮皮鲁的皮肤，一股鲜血流出来，滴在白色的衬衣上，格外显眼。

白金亲王迅速跑到金树前，按动树干上的秘密开关，暗道的门打开了。

金蝎子刚要撒开皮皮鲁钻进暗道，只听"扑腾"一声，从树上掉下一个金坛子，砸在他头上。金蝎子被砸昏了。

大家往树上一看，是赛克。原来，赛克为了防止万一，早就爬到树上守卫着暗道出口。大家一起动手把金蝎子捆起来。

罪犯抓到了，全城一片欢腾！皮皮鲁和爸爸紧紧抱在一起。

"哟！鲁西西呢？"皮皮鲁发现妹妹不见了，着急起来。

"真的，鲁西西呢？"爸爸也慌了。

"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守卫着金树，什么时候不见的？"赛克想不起来了。

"怎么办？"皮皮鲁问爸爸。

"别急，咱们先出去吃些东西，回来再找她。"爸爸也饿得受不住了，"再说，暗室的大门还开着呢！"这时，金蝎子醒了。

"带他出去吗？"皮皮鲁的爸爸问儿子。

"不能带，他一出去就会泄露金城的秘密。"皮皮鲁说，"把他永远留在这儿吧，他不是喜欢金子吗？"金蝎子一听说要把他永远留在金城，慌了。他给皮皮鲁跪下了。

"求求你们，别把我留在这儿，带我出去吧，叫我怎么都行！"金蝎子鼻涕眼泪一块儿流。

一个倒卖黄金的罪犯竟向人苦苦哀求不要让他和金子生活在一起，皮皮鲁觉得这场面挺好玩，也挺有哲理。

"把他留给你们吧，关起来！放出去是祸害。"皮皮鲁的爸爸对国王说，"我们定给他送食物。"国王同意了，他非常感谢皮皮鲁父子。命令部下把金蝎子打入大狱。

金蝎子一步三回头，连哭带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别把我丢在这儿！我宁可出去蹲监狱！"皮皮鲁和爸爸向金猪们告别，他俩出去一下还要回来找鲁西西。

黄金国王代表全体居民感谢皮皮鲁父子对金城的一深情厚意。

皮皮鲁和爸爸钻进了暗道。暗道还是那样黑，那样静。皮皮鲁掏出手电，在前边给爸爸照亮。不一会儿来到了小门处。

皮皮鲁伸手拉门，怪事，门拉不开。爸爸使劲儿拉，门还是不动。一定是被人从外边锁上了！

谁锁的门？难道已经有人发现了暗室？皮皮鲁和爸爸傻眼了。如果出不去，他们就会活活饿死在暗道里。

"爸爸，你听！"皮皮鲁趴在爸爸耳朵上说，"门外有人！"是谁？是金蝎子的同伙吗？皮皮鲁的爸爸觉得后背直冒凉气。他试探性地在门上敲了几下。

对方没反应。看来，暗号对不上还不给开门。

"你抱住我的腰，咱们使劲儿再拽拽试试。"爸爸小声说。

皮皮鲁抱住爸爸的腰，爸爸双手抱住门把，他俩一起使劲儿拽门。

门纹丝不动。再说，他俩饿得也根本没什么劲儿呀！

"这回完了。"皮皮鲁一屁股坐在地上。爸爸也无可奈何地坐在儿子身旁。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打喷嚏的声音。

皮皮鲁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他激动地大喊一声："爸爸，门外是鲁西西！" "鲁西西，快开门，我是皮皮鲁！"皮皮鲁大声喊起来。

门打开了。果然是鲁西西！

原来，鲁西西一看白金亲王就要拿下金树了，她急中生智，跑进了暗道，

把小门反锁上。谁也甭想出来！

一场误会。

皮皮鲁、鲁西西和爸爸兴高采烈地抱在一起！

爸爸说："快去吃饭吧，你妈妈也该着急了。"三人顺着楼梯往上走，暗室的门打开了。他们走出壁柜，皮皮鲁把暗室的门关上了。

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看见了神仙般地出现在她面前的丈夫和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你们。……" "待会儿告诉你。"爸爸耸耸肩膀。

妈妈指指窗外。爸爸往外一看，好家伙，全是警察！

那个穿猎装的侦探计门进来，劈头就问："你们回来了？"皮皮鲁的爸爸笑着点点头。

"金双龙呢？"侦探问。

"什么金双龙？"爸爸不明白。

"就是外号叫金蝎子的罪犯。"侦探解释道，"我们正在追捕他。" "他犯的罪够判什么刑？"皮皮鲁问。

"无期徒刑。"侦探回答。

"我们已经替你判了。我保证他不会再出来作案。"爸爸对侦探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侦探追问道。

爸爸笑咪咪地看看皮皮鲁和鲁西西，又用脚蹬蹬地下，对侦探说："请相信我。"侦探注视着爸爸的眼睛，一直注视了五分钟。

他觉得爸爸值得信任。

"谢谢你帮我结了案！"侦探和爸爸握了握手，带着警察们走了。

皮皮鲁的妈妈给丈夫和孩子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他们吃得很香。

## 银门

### ——《309暗室》之二

#### 第一章

309暗室的事，皮皮鲁全家对外守口如瓶。他们清楚，一旦外界知道了皮皮鲁家的壁柜里有一座金城，全家再无宁日，弄不好还会家破人亡。

有花不完的钱不是幸福。这是爸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是一种不幸。这是妈妈最爱说的名言。

爸爸还爱重复一位叫萨迪的名人的一句名言：无论学者、博士、圣徒，也无论是圣明雄辩的人物，只要他一旦羡慕浮世的荣华，便是跌在蜜里的苍蝇，永难自拔。

尽管皮皮鲁梦想拥有所有的游戏卡，尽管鲁西西梦想拥有所有款式的高档文具盒，可他们从未想过去309暗室的金门里拿一块金子。他俩的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要。

每当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守着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无怨言时，他们确信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两座金山。尽管皮皮鲁家没什么财产，可爸爸妈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

自打金门出来后，皮皮鲁和鲁西西天天睡觉失眠，原因是他们特想知道另外三个小门里边有什么。

终于，他们忍不住了。

"爸爸，我想进309暗室的另外三个门看看。"一天晚饭后，皮皮鲁向爸爸请求。

"我也想看看。"鲁西西声援哥哥。

爸爸和妈妈用目光交换意见。其实他们也想知道银门、铜门和铁门里边有什么。

"现在咱们做准备工作，比如配钥匙什么的。等到放暑假时，咱们一起进去探险，怎么样？"爸爸怕耽误孩子学习。

皮皮鲁看了一眼日历，好在现在离放暑假只有三个星期了，他点头同意。鲁西西也没意见。

经过讨论，全家一致同意此次探险的目标是银门。

总算熬到放暑假了。

"就我和鲁西西进309暗室行吗？"皮皮鲁一边做准备一边问爸爸。

"为什么？"爸爸反问儿子。

"有大人身边还叫什么探险？"皮皮鲁觉得和大人一起探险没劲。

爸爸想了想，同意了。他由此步入了地球上最伟大的父亲的行列。

"这。……"妈妈不放心。她由此步入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母亲的行列。

"让他们去吧，我看他俩的应变能力比咱们还强。"伟大的爸爸做伟大的妈妈的工作。

"那得带个步话机，有应付不了的情况我们好增援你们。"妈妈提条件。

皮皮鲁和鲁西西只得同意。

第二天是星期日，向309暗室里的银门进军的时间定在上午10点

整。

皮皮鲁和鲁西西整装待发，他俩除了没有枪外，其它装备可谓武装到了牙齿。从食品到通讯器材，从照明灯到指南针，应有尽有。整个一支特种部队。

10点整。

爸爸拉开壁柜的门，轻轻按了一下309暗室的开关。

暗室的门开了。一股阴冷的凉气吹进屋里。

"去吧，祝你们成功！"爸爸拍拍儿子的肩膀，又在女儿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当心点儿！"妈妈叮嘱。

皮皮鲁冲爸爸妈妈一笑，先进了309暗室。鲁西西亲了妈妈一下，然后跟在皮皮鲁身后走进了309暗室。

现在，皮皮鲁和鲁西西已经站在了银门旁边。皮皮鲁掏出爸爸去配制的银门的钥匙插进锁孔里。

"你听！"鲁西西示意皮皮鲁先别开锁，她把耳朵贴在银门上。

皮皮鲁也把头凑过去。

流水声。银门里有水声。

"告诉爸爸妈妈吗？"鲁西西指指拴在自己腰间的步话机。

皮皮鲁摆摆手，他打开锁，拉开银门。

门里边很黑，皮皮鲁扭亮手电往里照，一条石阶通向下方。水声来自石阶下边。

"进去。"皮皮鲁向鲁西西挥了一下手。地道的探险家的潇洒动作。

他们沿着石阶往下走，水声越来越大。

"地下河！"当皮皮鲁站在最后一节台阶上时，他惊呼道。

这是一条约10米宽的地下河，河的两边望不见尽头。

皮皮鲁从台阶上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水里。

"扑通！"石头与水接触后发出声响。

"还挺深。"皮皮鲁极富经验地对鲁西西说。

"那儿有一条船！"鲁西西指着右边说。

皮皮鲁操纵手电筒的光柱朝鲁西西指的方向照去。果然有一条小船拴在岸边。

"上船吗？"皮皮鲁问鲁西西。

"得告诉爸爸吗？"鲁西西觉得一上船就有远航的可能，而步话机的有效通讯距离只有500米。

"要不你回去？"皮皮鲁激妹妹。

鲁西西瞪了皮皮鲁一眼，抢先上了船。

皮皮鲁解开小船的缆绳，跳上船。小船离开了石阶。

"你记住这个地方，不然咱们回来时可找不到家了。"皮皮鲁一边给妹妹下任务一边开始划桨。

鲁西西借助手电的光记住了他们登船的位置。

"你转过身去，注意观察前方。"皮皮鲁说。

鲁西西转过身子，背对皮皮鲁，面朝船运行的方向，用手电探测前方。

地下河上方和左右都是奇形怪状的岩石，鲁西西觉得这儿比金门里恐怖多了。

"真棒呀！"皮皮鲁边看边赞叹，"这里要是开发旅游点，一年准能赚几百万。" "注意！低头！"鲁西西喊。

一块几乎贴着水面的巨大岩石出现在船的前方，皮皮鲁想操纵小船绕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块大岩石好像有吸力，小船加速朝它撞过去。

"快跃下！"皮皮鲁冲鲁西西吼道，他用最快的速度抽出船桨，想用船桨抵消与大岩石的撞击。

就在船桨与大岩石相撞的一刹那，大岩石发出了一声巨响。皮皮鲁认定他们碰上了水雷，他闭上眼睛听从上帝的安排。

一分钟过去了，皮皮鲁晃晃身体，还在。他睁开眼睛，用手电往前一照，大岩石变成了一扇门！

"鲁西西，快起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皮皮鲁叫趴在船上的鲁西西。

惊魂未定的鲁西西从船上爬起来，她被面前的这扇门惊呆了。这不是一般的门，是那种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极现代化的门。

皮皮鲁将船缆拴在门旁的一根金属柱子上，他试着拉了拉那扇门，门开了。

## 第二章

门里有灯光。

皮皮鲁和鲁西西吃了一惊，有灯光就说明有人！

皮皮鲁先跨进门里然后回身把鲁西西也拉了进去。

这是一条通道，形状像船舱里的走廊，墙上有壁灯。

不知为什么，鲁西西觉得这儿比那些怪里怪气的石洞还可怕。

"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皮皮鲁示意鲁西西留下。

显然，他也直觉到这儿有危险性。

"我和你一起去。"鲁西西不同意。

皮皮鲁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自豪，他点点头，说："遇到紧急情况时，你抓紧和爸爸通话，但愿咱们现在还在有效通话距离内。"鲁西西将步话机拿在手里。

皮皮鲁开始向通道深处走去，鲁西西紧跟在他身后。

拐了一个弯儿，前边又是一扇门。

皮皮鲁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边没动静。他小心翼翼地拉门。

门开了，里边漆黑一片。

"手电。"皮皮鲁把手伸向后边，向鲁西西要手电。

鲁西西这才想起刚才摘对讲机时把手电放在地上忘了拿了。

"我回去拿。"鲁西西说。

"不用了，"皮皮鲁拽住妹妹，"里边准有灯，咱们借着通道里的光线找找开关。"皮皮鲁和鲁西西走进那扇门里边，突然，灯亮了。

鲁西西往四周一看，"啊--"她尖叫了一声，死死抓住皮皮鲁的胳膊。

皮皮鲁也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间类似于实验室的房间，绕房间一周的长桌上摆着数百个大玻璃罐，每个玻璃罐里都泡着一颗人头。浸泡人头的液体是琥珀色的。皮皮鲁学过化学，他判断那液体是甲醛。

"别怕，都是死的。"皮皮鲁给鲁西西打气，其实他的手也在发抖。

除了人头，房间里还有许多仪。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头都挺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皮皮鲁说。

"你别吓唬我！"鲁西西抗议。

"真的，不信你看这颗，我敢发誓我在一个星期之内见过他！"皮皮鲁指着他身边的一颗人头说。

鲁西西壮着胆子看了那人头一眼，的确面熟。

"我想起来了，是贝多芬！"皮皮鲁一拍脑袋。

"没错，真是贝多芬的头！"鲁西西点点头。她和皮皮鲁是在前天刚看过一部描写贝多芬的电视剧。

"贝多芬的头怎么会在这儿？"皮皮鲁一边嘀咕一边观察紧挨着贝多芬的另一颗头颅。

"玻璃罐下边有字。"鲁西西有了新发现。

"海明威。"皮皮鲁念那行小字。

得过诺贝尔奖的大文豪。

海明威旁边是梵高。罗丹挨着曹雪芹。托尔斯泰和郑成功是邻居。达·芬奇和居里夫人作伴。还有林肯、邱吉尔、爱因斯坦、莫扎特、米开朗基罗、

牛顿、伽利略、罗斯福、瓦特。.....人类历史近400年来几乎所有的名人伟人的头都被囊括了！

面对这么多名人伟人，皮皮鲁和鲁西西目瞪口呆，他们在进309暗室的银门之前曾经对银门里做过种种计测，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自己家的暗室里荟萃着这么多名人的头颅！

是谁把这些名人的头弄来的？那人要这么多名人的头干什么用？

就在皮皮鲁和鲁西西想到这个问题的同时，房间另一侧的一扇门开了，一个坐在轮椅里的老头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老头对于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光临显然持欢迎态度。

皮皮鲁和鲁西西对视了一眼，又一起看那老头。

"您是谁？"皮皮鲁问。

"你们叫我觅工好了。寻觅的觅，工程师的工。"“我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皮皮鲁把自己和鲁西西介绍给觅工。

"这是一座实验室，"不等皮皮鲁问，觅工就主动介绍，"全称是名人大脑实验室。你们已经看见了，我这儿收集了许多名人的头。我认为名人的大脑一定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我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个特殊的地方，然后通过某种方法使普通人的大脑也能出现这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人人都能变得聪明。由此，人类历史的进程将大大被计进。"“您的工作很伟大。”皮皮鲁脱口而出。

"您干吗要躲在这儿试验？"鲁西西不明白。

"我是要离开世俗的干扰。我收集到这些名人的头后，就让家人将我封闭在这里，出路只能从外边打开，从里边绝对打不开出口。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来。我只好在这实验室里听天由命了。我估计我只能再活一个月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觅工兴奋得直哆嗦。

"您的研究成功了？"皮皮鲁从觅工的口中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项发明。

觅工点点头。

鲁西西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她知道这项发明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觅工告诉皮皮鲁和鲁西西，他在解剖了这么多名人的大脑后发现，所有名人的大脑上都有一个Z形的沟回。经过研究，觅工证实了这个Z形的沟回正是导致了这些名人的智商比常人高出数倍的唯一原因。而普通人的大脑上绝对没有这个Z形的沟回。

皮皮鲁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头，他不知道自己的大脑上有没有Z。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发明出能使普通人的大脑上也出现Z形沟回的仪器。"觅工对皮皮鲁说。

"太棒了！"皮皮鲁跳起来。

觅工将轮椅转了180度，他打开一个柜子，从里边取出一顶头盔。

"头盔？"皮皮鲁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头盔。我给它取名为致聪盔。戴上它，通电10分钟，任何人的大脑上都会出现Z形沟回。"觅工说。

"我戴上试试。"皮皮鲁迫不及待。

"唯一的遗憾是，这顶致聪盔还没做过任何试验。"觅工说。

"就在我头上试吧！"皮皮鲁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



"我从不拿活人做试验。最初的试验只能在动物身上进行。"觅工一边用袖子擦拭致聪盔一边说。

"这儿有动物吗？"皮皮鲁问。

觅工摇摇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到来使我高兴的原因。"觅工直视着皮皮鲁的眼睛说，"我拜托你们拿着致聪盔去外边在动物身上做试验。""您这么相信我们？"皮皮鲁的眼泪一个劲儿往外钻，他强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力量。

"我是专门研究人的。我看得出，你们是正直、善良的孩子。我完全信任你们。"觅工的目光里充满了自信。

"您和我们一起出去吧！"鲁西西对觅工说。

"我不能动了，没体力了。我在这儿等你们的消息。如果成功了，你们就把致聪盔献给人类，千万不要申请什么专利，要无偿献给人类。如果失败了，快些来找我，我再对它进行修改。"觅工把致聪盔递到皮皮鲁手中。

皮皮鲁觉得自己手中拿的不是头盔，是地球。

"在什么动物身上做实验呢？"鲁西西心细。

"就找一头猪做试验吧，不是都说猪最笨吗？"觅工说完又把致聪盔的具体操作方法教给皮皮鲁和鲁西西。

"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完成试验。"皮皮鲁这才知道什么叫奉献。

"谢谢。"觅工目送皮皮鲁和鲁西西拿着致聪盔离开名人大脑实验室。

### 第三章

皮皮鲁和鲁西西进309暗室已经两个小时了，就在爸爸和妈妈坐立不安着手拟订援助计划时，皮皮鲁兄妹从309暗室里出来了。

爸爸妈妈松了一口气。

"银门里是什么？"爸爸估计银门后边总不会是一座银城吧。

"你们猜。"皮皮鲁给自己倒了一杯凉开水，一仰脖儿全喝光了。

"这是什么？"妈妈看见了鲁西西手里的致聪盔。

"银门里是摩托城！"爸爸由此判断。

"不对。"鲁西西摇头。

"拳击城？"爸爸发挥想象。

皮皮鲁摇头。

"赛车场？"爸爸寻找着所有与头盔有关的项目。

"我说了？"鲁西西请示哥哥。

"说吧。"皮皮鲁把荣誉让给了妹妹。

"银门里是名人大脑实验室。"鲁西西字正腔圆地把每一个字说得清清楚楚。

"名人大脑实验室？"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地重复了一遍、语气全是由惊愕组成的。

鲁西西把她和皮皮鲁在银门里的经历讲了一遍。

爸爸和妈妈的目光全落在致聪盔上。

"觅工的这项研究如果能成功，肯定将大大计进人类历史的进程。"爸爸深有感触地说。

"把自己封闭在暗室里，潜心研究能使人类的所有成员都聪明的方法，真是伟大的科学家！"妈妈一边擦眼角一边称赞觅工的品质。

"咱们应该抓紧时间做试验，觅工的体力快不行了，我想让他在离开人间之前享受成功的喜悦。"皮皮鲁说。

"农贸市场有卖活猪的，我去买一头运回来，咱们在家做实验。"爸爸边说边穿大衣。

"我跟你去。"皮皮鲁说。

半小时后，皮皮鲁和爸爸从农贸市场将一头中等身材的活猪运到家中。

这头猪目光呆滞，对于变化了的环境一点儿也不惊讶，一看就是最笨的那类猪。

"咱们就管它叫大傻吧！"鲁西西爱给动物起名字。

"准备试验。"爸爸宣布。

皮皮鲁拿起致聪盔，朝大傻走去。

爸爸挽起袖子，他准备在大傻不配合时强其它合作。

大傻的确傻得可以，它对于头上的外来物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致聪盔戴在了大傻的头上。

鲁西西给致聪盔接上电源。

"通电！"爸爸发令。

皮皮鲁打开了致聪盔上的开关。头盔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像电焊枪工作时那种声音。

妈妈看表计时。

大傻显然没感到任何痛苦，相反，它好像特别舒服，时不时摇摇它那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尾巴。

"但愿致聪盔能成功地在大傻的脑子上刻出一个Z。"皮皮鲁自言自语。

"时间到了。整整10分钟。"妈妈宣布。

皮皮鲁关闭致聪盔上的开关。爸爸的眼睛死盯着大傻。

大傻眼睛里那种呆滞的目光的确不见了，它依次注视着皮皮鲁全家每位成员一遍。

四个人的心"怦怦"直跳，他们感受到了大傻身上的变化。

"存在着的就是合理的。"大傻突然冒出一句话。

"大傻说话了！"鲁西西喊。

"这是哲学语言。"爸爸惊呼，"是大哲学家萨特的一句名言！""太棒了！成功啦！"皮皮鲁跳到床上翻跟头。

"觅工太有本事了，如果致聪盔把猪都能弄得会说话了，那人戴上就更不用说了！"妈妈情绪很激动。

"人有什么本事，他就要受这种本事的罪。"大傻说的第二句话。

这句话太深奥太深刻太深玄了。皮皮鲁全家的每一位成员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大脑在一句看似普通的话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那么不够用那么浅薄那么玩不转。

"我去告诉觅工。"皮皮鲁时刻惦念着那个为了使全人类的大脑都聪明而耗尽自己心血的老头。

"等等，咱们应该测试一下大傻的综合智力。目前它只在哲学方面显示出优势，别只是黑格尔的复制品吧！"爸爸想得周全。

"觅工说了，他是综合了所有伟人的大脑制出致聪盔的。

大傻应该具备所有种类伟人的特长。"鲁西西说完打开自己的书包，翻出一本数学书，她挑了一道最难的数学题抄在一张白纸上递给大傻。

大傻干了一件令皮皮鲁全家瞠目结舌的事情：它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两条前腿显然告别了作为腿的历史，改换门庭当了手。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大傻在沙发上坐下来，伸手接过鲁西西递过来的数学题。

皮皮鲁递给它一支笔。

大傻准确无误地将答案写在纸上。

"哇，它可是一天学也没上过呀！"鲁西西拿着验证过的答案惊呼。

大傻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一张报纸，报上的一条文字吸引了它。

"征集奥运会会歌，中选者可获得20万美元。"大傻读出了声。

"它已经认字了。"皮皮鲁准备马上给自己戴致聪盔通电。

"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大傻伸手。

皮皮鲁放下致聪盔，给大傻找了纸和笔。

只见大傻在纸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五线谱！"皮皮鲁叫起来。

大傻转眼功夫就把五线谱布满了那张纸，它写完后看了一遍，修改了几处，然后把纸递到皮皮鲁的妈妈面前，说："这是我谱写的奥运会会歌，咱们得挣这20万美元。"妈妈喜欢唱歌，对五线谱了如指掌。可大傻是怎么知道在这四个人当中妈妈最识谱呢？

妈妈一边看大傻谱的奥运会会歌一边哼唱，那旋律使皮皮鲁、鲁西西和爸爸如醉如痴。

"这歌真给奥运会提份儿！"皮皮鲁断言。

"歌名是什么？"鲁西西问大傻，"奥运会会歌必须有一个响当当的歌名。

"《地狱里的天堂》。"大傻一锤定音。

"没治了。"

"绝了。"

众口交誉。

"我要去会歌征集处送作品。"大傻从沙发上站起来。

"这。……"大家傻眼了。

一头猪去奥运会会歌征集处送作品，其结果可想而知。

"怎么啦？"大傻看着皮皮鲁全家，它明白了，"你们怕我出洋相是不是？你们作为人活了这么多年，但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真理：只要有本事，不管你是不是人，大家都会尊重你。"爸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 第四章

大傻在皮皮鲁全家的陪同下，乘坐计程车来到奥运会会歌征集处。

一位秃顶的音乐专家坐在办公桌后边负责接收应征作品。

爸爸为了不吓着秃顶音乐家，他替大傻将《地狱里的天堂》交给秃顶音乐家。

秃顶音乐家只哼了前奏就猛然抬起头问："是你谱的？" "不是。"爸爸摇摇头。

"作者来了吗？"秃顶音乐家问。话语里全是激动。

皮皮鲁把大傻计到秃顶音乐家面前。

"是它写的。"皮皮鲁对秃顶音乐家说。

秃顶音乐家看见一头直立的猪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边，吃了一惊。

"你们不能在这儿无理取闹！"秃顶音乐家警告说。

"这歌确实是我写的。你们是征集会歌还是征集种族？"大傻问秃顶音乐家。

秃顶音乐家头上残余的头发在一秒钟之内全叛变了。秃顶音乐家变成了秃头音乐家。

"你最好打电话请示一下你的头儿。"皮皮鲁看出这位秃头音乐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差。

一句话提醒了秃头音乐家，他打电话叫来了会歌征集处处长--一位有影响的作曲家。

不知为什么，处长听到猪作曲一点儿也不吃惊，他还说他早就对人类籍作曲家没有信心了，还说他正准备开发人类以外的生命为奥运会写会歌，比如鲸鱼啦，海豚啦什么的。

处长哼唱了一遍《地狱里的天堂》，他的脸上大放光彩。

他说这就是本届奥运会会歌还说如果组委会通不过他就绝食还说由一头猪谱写奥运会会歌是人类的荣幸还说既然每届奥运会都选一个动物为吉祥物干吗不能让一头猪为奥运会写会歌。.....处长让秃头音乐家登记了大傻的名字和住址，他叮嘱大傻回去等着领那20万美金。

大傻和皮皮鲁全家从奥运会会歌征集处出来后，爸爸赶忙招手叫计程车，他怕行人围观大傻。

计程车开了没几步，大傻看见路边一座建筑旁停着许多小车。

"那里边在干什么？"大傻问皮皮鲁。

皮皮鲁认识这座建筑是棋馆，他想起来现在棋馆里正在举行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争夺战。皮皮鲁告诉大傻。

"我要去和世界冠军较量下棋。"大傻让司机把车开到棋馆门口。

谁也无法阻止大傻。

冠军争夺战刚刚结束。冠军捧着鲜花准备享受在别人的国家里升自己的国旗的那种"合理侵略"的心情。

"有人向你挑战。"冠军的教练小声对冠军说。

"不服气？"冠军不屑一顾。

"是一头猪。"教练说。

"侮辱我？"冠军火了。

"好像不是一般的猪。"教练提醒冠军。

"我不能和一头猪下棋。"冠军维护自己的尊严。

棋馆里失望的东道主棋迷们起哄了，他们本来就对异国选手登上了冠军宝座不服气，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出气的机会。

冠军不得不和大傻下一盘，否则他出不了棋馆，连警察都采取面朝他的姿势站着。

只走了三步，国际象棋大师就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这头猪不是等闲之辈了。从第四步开始，冠军的车马相纷纷战死，到第16步时，冠军的王忍受了丧妻之苦。到了第21步时，冠军的王战死沙常棋馆里一片沸腾。

大傻被记者包围了。

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已经把大傻轻取国际象棋大师的场面输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

神猪的出现震惊了世界。

"我看大傻是脱不了身了。"爸爸说。

"它好像很愿意站在全世界面前呼风唤雨。"妈妈不大喜欢大傻这种气质。

"你别忘了大傻的脑子是按照名人的大脑复制的，它当然喜欢出风头。"皮皮鲁说。

"咱们得赶快回家，如果它说出来它是怎么变聪明的，人们非把咱们家的房子挤垮了不可。"鲁西西说。

一句话提醒了全家，爸爸一挥手：

"快回家！先把致聪盔藏起来。不然为抢它非出人命不可。"皮皮鲁一进家门就先打开电视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傻对于是什么使它从一头蠢猪变成神猪的缄口不谈。

全家松了一口气。

电视台的主持人认为这头智力超常的猪的出现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各国电视台排队租用通讯卫星，争先恐后地向本国观众转播实况。

那座棋馆一举成名，馆长向大傻宣布从此该棋馆就是大傻的别墅。大傻坦然笑纳了，他还谢绝了总统邀请它下榻总统府的好意。

一位极富盛名的哲学家经过抽签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同大傻交谈的人。大傻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充满哲理都是箴言，那位哲学家茅塞顿开对于大傻对人生对宇宙对生对死的见解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认为大傻将人类的哲学思想向前计进了1000年，他还由此断定人类有了如此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提前进入26世纪。

众多出版社争相向大傻约稿，抢着出版《大傻文集》《大傻文选》《大傻哲学思想》。大傻极其精明地同一家有实力的出版社签订了版权合同，它还当众用一小时写成了一部洋洋50万字的著作，专家们拜读了书稿后认定大傻是地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学家、预言学家、经济学家。……专家们纷纷无地自容纷纷自叹不如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说如果大傻是大学生那他连胎教的水都够不上。

出版社用6个小时的奇速出版了大傻的这部名为《人类前进指南》的著作，100名翻译家协同作战将《人类前进指南》翻译成100种语言出版。排队购书的人不是排在书店而是排在印刷厂的装订线终端，出一本买一本。谁都知道，早看这本书早占便宜，晚看准吃亏。人类这才知道思想的力量这才知道书籍的力量这才知道哲学的力量。

皮皮鲁的爸爸也出去抢购了一本大傻的著作拿回家来，那本墨迹未干的  
书全家人只看了 8 页就心潮澎湃，大傻对人类对宇宙对生命对地球的分析真  
是太透彻太精辟太入木三分了。皮皮鲁的爸爸两眼发直嘴张开半天才说了一  
句话："生命原来是这样！社会原来是这样！" " 智慧的头脑是人类最宝贵的  
财富。"皮皮鲁有感触地说。

## 第五章

大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它的脑子太聪明了，各国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向它求教。大傻成了人类的第一智囊。

有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大傻只趴在那个国家总统的耳朵上说了20个字，那穷总统回国一试，该国经济立刻腾飞，转眼就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该国国内市场立即饱和于是转而寻求国外市场可是所有的穷国在尝试了大傻面授机宜的经济政策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国，都要寻求国外市场都不再进口别国的产品。产品生产了卖不出去意味着什么连三岁小孩都清楚。人一直穷没事，富了再穷就不会那么太爽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谁都想用本国的产品来占领别国的市场，谁都想把别国的产品挤出本国的市场于是关税越来越高最惠国待遇越来越少不少国家已经动了用坦克和轰炸机将本国产品运送到别国的念头，甚至有一个国家想把该国生产的可乐型饮料和高帮真皮旅游鞋绑在洲际导弹上发射到别的国家的市场上去。

大傻还帮助人类开发了一种新能源，这种新能源的出现把煤、石油和核动力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种能源本来应该在29世纪才轮到人类使用，可是大傻超前的智力硬是将它开发出来了。

大傻还发明了一种极现代化的全自动机，这种机器的使用导致了10亿工人的失业。失业人员百无聊赖，他们酗酒他们赌博他们抢银行他们杀人越货。

时装设计师们在大傻的指点下设计出了一种全透明无纤维的服装，说白了，这种服装就是什么也不穿。大傻认为，人类社会到了最高级阶段就是什么也不穿，就是回归自然。时装设计师们说好事不能全让人类的子孙后代占了，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容，就没有必要一步一步走过去，不如提前进入高级阶段，也好将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幸福从子孙手中分得一半。

于是，几个国家率先进入了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着装违者处以极刑。自从颁布了该法令，这几个国家的出生率呈洪水势头上升，而且大多数新生儿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皮皮鲁全家被大傻在地球上的种种叱咤风云的行为弄得目瞪口呆。爸爸的朋友由于经理买了一台能顶10000个人用的超级电脑而被解雇。妈妈的朋友所在的医院由于大傻发明了一种人一生下来只需要服用一丸就可以终身不生病能活到200岁的免疫长寿丸而倒闭。皮皮鲁和鲁西西倒挺高兴，不少学校由于人类光生不死而改为养老院。他们学校也快出现这么一天。

"致聪盔呢？"皮皮鲁也要把自己变成伟人，可他找不到致聪盔了。

"我给藏起来了。"爸爸严肃地说。

"为什么？"皮皮鲁急了。

"一个大傻就把地球弄成这个样子，要是再出一个，地球非两半不可。"爸爸没想到大傻的出现会导致他失业。

"大傻的见解的确先进，它发明的那些新技术每一项都称得上是一次工业革命，可为什么地球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妈妈叹气。

皮皮鲁陷入了沉思，他眼睛一亮："我觉得历史前进是有正常速度的。加速历史的进程等于是加速人类的死亡。" "皮皮鲁的话有道理！"爸爸被儿子



的话提醒了，"假如上帝只分配给每一个时代20个伟人，可有人却把伟人的数量增加到100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会突然加快，人类承受得了吗？"

"没错，大傻把人类在29世纪才应该使用的能源提前到现在就使用了，这不是缩短了人类的历史吗？缩短就是减寿呀！"鲁西西说。

"我看，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普通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快，伟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慢，双方的数量是上帝定好的。一旦打破这个平衡，人类将面临灾难。"皮皮鲁总结道。

"照你这么说，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一点儿也不比伟人少？"妈妈问。

"当然。甚至可以说，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比伟人还要大。你想想，如果人类全是伟人，早上刀耕火种，上午就发明电影，中午坐上飞机，下午出发去月球，晚上爆发中子战争，一天就活完了。"皮皮鲁侃侃而谈。

爸爸妈妈和鲁西西连连点头，他们不得不承认皮皮鲁的话含有真理性。

突然，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去找觅工！"四条声带异口同声。

他们要把致聪盔在人间的试验结果告诉觅工，他们要请求觅工将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大傻戴上致痴盔，把它大脑里的那个Z沟回打掉，当然，照大傻现在的智力来说，这是一件比打穿地球还难的事，但皮皮鲁全家一定要前赴后继地完成这件事，是他们打破了地球生命中普通人与伟人的比例，并由此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们有责任纠正这个错误。

当皮皮鲁兄妹和父母来到309暗室银门里的名人大脑实验室时，觅工已经奄奄一息了。

当他看见皮皮鲁兄妹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期待的光。

皮皮鲁不忍心刺激一个临死的人。

"成功了吗？"觅工问。"幸亏还只是一头猪变成了伟人，如果用人做实验，后果更不堪设想。"妈妈说。

"致聪盔呢？"觅工问。

爸爸将致聪盔递给觅工。

觅工要摔致聪盔。

"您别摔，把它改成致痴盔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让那头伟猪恢复原态。否则人类真完了。"皮皮鲁制止觅工。

觅工眼里闪出一丝希望。

"好主意。"他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但力不从心。

爸爸妈妈对觅工的身体状况能否承担将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的历史重任表示怀疑。

妈妈是医生，她给觅工进行了体检。

"情况很危险，估计他只能再活一个小时。"妈妈小声告诉家人。

一个小时！即使是伟猪也不能在一小时之内把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

"有办法了，我去人间找一粒大傻发明的免疫长寿丸给觅工吃！"皮皮鲁撒腿就跑。

用大傻发明的药挽救觅工的生命，再让觅工发明使大傻变傻的仪器。人类的哲学。

皮皮鲁能在一小时之内拿着免疫长寿丸赶回名人大脑实验室吗？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皮皮鲁在奔跑时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感到自豪。他终于知道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历史的贡献与伟人对历史的贡献是对半儿分的。

皮皮鲁点点头。

"谢谢你们。"觅工脸上呈现幸福状，他准备死了。

"您不能死！"皮皮鲁全家一起制止觅工离开生命。

"为什么？"觅工睁开眼睛。

鲁西西不得不将那头猪变成伟人后的所作所为告诉觅工。

觅工傻眼了。

"这么说，我想计动人类历史前进，其结果却是缩短了人类历史？"觅工喃喃自语。

"您的愿望是好的。"皮皮鲁的爸爸安慰觅工。

"效果却不好。"觅工叹了口气，"我怎么如此天真？！"“幸亏还只是一头猪变成了伟人，如果用人为做实验，后果更不堪设想。"妈妈说。

"致聪盔呢？"觅工问。

爸爸将致聪盔递给觅工。

觅工要摔致聪盔。

"您别摔，把它改成致痴盔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让那头伟猪恢复原态。否则人类真完了。"皮皮鲁制止觅工。

觅工眼里闪出一丝希望。

"好主意。"他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但力不从心。

爸爸妈妈对觅工的身体状况能否承担将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的历史重任表示怀疑。

妈妈是医生，她给觅工进行了体检。

"情况很危险，估计他只能再活一个小时。"妈妈小声告诉家人。

一个小时！即使是伟猪也不能在一小时之内把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

"有办法了，我去人间找一粒大傻发明的免疫长寿丸给觅工吃！"皮皮鲁撒腿就跑。

用大傻发明的药挽救觅工的生命，再让觅工发明使大傻变傻的仪器。人类的哲学。

皮皮鲁能在一小时之内拿着免疫长寿丸赶回名人大脑实验室吗？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皮皮鲁在奔跑时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感到自豪。他终于知道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历史的贡献与伟人对历史的贡献是对半儿分的。

## 铜门

### ——《309暗室》之三

#### 第一章

在皮皮鲁全家的协助下，觅工终于将致痴盔做出来了。

"拜托你们了，一定要给那头猪戴上。"觅工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他是怀着负疚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皮皮鲁全家向觅工的遗体告别后，拿着致痴盔离开了309暗室，回到家里。

"给大傻戴这头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爸爸说。

"它的脑子现在这么聪明，轻易不会上当。"鲁西西同意爸爸的判断。

"我去试试。"皮皮鲁说，"咱们也有优势，这致痴盔不用通电，戴上就傻，比致聪盔先进。"爸爸点点头。

"我和你一起去。"鲁西西说。

"你们要当心，大傻虽然是一头猪，可如今它也算得上是大人物了，天天上电视上报纸。"妈妈提醒皮皮鲁和鲁西西。

"我们会见机行事的。"皮皮鲁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面包装进兜里，然后拎着致痴盔和鲁西西离开了家。

"你也真放心。"妈妈说爸爸。

"这是千载难逢的锻炼机会。"爸爸从窗口望着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身影说。

皮皮鲁和鲁西西走在便道上，一阵摩托车声从他们身后传来。当摩托车经过皮皮鲁身边时，皮皮鲁手上的致痴盔被骑摩托车的小伙子顺手牵羊地拿走了。

"你干什么？"皮皮鲁冲上去。

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将车停在路边，他一只脚支着地，嘻笑脸地问皮皮鲁："小兄弟，这头盔太棒了，哪儿买的？" "没卖的！还给我！"皮皮鲁跑到小伙子身边往回抢头盔，小伙子用右手把头盔举起来，皮皮鲁够不着。

"怎么样，卖给大哥我吧？我出100元大洋。" "不卖。给10000也不卖。"皮皮鲁说。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小伙子的脸色变了，"大哥我借戴几天。" "不行！"皮皮鲁坚决不干。

小伙子把致痴盔往自己头上一戴，着摩托车就走。

皮皮鲁急了，这头盔如果丢了，可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呀！

摩托车开出去不到15米，摔倒了。

"致痴盔起作用了！"鲁西西喊。

皮皮鲁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小伙子身边，从他头上摘下致痴盔。

小伙子从地上爬起来，冲皮皮鲁傻笑。

交通警察以为出了交通事故，走过来问小伙子："是你的摩托车吗？"小伙子摇头："不是。" "谁的车？"交通警察指着倒在地上的摩托车问。

"是他的车。"鲁西西告诉警察，"我看见他骑过来的。" "是你的车？"交通警察再次问小伙子。

"绝对不是，你别听她胡说。"小伙子傻得不轻。

"这头盔是你的？"交通警察注意到皮皮鲁手中的头盔，根据常规判断，骑摩托车的人才戴头盔。

皮皮鲁点头。

"这摩托车是你的？"警察问。

"不是。"皮皮鲁否定。

"我看看你的头盔。"警察显然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头盔。

"不行。"皮皮鲁往后退。

"为什么？"警察越发对头盔感兴趣了，他强行从皮皮鲁手中拿过头盔。

"别往头上戴！"鲁西西发出警告。

"为什么？"警察双手举起头盔一边往自己头上戴一边看鲁西西。

"别戴！"皮皮鲁上去抢头盔。

就像所有人都是越不让干越想干那样，警察把致痴盔扣在了自己头上。

"完了！"鲁西西冲皮皮鲁耸耸肩，"地球上少了一个交通警察！" "把头盔还给我，头盔是我的。"皮皮鲁向警察伸出手来警察乖乖地把头盔摘下来递给皮皮鲁。

一辆小轿车开过来。警察打手势示意小轿车停车。

司机毕恭毕敬地下车走到警察面前，一脸的谦意。

"你违章了。"警察威严地说。"驾驶执照。"司机忙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驾驶执照，双手奉献给警察。

警察连看都不看，把驾驶执照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司机傻眼了。

"你知道你怎么违章了吗？"警察使用爸爸教训儿子的口气。

"不知道。"司机确实不知道。

"你闯红灯了！"警察说。

"闯红灯？"司机愕然。

"对，你闯红灯了！这是严重的违章，必须吊扣你的驾驶执照！"警察的大脑显然已被致痴盔弄傻了。

"咱们先回家吧。我看这么拎着致痴盔在大街上走太危险。"鲁西西小声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同意。

这几天正值酷暑，皮皮鲁和鲁西西满头大汗地回到家里。

"怎么样？"爸爸迫不急待地问。

妈妈给儿子和女儿递毛巾擦汗。

皮皮鲁把他和鲁西西刚才离家后的经历讲了一遍。

"那位交通警察太不幸了。"妈妈于心不忍地说，她认为那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是罪有应得。

"这顶致痴盔再不能离开咱们家了，太危险。"爸爸把致痴盔藏在床底下。

"那大傻怎么办？"鲁西西一边吹电扇一边说。

"只有想办法把大傻弄到咱们家里来再给它戴致痴盔。"皮皮鲁大口大口喝冰镇汽水。

"如果它不肯戴呢？"妈妈觉得大傻轻易不会上当。

"那就想办法把它关进309暗室，关一个月，它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爸爸想出了毒招儿。

"杀猪不犯法吧？"皮皮鲁提出法律问题。  
大家对视了片刻，异口同声地说："合法。"

## 第二章

皮皮鲁的确神通广大，他在第二天的中午终于把大傻诓回家中。

大傻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伟人的气质，它坐在沙发上，气宇轩昂。

“我们觉得你的头特别宝贵，因此为你订做了一个头盔，保护你的头。”爸爸把致痴盔递给大傻。

大傻翻过来倒过去看致痴盔。

“你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皮皮鲁鼓动大傻把致痴盔戴在头上。

“正合适。”大傻目测了一下头盔的内径，“谢谢你们。不过，我用不着这个，还是给皮皮鲁留着玩吧。”大傻把致痴盔递到皮皮鲁手上。

“你戴上试试，可能稍微大一点儿。”大傻对皮皮鲁说。

“我用不着这玩意，你是伟人，你的头应该重点保护。”皮皮鲁把致痴盔还给大傻。

大傻不接致痴盔。

皮皮鲁无奈。

爸爸咳嗽了一声，这是2号方案出台的暗号。

“我们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暗室。”鲁西西对大傻说。

“暗室？”大傻眼睛一亮，“里边有什么？”“金子，整整一座金城。”皮皮鲁一边说一边观察大傻的神情，他最怕大傻对钱不感兴趣。

“真的？”大傻表示出它对黄金的浓厚兴趣。伟猪也爱钱。

“不信你自己进去看看。”皮皮鲁开始牵着大傻的鼻子走了。

“暗室在哪儿？”大傻站起来。

爸爸拉开壁橱的门。

309暗室的门事先已经打开了。

大傻在壁橱前站了一分钟，它凭直觉感到暗室里确实有黄金。

“我下去看看，给我手电。”大傻说。

妈妈递给大傻手电。

大傻接过手电，走到309暗室的入口处。它用手电往暗室里照。

皮皮鲁全家人都屏住呼吸，他们生怕大傻改变主意。

大傻走进309暗室。

爸爸一个箭步冲进壁橱，关上了309暗室的大门。

大傻被关在309暗室里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

“它从里面能找到开门的开关吗？”鲁西西为大傻的智商担心。

“我把里边的开关砸坏了，它找到也没用了。”爸爸一边擦汗一边说。

“咱们也够损的。大傻现在可是世界名流呀！”皮皮鲁说。

“猪都能当世界名流，这世界也快完了。”爸爸又检查了一遍309暗室的门关好了没有。

“我心里也觉得挺不好受的。”鲁西西一想把大傻关进309暗室，心里就挺不是滋味儿。

“你的心情我理解。”妈妈对女儿说，“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儿那个。不过，大傻毕竟只是一头猪，即使它会说全人类所有的语言，即使它头上顶着世界上所有的头衔，它也还是一头猪。再说了，如果咱们不把它关起来，这个世界的前途会被它毁了的。”鲁西西点头。

全家默默地坐在壁橱旁边，一直坐到晚上10点，没人说话。

"该睡觉了。我估计大傻是出不来了。"爸爸出奇沉寂。

皮皮鲁走进自己的卧室。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长时间睡不着。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由于大傻被关在309暗室里。

深夜，皮皮鲁被冻醒了，他感受到一阵刻骨铭心的寒冷，像是三九天。

皮皮鲁以为自己发烧生病了，否则任何人也不会在酷热的夏天感到冷。他想去向妈妈要体温表，当他的眼光无意中投向窗外时，他愣了。

窗外飞舞着满天的鹅毛大雪。

皮皮鲁连续做了一系列的判断自己是否在梦中的动作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现实中。

皮皮鲁计开窗户，一股寒气侵入他的房间，雪花也争先恐后地往屋里挤。

皮皮鲁打了个哆嗦，他在屋里竟然找不到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要知道，现在是夏天呀！

皮皮鲁看到窗外是一个银色的世界，绿色的树叶已经被雪染白了，就像一个个小伙子大姑娘在青春年华时白了头，别有一番情致。

夏天时盼冬天，冬天到了又觉得夏天好。皮皮鲁连打了十几个喷嚏。

鲁西西的房间也传出打喷嚏的声音。

皮皮鲁跑进走廊敲爸爸妈妈卧室的门。

"出事了？"爸爸从梦中醒来。

"冬天来了！"皮皮鲁喊。

"冬天？"爸爸这才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和妈妈看着窗外的雪一边打哆嗦一边发呆。

"妈妈，给我找羽绒服。"皮皮鲁说。

"羽绒服都洗干净收起来了，现在是夏天，穿什么羽绒服呀？"妈妈认为天再冷现在也是夏天，夏天只能穿夏装。

"现在的温度比冬天还低。"皮皮鲁嘴唇已经发紫了。

"你就把棉衣找出来吧，我也冻得受不了啦。"爸爸对妈妈说。

妈妈只得从衣柜里翻出羽绒服。

这座城市的人都被冻醒了。刚才热得睡不着，现在冷得睡不着。人真难伺候。

广播电台的早新闻告诉听众，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天气突变。

皮皮鲁和爸爸决定穿冬装上学上班。而鲁西西和妈妈则坚持穿夏装。

"会冻死的！"爸爸反对骗子和女儿穿裙子出门。

"现在是夏天！"妈妈指着日历强调。

"可气温是零下10度！"爸爸说。

"就是零下100度也是夏天。夏天就只能穿夏装。谁见过7月穿羽绒服的？"妈妈振振有词。

"管他冬天夏天，什么温度就穿什么衣服。"皮皮鲁的哲学。

"女人喜欢在冬天穿夏装，你让她们夏天穿冬装，这不是58猪王照像等于要人家的命嘛。"爸爸冲儿子挤眼睛。

"给气象台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皮皮鲁拨气象台的号码。

永远占线。

给气象台打电话询问天气的人成千上万，气象台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把话筒放在桌子上罢工。

电视台的电话线也快被挤奇了。播音员只能说各路专家正在紧急研究这一奇特的气象现象，还说夏季奥运会准备改为冬季奥运会，还说裙服展销改为羽绒服展销。.....不管怎么说，皮皮鲁喜欢雪。

中午，电视台告诉大家，专家研究的结果出来了：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一次惩罚。

皮皮鲁觉得没道理。

"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地震的前兆。"爸爸在饭桌旁把报纸递给妈妈。

全市只上半天班半天学，一场雪闹得人心慌慌，无法工作无法上课。除了星期日，皮皮鲁全家难得像今天这样全家一起吃午饭。

皮皮鲁的目光突然发直。

"你是不是感冒了？"妈妈问，今天感冒的人特别多。

皮皮鲁不说话。

"你怎么了？"爸爸碰碰儿子的肩膀。

皮皮鲁还是不吭声。

家人顺着皮皮鲁的眼神看去，发现他的目光落在壁橱的门上。

皮皮鲁在看 3 0 9 暗室。



### 第三章

全家人的目光都随着皮皮鲁的目光落在了壁橱上。

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怀疑天气突然变化与大傻有关？"爸爸问儿子。

"大傻进了309暗室的当天晚上夏天突然变成了冬天，这不是巧合吧？

"皮皮鲁若有所思地说。

"309暗室里还能操纵天气？"鲁西西对哥哥的判断持怀疑态度。

"你别忘了，咱们还不知道铜门和铁门里边是什么呢！"皮皮鲁提醒妹妹。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进去看看。我担心一会儿整个地球刮龙卷风。"爸爸站起来。

"大傻如果冲出来怎么办？"妈妈问。

"咱们四个人联合起来在体力上应该能对付它。"皮皮鲁有信心。

"准备行动吧。"爸爸开始分工。

半小时后，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每个人的头上都缠上了厚厚的毛巾--防止大傻将致痴盔给皮皮鲁及全家人戴上。

致痴盔由爸爸拎着。

"打开309暗室的门时，如果大傻没有冲出来，我就和皮皮鲁进去，你们在外边把暗室的门关上，咱们通过对讲机联系。"爸爸对妈妈说，"我们不让开门，你们千万别开。"妈妈脸上全是永别的表情。

309暗室的门打开了，没有大傻的身影，大家松了一口气。

皮皮鲁和爸爸进入了309暗室，暗室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皮皮鲁和爸爸一前一后地沿着石阶下到了四方形走廊。

没有大傻。

"爸爸，你看！"皮皮鲁指着铜门说。

铜门上的锁被打开了。

"大傻在铜门里！"爸爸断定。

铜门里边对于皮皮鲁和爸爸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

"告诉上边，咱们准备进铜门。"爸爸冲皮皮鲁打了个对讲机的手势。

皮皮鲁使用对讲机告诉妈妈和鲁西西，他和爸爸要进铜门了。

爸爸轻轻将铜门计开一道缝儿，里边没反应，很静。

铜门打开了，眼前的景象确实使皮皮鲁和爸爸吃了一惊。

他俩在计开铜门之前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了种种设想，都没猜对。

铜门里是一部升降电梯。

爸爸按了电梯的按钮。

电梯门上方的一排指示灯开始依次闪亮。

大约过了一分钟，电梯门打开了。

电梯很小，看样子只能容纳3个人。

皮皮鲁和爸爸跨入电梯，爸爸按了运行按钮。

电梯风驰电掣般地下降，皮皮鲁感到头有点儿晕。

一分钟后，电梯停住了。

"咱们起码下降了800米。"爸爸估算。

电梯门开了，外边是一间充满神秘情调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有许多莫

名其妙的图案。

爸爸先走出电梯，皮皮鲁跟在后边。

"那儿有一扇门。"皮皮鲁指给爸爸看。

他们摄手摄脚接近那扇门，门上的字使他们愕然。

地球运行控制室

皮皮鲁和爸爸对视。两个人的目光里全是惊叹号。

如果地球的运行是靠一个控制室控制的话，那么他们接受过的所有关于地球的历史的学说都成了谬论。

"这不可能！这是恶作剧。"爸爸的头脑里有关地球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不能接受任何违背他已拥有的概念的"异端邪说"。

"我进去看看。"皮皮鲁对地球运行控制室特感兴趣。

"当心点儿。"爸爸同意了。"我在外边接应你。"皮皮鲁计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迎面是一张宇宙星际图。

星际图后边是一座透明的玻璃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造型奇特的操纵台，大傻正坐在操纵台前摆弄着什么。

它是背朝皮皮鲁。

皮皮鲁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接近玻璃房子，他想看看大傻究竟在干什么。

当皮皮鲁的身体碰到玻璃房子的墙壁时，墙壁自动往两边移动，露出一条缝。

皮皮鲁一步一步往玻璃房子里挪，当他挪到大傻背后时，大傻忽然转过身来。

"我得谢谢你们把我关到309暗室里来。"大傻的脸上确有感激之情。

"为。……什。……么。……"皮皮鲁极力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你们使我发现了这个地球运行控制室，原来地球是一颗人造星球，就像人造卫星一样。真没想到。"大傻左手用力一计操纵台，它的旋转座椅飞快地转了360度。

"地球是人造星球！"皮皮鲁发呆。

"这个控制室就是操纵地球运行的机构。不知是谁给地球设定了运行轨道，这么多年来，地球就一直沿着这个人设定的轨道运行。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设定，我操纵地球改变了它原来的轨道。"大傻得意洋洋。

皮皮鲁明白地球的夏天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冬天了。大傻改变了地球运行的方向。

皮皮鲁很激动，他终于知道了地球的奥秘，原来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有关地球的知识都是错误的，地球并不是宇宙里的一颗行星，地球是一颗人造星球，它有动力，还有操纵系统。

"你现在要干什么？"皮皮鲁问大傻。

"我要把地球劫持到另一个星系去，让它离开太阳系。"大傻说。

"离开太阳系！"皮皮鲁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对，就是要离开太阳系！我要带着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去投奔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大傻壮志满怀。

"这很危险！离开太阳，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无法生存！"皮皮鲁提醒大傻。

"这个责任应该由你来承担，谁让你把我关到 3 0 9 暗室里来的？告诉你，地球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脱离太阳系。"大傻笑咪咪地看着皮皮鲁。

皮皮鲁转身要跑，大傻冲过来抱住皮皮鲁的腰。

"你干吗？！"皮皮鲁没大傻劲儿大，无法挣脱大傻对他的束缚。

"你不能出去了。我得把你也关起来。"大傻把皮皮鲁抱离地面，朝门口走去。

皮皮鲁故意大喊大叫，目的是通知爸爸。

当大傻拉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时，爸爸从门外突然将致痴盔戴在了大傻的头上。

大傻松开皮皮鲁，傻站在原地。

"咱们总算成功了。"爸爸松了口气。"地球上总算少了这头伟猪。" "地球快完了。"皮皮鲁说。

"你说什么？"爸爸以为儿子的神经受了惊吓。

皮皮鲁将刚才他了解到的一切告诉爸爸。

"童话吧？"爸爸往好的方面想。

"新闻报道。"皮皮鲁说。

这时大傻"普通"一声，四腿着地了。

皮皮鲁给大傻摘下致痴盔，大傻大脑里的 Z 型沟回大概已经消失了。

"大傻，大傻。"皮皮鲁叫它。

大傻毫无反应，活生生一头普通的猪。

"咱们进去看看！"爸爸计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

## 第四章

站在能够驾驭地球运行方向的操纵台前，爸爸震惊了，他大脑里那些祖先留给他的宝贵知识在一瞬间全都变成了谬论，而他居然还曾经为不能将这些谬论倒背如流而连续迟滞两年上大学，爸爸此刻的脑海里全是衣冠楚楚的大学教授站在梯形教室的大讲台上谆谆讲授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的场面，而台下那些怀着求知渴望的学生们毫无防备地开启着自己大脑的闸门，把那些未必正确的知识当作真理迎进自己的大脑使它们驻扎下来。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爸爸只会重复这句话。

皮皮鲁轻松得多，他身上最多的细胞是怀疑细胞，他怀疑人类的一切学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爸带他参观自然博物馆，当看到展示达尔文进化论的展窗时，皮皮鲁说人未必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当时爸爸非要儿子说人是由猿进化的才准他回家。其实爸爸也不真知道人究竟是怎么来的，只不过学校教给了他一条终极真理：人云亦云。

"爸爸，咱们得尽快操纵地球返回原来的运行轨道。"皮皮鲁说。

"为什么？"爸爸从木然中醒过来，有点儿语无伦次。

"我觉得人类会承受不了离太阳越来越远。"皮皮鲁说。

"可咱们都不会开地球呀！"爸爸面对操纵台两手一摊。

皮皮鲁站在操纵台前，观察了一会儿。

"好像不难，这是操纵杆，管方向的。"皮皮鲁指着操纵台上一个金属棍说。"刚才大傻就在动它。" "可是在这地下几百米的深处，咱们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判断地球的方位呢？"爸爸觉得开地球比开航天飞机肯定难多了。

"咱们上去同妈妈和鲁西西商量商量。"皮皮鲁提议。

爸爸点点头。

皮皮鲁和爸爸把大傻也扛了上去。

妈妈和鲁西西看见皮皮鲁父子凯旋归来，十分兴奋。

"先别高兴。"皮皮鲁把地球运行控制室的事告诉妈妈和鲁西西。

"地球现在处于失控状态？"鲁西西明白为什么夏天下雪了。

"原先地球运行的轨道是被人设定好的。"爸爸说。

"谁设定的？"妈妈不能相信。

"不知道。"爸爸摇头。

"地球运行控制室被大傻把运行程序奇坏了，现在还不知道地球正往哪儿走呢！"皮皮鲁看了正趴在地上睡觉的大傻一眼。

"咱们309暗室里居然有能操纵地球的控制室！"鲁西西觉得好玩极了。

"你别高兴，地球如果离开太阳系，人类可能面临毁灭。"皮皮鲁说。

"这还不好办，把地球再开回去不就行了。"鲁西西不以为然地说。

"怎么开？在控制室里什么也看不见。"皮皮鲁说，"再说，就算能看见，你认识原来的轨道吗？" "这也没什么难的，咱俩下去开，让爸爸妈妈在上边用对讲机指挥咱们。"鲁西西仍然乐观。

"怎么指挥？"爸爸问，"像船长那样说左满舵" "咱们先把地球恢复到夏天。"鲁西西显示出非凡的才干。

"有门！"皮皮鲁不得不服气。

就这么决定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去309暗室里的地球控制室开地球，

爸爸妈妈在阳台上指挥。

现在，皮皮鲁和鲁西西站在地球操纵台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准备试验操纵杆的方向。"皮皮鲁冲着对讲机喊。

鲁西西准备好纸笔作记录。

"我们正在观察，可以开始试验。"爸爸回答。

皮皮鲁向左压操纵杆。

地球在皮皮鲁的操纵下转向。

"天突然黑了！现在是下午2点20分！"对讲机里传出爸爸的惊呼。

皮皮鲁猛然往右压操纵杆。

"天又亮了，亮极了！"爸爸喊。

鲁西西飞快地记录。

人类现在是什么表情不说你也能知道。

"我现在往前计操纵杆。"皮皮鲁宣布。

冬天突然变成了夏天，人们竞赛似地脱衣服。

皮皮鲁又往回收操纵杆。

夏天在瞬间又变成了冬天。人们又比赛穿衣服。

爸爸站在阳台上忽然有了一种自豪感，是他的儿子在操纵地球。

"试验完毕。"皮皮鲁关上对讲机。

鲁西西将记录复查了一遍。准确无误。

皮皮鲁和鲁西西回到家里。爸爸和妈妈在309暗室门口迎接孩子。

"我会开地球了！"皮皮鲁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只要有人指挥我，确切点儿说，是为我导航，我会很快将地球开回原先的轨道。"爸爸妈妈和鲁西西面面相觑，没人能承担这个重担，都对天体不熟悉。

"去买一架天文望远镜，再买一本天文学的书。"鲁西西提议。

"临阵磨枪，效果恐怕不会好，再导错了航，后果不堪设想。"妈妈反对。

皮皮鲁打开电视机，播音员正在荧屏里信口雌黄地胡说八道，她说这种一会儿黑一会儿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奇特现象已经引起了所有科学家的关注，一位权威天文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太阳黑子进入活跃时期所导致的，他还给这一系列现象定名为巴格巴巴现象，还说他早就预见到这一现象的发生。……皮皮鲁全家笑干了眼泪，他们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学问"终于懂得了"权威"的内涵还明白了同样的话没身分的人说是胡说有身分的人说就是学说。

"你打个电话问问电视台，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皮皮鲁给鲁西西派任务。

电视台的效率还真高，18分钟后，播音员现场采访那位权威。

"有两种可能。"权威开口回答。

"废话。"皮皮鲁把电视机关了。

"咱们还得想办法把地球弄回去呀！"鲁西西看着窗外说。

"只有找一个懂天文的人指挥。"皮皮鲁说。

"谁会相信咱们的话呢？"鲁西西说，"那些人名为有科学的头脑，实际上满脑子现代迷信。" "这个世界已经被迷信垄断了，新事物很难站住脚。"爸爸深有体会地说。

"我去试试，你们做好准备。"鲁西西要拯救地球。

"不能暴露 3 0 9 暗室。"爸爸告诫女儿。  
鲁西西点点头。

## 第五章

鲁西西在国家天文台的门口徘徊，她要物色一位能接受新事物的天文工作者。

一位50多岁的男士夹着皮包走出天文台大楼。

"叔叔，我能同您谈谈吗？"鲁西西走近男士，说。

"谈什么？"男士站住问。

"您是研究天文学的吗？"

"嗯。"

"您知道今天为什么异常吗？"

"巴格巴巴现象。"

该男士接受新学说极快，毫不设防。

"不对，根本不是什么巴格巴巴现象，是地球离开了原有的轨道。"男士歪着头观察鲁西西。

"您懂天文学，您能帮助地球返回轨道。"鲁西西觉得这人有戏，摊牌了。

"你是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吧？"男士失去了拯救地球的机会。伟人和罪人的距离只有一毫米。

鲁西西只好放了他。

一辆模样挺不错的小轿车开过来停在天文台门口，从车上下下来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气质高雅的女士。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天文学家吗？"鲁西西像一个发现了新目标的猎手，又出击了。

"你。.....好。.....我是研究天文的。"金丝眼镜女士不解地看着鲁西西。

"您怎么看这次天气异常现象？"鲁西西测试金丝眼镜女士的观念。

"典型的巴格巴巴现象。"金丝眼镜女士记新名词的能力绝对一流。

"您怎么知道的？"鲁西西开始失望。

"这是我们天文学界的权威研究出来的，我认为是真理。"金丝眼镜女士看手表。

"您先等等，我有重要的事想跟您说。"鲁西西还想试一下。

"什么事？"金丝眼镜女士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了。

"这次天气异常其实根本不是巴格巴巴现象，是地球运行控制系统出了毛病，我可以让地球回到原先的轨道上去，但需要您的合作，因为我不认识回去的路。"鲁西西一口气说完。

"你上学吗？"金丝眼镜女士问鲁西西。

鲁西西点头。

"在弱智学校？"金丝眼镜女士又问。

鲁西西二话没说，转身离开了她。

鲁西西站在天文台门口望着天文台大楼叹了口气，她觉得悲哀，这座大楼里的人终日忙碌，却与真正的科学毫不沾边，他们死抱住祖先留给他们的观念不放，任何有悖于祖先的看法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其实，他们大脑里的那些观念才是正宗的胡说八道。

两个人出现在天文台门口，他们的举动引起了鲁西西的注意。

一位银发老者步履蹒跚地走着，一位毛头小伙子跟在老者左右好像在央

求什么。老者不断地摇头。小伙子一脸的求情。

他们经过鲁西西身边时，鲁西西听到那小伙子说："求求您看看我的论文，我认为地球不是那样起源的。"鲁西西兴奋了。

"我想和你谈谈。"鲁西西追上去对小伙子说。

"谈什么？"小伙子对鲁西西不感兴趣。

"谈地球起源。"鲁西西说。

小伙子目光变了。

老者向鲁西西投来感激的目光。他像兔子一样走了。

通过简单的交谈，鲁西西知道这小伙子是一位工人，他特别喜欢业余研究天文，他怀疑地球起源的学说，可是他的论文没人看。刚才那位老者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像躲瘟疫一样躲这位业余爱好者。

"你的观点也不正确，地球实际上是一个人造星球。"鲁西西说。

"人造星球？"小伙子一愣。

"你信吗？"鲁西西看见小伙子没叫她精神病，觉得有戏。

"我愿意相信新的说法。"小伙子说。

"你怎么看这次天气异常？"鲁西西问。

"我觉得这是又一次冰河时期的到来。"小伙子说。

谢天谢地，总算碰上一个人没说巴格巴巴的人。

"不对，这次异常是由于地球偏离原有的轨道造成的。"鲁西西说。小伙子眼里有异彩。"你说下去！"小伙子迫切要求。

"我有能力让地球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可我不认识路，我对天文一窍不通。你研究了这么多年天文，对太阳系各个天体的位置一定熟悉。咱们合作把地球弄回去好吗？"鲁西西严肃地说。

尽管小伙子的大脑最讨厌陈旧的观念，可他还是对鲁西西的话感到吃惊。因为鲁西西的话毕竟太离奇了。

怀疑是创建新学说之父。小伙子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座右铭。

"我认识宇宙的路。可你总得给我一点儿证据吧。我的时间也挺宝贵。"小伙子愿意合作，但又担心白浪费时间。

"好，你等一下。"鲁西西看见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她跑过去给家里打电话。

"爸爸，我找到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他认识把地球开回去的路，但他现在不大相信我的话，你们得向他证实一下我的话。"鲁西西通过电话和爸爸通话。

"怎么证实？"

"5分钟后，让天黑一次。"

"行。"

"然后你们做好准备，我就带他去咱们家了。"鲁西西挂上电话，回到小伙子身边。

"5分钟后，天将突然变黑。"鲁西西向小伙子宣布。

"这怎么可能？"小伙子不信。

"如果变黑了呢？"

"如果变黑了，你说的所有话我都相信，即使你说人是蚰蚰进化的，我也相信！"小伙子说。

5分钟后，天黑了。



小伙子张大嘴巴，他这回算是真正知道人类大脑里的那点儿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少得多可怜了。

"咱们去救地球！"小伙子催鲁西西。

"你有天文望远镜吗？"鲁西西问。

"有，在包里。"小伙子指指自己肩头的包，"虽然是简易的，但是很好用。" "有个小条件，到我家后，你别问我们为什么能操纵地球，你只管给地球引路就行了。"鲁西西说。

小伙子同意了。

天文望远镜架在了鲁西西家的阳台上，小伙子开始观测天象。鲁西西在一边手持对讲机同在309暗室里的皮皮鲁联络。把地球开回原先的轨道的行动开始了。

"从那颗星星的左侧绕过去。"小伙子指给鲁西西看。

鲁西西指挥皮皮鲁："往前。往右。再往前。" "注意右边那颗星星，从它的下边过去。"小伙子说。

鲁西西向皮皮鲁转达。

皮皮鲁正襟危坐在地球运行操纵台前，操纵地球回故乡。

地球在壮丽的宇宙中运行，返回属于她的轨道。

宇宙是一个谜。一个有谜底的谜。现在还没人知道谜底。

人类也是一个谜。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人人却以为自己知道谜底。

"地球回到自己的轨道！"小伙子趴在天文望远镜上喊。

皮皮鲁将操纵台上的操纵杆和所有按钮都定位。

地球恢复了常态。

各种理论各种学说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愚弄人类。

人类是地球上最喜欢被学说愚弄的动物。

那位小伙子后来将地球曾经偏离轨道的事写成了论文，被某报纸编辑安排在"愚人节"栏目发表。一位戏剧小品作者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一个小品脚本，由一位鼻子几乎长在眼睛上边的著名喜剧名星出演，该小品获得了该年度小品大奖赛的特等奖。

据说有十几位观众在看小品时笑破了胃。

皮皮鲁全家从电视里看这部小品时笑不出来，他们想抱头为人类哭一常

## 铁门

### ——《309暗室》之四

#### 第一章

这几天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往传达室跑，看谁收到的贺卡多。

圣诞节前夕，同学们互相寄圣诞贺卡。贺卡这东西挺怪，价值不高，却能给人带来价值连城的精神享受。发明贺卡的那个人脑子绝对聪明。

鲁西西已经收到10张贺卡了，她感到幸福。在这个星球上，有10个人在过节时想着你，你一定能体会到生命的美妙，心里有一种热忽忽感觉。

有的贺卡上没有署名，鲁西西凭字迹猜测是谁寄给她的。

越是猜不出，她就越觉得温暖，有一种是全人类寄给她的感觉。

下课铃又响了，同学们一窝蜂似地朝传达室的信箱跑。

鲁西西跑了一半路忽然想起忘了拿一本应该还给邻班同学的书，她返回教室。

教室里只剩下一位女同学，她脸上挂着泪珠。

"孟，你怎么了？"鲁西西顾不上拿书，先走到孟身边。

孟不吭声，眼泪的流速明显加快。

"有欺负你了？"鲁西西问。孟摇头。

"老师找你爸爸了？"鲁西西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使孟在课间休息时一个人闷在教室里掉眼泪。

"没人给我寄贺卡。一张也没有！我给全班每位同学寄了一张贺卡，可没有一个人给我寄。"

"孟索性趴在课桌上放声大哭。"

鲁西西愣了。

孟是一个长得很难看的女孩子，在班上没人注意她。没有男生向她献殷勤，女生不爱和她一起玩，就连老师也很少搭理她。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长得难看。

鲁西西呆站在孟身边。她忽然觉得自己挺丑恶，比孟难看多了。她的10张贺卡有一张是孟寄给她的，可她根本没动过给孟寄贺卡的念头！

鲁西西寄出去15张贺卡，其中有6张

寄给了班上最帅的6位男生，其他的寄给了女生，鲁西西想了想，身上打了个冷战，那几位女生都属于相貌较好的！

寄贺卡时，鲁西西并没有以貌取人，

可是在潜意识的驱使下，她这样做了。

"离圣诞节还有两天呢，你别急，你会收到贺卡的。"鲁西西掏出手绢，还没递给孟时，她自己的眼泪已经出来了。

"不会的，去年我就一张也没收到。"孟抬起泪眼看着鲁西西说。

人为什么有好看难看之分呢？鲁西西感到上帝不公平。

放学后，鲁西西到自选商场买了50张不同的圣诞贺卡。

"你要办贺卡展销呀？"皮皮鲁见鲁西西把贺卡摆了一桌子，问。"买这么多贺卡？"爸爸闻声走过来看。

"朋友还不少。"皮皮鲁一边嚼口香糖一边说。

"都是寄给一个人的。"鲁西西低头整理贺卡。

"寄给一个人？谁？他是谁？谁这么有福气，准是你们班那个高个子小白脸班长吧？"皮皮鲁逗妹妹。

"女生。"鲁西西瞪了皮皮鲁一眼，"像你，贺卡全寄给女生。""给同一个女生寄这么多贺卡？"当医生的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职业习惯驱使她注视着女儿的面部表情。她是那种有医学知识的妈妈，她不怕女儿只同男生交往，就怕女儿只同女生交往。

鲁西西把孟的苦恼告诉大家。

"你做得对。咱们一起给她写贺卡。"爸爸从笔筒里抽出四支笔，分给一人一支。

妈妈连饭也不做了。

四个人坐在四方餐桌的四边，分头给孟写贺卡。

"以貌取人，不像话。"爸爸边写边说。

"我们班老师就喜欢长得好的同学，谁长得好他让谁当班长。你们去我们学校看看，班干部一个比一个好看，简直成了选美。"皮皮鲁发议论。

"你想想，你的贺卡是不是都寄给班上长得好的女生了？"鲁西西提醒皮皮鲁。

皮皮鲁回忆。脸红。

"长得好的人好办事。有位心理学家研究说，长得好的人参加工作后升职比较快。"妈妈说。

"长得好的人求职容易，特别是女性。"爸爸说。

"这事是不大公平。人无法决定自己的长相。可是长得好的人确实占便宜。"皮皮鲁若有所思。

"人的潜意识里都喜欢长得好的人。我和皮皮鲁的贺卡都不自觉地寄给了长得好的同学，这就很说明问题。"鲁西西说。

"今天的报纸上说，南非歧视黑人的现象还很严重。肤色也受歧视。"爸爸忿忿地说。

"我看到一份小报上说，欧洲某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汽车只卖给白种人，绝对不许卖给有色人种。"皮皮鲁说。

"人从一生下来开始，为了生存，就和同类展开了竞争。

人从生到死都在与同类竞争。正是这种竞争计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种竞争应该是平等的，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爸爸奇天荒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

"事实可不是这样。由于肤色和相貌的差异，有的人从起点起跑，有的人却从100米处起跑，甚至有人从1000米处起跑。人类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妈妈叹了口气。

"我提个建议，咱们家从现在开始，今后处世时不再以貌取人，不管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一视同仁。"爸爸把烟蒂按灭。全投赞成票。

50张圣诞贺卡都写完了，鲁西西将贺卡整好，准备投进邮筒。

"光给她寄贺卡好像还不够，她大概从小受到的都是漠视。"妈妈自言自语。

"没错，她说她爸爸妈妈整天挖苦她长得难看。"鲁西西说。

"咱们应该尽咱们的力量恢复她的自尊。"爸爸在屋里来回踱步。

"我有个建议，可能你们通不过。"皮皮鲁说。

"你说。"鲁西西问。

"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去 3 0 9 暗室的铁门探险。"皮皮鲁说。

的确是个好主意。孟如果知道鲁西西全家把属于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她并让她享受去 3 0 9 暗室探险的殊荣，她保准再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了。

"她的嘴严吗？"爸爸问女儿。

"几乎不说话。"鲁西西说。

"品质如何？"妈妈想起了金门里的金城和那个名叫金双龙的金蝎子。

"正直。有同情心。"鲁西西给孟打了高分。

"我同意邀请她和你们一起去 3 0 9 暗室的铁门探险。"爸爸说。

妈妈想了想，说："我也同意。不过有个条件，金门、银门和铜门的事最好不告诉她。"皮皮鲁和鲁西西点头。

## 第二章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鲁西西对孟说：

"去传达室看看，说不定会有你的贺卡。"孟摇摇头，坐在原地不动。

"走吧，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准会有朋友祝福你。"鲁西西将孟从座位上拽起来，硬拉着她往教室外边走。

孟苦笑着，勉强同鲁西西来到传达室。

"你看，你的贺卡！"鲁西西从信箱里抽出一张递给孟。

孟的眼睛亮了。她迫不急待地从鲁西西手中接过贺卡，笑容爬上了她的脸庞。

"还有一张！"鲁西西又递给孟一张。

"这里又有一张！"鲁西西说。

孟惊愕，她的脸颊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

捧着50张贺卡，孟变得美丽极了，她站在蓝天白云下，整个儿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小姑娘。

鲁西西这才知道爱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它能够将丑变美。

"全班数你收到的圣诞贺卡多。"鲁西西对孟说。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孟喃喃自语着。

"这怎么不可能？同学们都喜欢你呀！"鲁西西说。

"喜欢我？喜欢我什么？"孟看着鲁西西问。

"你心眼儿好，爱帮助人。"鲁西西说。

孟眼眶湿了。她清楚自己对这些褒奖是当之无愧的。可过去不管她怎么帮助同学，就是没人理她。

"对了，我们全家邀请你明天去我们家过圣诞节，明天正好是星期日。行吗？"鲁西西说，"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节目给你。" "为什么？"孟还是不适应。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鲁西西真诚地看着孟。

"谢谢你，鲁西西！我去。"孟笑了，笑得很好看。

圣诞节上午9点整，孟准时踏进鲁西西家的大门。

鲁西西将孟介绍给家人。大家鼓掌欢迎。

孟长得确实不好看。但她现在确实动人。

事实上，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可惜人类的大多数成员不明白这个道理。

当孟得知自己将同皮皮鲁和鲁西西一起去一个神秘不可测的暗室历险时，她说这是她过的最快活的一个圣诞节。

孟还誓为309暗室保密。

皮皮鲁全家信任孟。

爸爸妈妈仍然被排斥在探险的队伍之外，他们只能担任增援部的角色。

"你们要确保孟的安全。让她走中间。"爸爸叮嘱儿子和女儿。

"我想走前边。"孟反对。

"你不熟悉里边，出来的时候让你走前边。"皮皮鲁对孟说。

"出来的时候我走最后。"孟的脑子很清楚。

309暗室的门打开了。皮皮鲁打头，孟紧跟皮皮鲁，鲁西西断后。三

人的身影消失在暗室里。

"也不知铁门里边是什么？"妈妈望着309暗室黑黝黝的门洞说。

"猜不出。反正是最后一个门了，一定很刺激。"爸爸说。

"不知怎么搞的，我有点儿为他们担心，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妈妈隐约感到铁门里挺恐怖。

"让他们去闯吧。这一趟探险对孩子来说，意义胜过拿10个博士学位。

"爸爸望着桌上的对讲机说。

这时，皮皮鲁、鲁西西和孟已经站在了铁门前。

"我开门了，你要有精神准备。"皮皮鲁有意制造紧张气氛，他对孟说。"快开，我都等不及了。"孟极其兴奋，她头一次感到自己和同龄人是平等的，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相貌。

忘记自己的相貌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你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相貌是区别别人与人的标志。如果把它当作财富，你的生命历程就变成了一次投机取巧的无谓游戏。如果把它当作包袱，你的生命历程就变成了一次重负下的艰难跋涉。

皮皮鲁打开了铁门，他看见一座停车常停车场上停着几辆形状挺奇特的汽车。

"没什么可怕的呀！"孟隐约感到有些失望。她的神经系统本来是为看见人面猪身的怪兽而进入战备状态的。

鲁西西走到一辆汽车旁边，她趴在车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

"皮皮鲁，你看这车真漂亮！"鲁西西说。

皮皮鲁和孟趴在车门上一看，嘴里不约而同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那边有一条大路，还有路牌。"孟说。

皮皮鲁走到路牌旁。路牌上写着：

第一试验场

箭头指着大路的前方。

"试验场？"鲁西西觉得挺神秘。

"试验什么？"孟想象不出。

"谁的试验场？"皮皮鲁关心产权。

"开车去看看。"孟提议。

"走。"皮皮鲁喜欢开车。尤喜欢给女生当司机。

他们坐进一辆银色的宽体长车身小轿车。

"你行吗？"坐在皮皮鲁身边的孟不了解皮皮鲁的驾车水平。

皮皮鲁用动作回答了孟的问题--起车上路了。

"不管什么车，皮皮鲁坐进去就能开。"鲁西西对孟说。

"天才。"孟觉得没上过驾驶学校就会开汽车的人是天才。

皮皮鲁将油门踩到了极限位置。汽车风驰电掣。

"房子！"孟指着前边说。

皮皮鲁看见汽车前方出现了一个建筑群，像是一座城镇。

汽车减速。

大路和建筑群交接的地方有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第一试验场这是一座试验常试验什么的？

### 第三章

皮皮鲁将汽车停在一座别墅式的小楼旁边，他们下车。

楼门开着。

孟走到门口往里一看，她的声带突然发出了极其恐怖的尖叫。

"啊--"孟脸色煞白地往皮皮鲁身边跑。

"怎么了？"皮皮鲁拿好姿势靠近楼门往里看。

难怪孟惊叫，换哪个女生都得叫。

楼里是一具骷髅--全身骷髅。

皮皮鲁不怕骷髅，他最喜欢玩的玩具就是骷髅造型的玩具。

"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骷髅嘛。....."皮皮鲁只英雄了半句，他的眼神突然变了。

那骷髅动了！他向门口走过来。

皮皮鲁本能地往后退。

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的鲁西西嘲笑皮皮鲁："你退什么？进去呀！"当鲁西西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会走路的骷髅时，她的肤色立刻由黄种人变成了白种人。

"你们是什么？"骷髅说话了！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呆若木鸡。六条腿像被钉在了地上，动不了窝。

"你们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你们是外星人？"骷髅显然也很惊讶。

"爸爸，你在跟谁说话？"屋里传出一个童音，紧接着是脚步声。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的目光射向骷髅的身后。

一个小骷髅出现在门口！

小骷髅看到皮皮鲁他们时停住了脚步，他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他们是什么？是怪人还是怪面兽？"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不会说话，是一种低等动物。"骷髅爸爸对骷髅儿子说。

"我们会说话。"皮皮鲁恢复了镇静，"你们是人还是鬼？" "我们是能直立着走路的骷髅猪。"骷髅爸爸见皮皮鲁说话了，还挺惊讶。

"是活的还是死的？"皮皮鲁又问。

"什么叫活？什么叫死？"骷髅爸爸不懂。

皮皮鲁给他解释生和死的差别。

骷髅爸爸笑了："你对生死的看法太浅保你以为活着就是生，停止了呼吸就是死。其实，生中有死，死中有生。

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从本质上说，生是死的开始，死也是生的开始。"皮皮鲁、鲁西西和孟觉得骷髅爸爸的话很深刻。生和死的确是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关心的问题。许多科学家以探讨生死为谋生手段，但是他们只是在那里故弄玄虚蹭口饭吃，一个活骷髅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部探讨生与死的哲学巨著，它全身上下的每一块骨头都透着琢磨不完的哲理。

"你们这儿都是骷髅？"皮皮鲁问骷髅爸爸。

"什么叫骷髅？"骷髅爸爸不懂。

"就是你们这个模样。"鲁西西壮着胆子插嘴。

骷髅爸爸点头。

"一座骷髅城。"孟说。不知怎么搞的，她开始喜欢这儿了。

鲁西西发现，长得不好看的孟在这儿，变成了仙女。

街道上行人开始多起来，全是清一色的骷髅。只是有的是直立着的骷髅猪，有的却是骷髅人。在皮皮鲁他们眼中，骷髅猪和骷髅人长得全是一个样。骷髅人开始围观皮皮鲁他们。

"哪儿来的这几个怪人？"

"他们身上包着一层什么？"

"头上怎么还有毛？"

骷髅七嘴八舌议论皮皮鲁他们。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浑身不自在。进退两难。

"皮皮鲁，你别忘了牌子上写的是第一试验常"鲁西西小声提醒皮皮鲁。

这是谁的试验场？皮皮鲁找不到答案。

这里是上帝的试验常

原来，自有人类以来，上帝发现自己在人间计行的不少"政策"有失误。后来，为了减少失误，上帝在计行新的计划之前，先做试验，试验成功后，再在人类实行。

3 0 9 暗室的铁门里是上帝的第一试验常那这些骷髅是怎么回事呢？

上帝主张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从出生开始就进入竞争状态，但这种竞争必须是绝对公平的，所有人的起点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近年来上帝忽然发现人类之间的竞争由于相貌、肤色的差异而导致绝对的不公平。上帝为此忧心忡忡，他深感自己把人类成员的相貌和肤色弄成有差异的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失误造成的后果违背了他的人类公平竞争的初衷。

上帝终于在最近下决心纠正自己的这一错误。

改正错误的方法是：从2 0 0 0年一月一日零时期，全人类的每一位成员均从有血有肉的形体转化为骷髅形体。这样，人类的所有成员都是具有同样的"相貌"和同样的"肤色"，竞争由此而公平，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均等。这个计划代号是"去皮行动"。

为了不再失误，上帝先在他的一号试验场搞试点。这一号试验场是将直立着的猪骷髅和人骷髅放在一起，因为人认为猪最丑，常把长得最丑的人骂为"长得像个猪"，猪变成骷髅后再直立着走路其实和人没有任何美丑之分。试验结果初步表明，"去皮行动"极其成功。猪和人类以骷髅形态生存有不计其数的优点，每位成员之间都是公平竞争，不因为形象和肤色而受到歧视。上帝对试验结果表示满意。

今天是圣诞节，上帝正在休息。

侍从禀报上帝：

"有三个人类成员闯入一号试验常"

上帝略显惊讶：

"怎么回事？"

侍从：

"已查明，是误入。"

上帝：

"把这三个人的资料给我看看。"

侍从用电脑调出皮皮鲁三人的资料。

上帝边看边点头。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把他们三个带来见我。"上帝吩咐侍从。

围观皮皮鲁、鲁西西和孟的骷髅猪越来越多。皮皮鲁正在冥思苦想突围



的办法。

一辆天蓝色豪华轿车驱开骷髅，停在皮皮鲁他们身边。

侍从下车请皮皮鲁三人上车。

"去哪儿？"皮皮鲁问。

"去见上帝。"侍从说。

"为什么？"鲁西西急了。在人类语言中，去见上帝和去死是同义词。

"上帝要见你们。"侍从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皮皮鲁想起了骷髅爸爸刚才说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话，他先钻进汽车。

孟和鲁西西只好跟着上车。

他们真的见到了上帝。

上帝终究是上帝，没有丝毫盛气凌人的气势，一眼看去，比人间的处长级别还低。皮皮鲁这才懂了一个道理：级别越低，派头越大。

上帝："你们认为人类成员之间的竞争公平吗？"三个人面面相觑。皮皮鲁想了想，说："不公平。"上帝："为什么？"皮皮鲁："相貌不一样。肤色不一样。"上帝把他的"去皮行动"计划透露给他的三位小客人。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惊愕。

上帝：

"怎么，这个计划不好吗？"

皮皮鲁：

"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骷髅人？"

上帝点头。

皮皮鲁：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上帝：

"2000年一月一日零点整实行这一转化。"孟："我赞成。人的本质其实就是骷髅，有了皮肉，反而使人忘了本质，只活表面。"鲁西西："没错，人为表面耗费精力财力太多。像那些化妆品、洗发水什么的，实在是自己折腾自己。"皮皮鲁："我赞成公平竞争。看来要想在人类实行公平竞争也只有把人类变成骷髅人了。"孟："您使用什么办法给人类去皮？不会有痛苦吧？"上帝："不疼。这是一种特殊的电磁波。只需要几秒钟就行了。

2000年一月一日零时以闪电的形式在全球同时施放这种去皮电磁波。"皮皮鲁想象着那个场面。

上帝：

"我请你们帮我做一个试验，从一号试验场带一个骷髅猪去人间，我想看看人类对他有什么反应。我以此制造人类对骷髅的承受力。" "这。……"皮皮鲁拿不定主意，"人类会伤害他吧？"上帝："我会给他一支去皮电磁波枪护身的。"去皮电磁波枪能将血肉有血有肉的人变成骷髅人。

皮皮鲁在征求鲁西西和孟的意见后，同意了。他们不能推辞为上帝提供第一手材料。

## 第四章

装备了去皮电磁波枪的一个骷髅猪跟着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来到了309暗室的出口处。

"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出去向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别吓着他们。"鲁西西说。

看到女儿一人从309暗室里出来，爸爸妈妈有点儿紧张。

"皮皮鲁和孟呢？"妈妈神色紧张地问。

鲁西西将历险经历简述一遍。

"你们真的见到了上帝？"爸爸后悔自己没去，他有事要和上帝说。

"2000年一月一日人类都变成骷髅人了？！"妈妈下意识摸自己脸上的皮肉后边的骨头。

"我叫他们出来了？你们别怕。"鲁西西说。

爸爸妈妈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皮皮鲁和孟领着骷髅猪从309暗室出来了。

妈妈是医生，常见骷髅，适应比较快。爸爸惨了点儿，他从没见过真的骷髅。

"爸爸，您得尽快适应，往后人类就全是这模样了。"鲁西西对爸爸说。

"人类真是自找，非要以貌取人，这回可好，全是骷髅了。"妈妈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裹着皮肉的骷髅。去了皮好，活得轻松，什么就是什么，不用再装孙子了。"皮皮鲁说。

"在很大程度上人的确是为了脸面活着。住房、穿衣、职业甚至连老婆孩子的质量都关系到脸面。

人身上有这么多器官，可人却只为外边这一层皮操心受累，是太傻。也好，干脆去了皮，活实质。"

爸爸支持上帝的去皮行动计划。

"咱们现在就上街吧，上帝等着看效果呢！"皮皮鲁说。

"上帝还说，这位骷髅猪就算是他送给人类的圣诞节礼物。"孟说。

"我看最好给他披上一件风衣，戴上帽子，别太超前了，要循序渐进。虽然每个人自己就是骷髅，可他却会被骷髅吓死。"妈妈提议。

"人是挺有意思，自己怕自己。"爸爸边说边给骷髅猪找了一件风衣一顶帽子。

骷髅猪披上风衣戴上帽子。

说实话，比光着更吓人。

"谁陪骷髅猪上街？"皮皮鲁问，"反正我去。" "我去。"孟举手。

"我和鲁西西保持距离跟着你们。"爸爸说。

妈妈在家留守。

皮皮鲁、孟和骷髅猪先离开家。爸爸和鲁西西随后出门。

皮皮鲁、骷髅猪和孟走在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说来也怪，来来往往已经几十个人了，愣是没人发现骷髅猪。

一辆公共汽车在强行超越一辆小轿车时，公共汽车的车尾刮坏了小轿车的车身。

皮皮鲁清楚地看到了事故的全过程。责任100%的属于公共汽车司机。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去看一眼。"皮皮鲁对孟和骷髅猪说。

那公共汽车司机全然不顾事实，强词夺理，反诬小轿车司机撞了他。更可恶的是公共汽车上居然有位乘客指鹿为马，给公共汽车司机做伪证，气得小轿车司机说不出话来。

"明明是你刮了人家，我看得清清楚楚。"皮皮鲁要主持正义。

"滚蛋，狗小子！"公共汽车司机骂皮皮鲁。

皮皮鲁不明白上帝怎么还会让这种无赖活在世界上。

皮皮鲁认为不认错是人类最坏的品质之一。

皮皮鲁忽然想起了骷髅猪。

皮皮鲁跑到路旁向骷髅猪面授机宜。

骷髅猪和孟跟着皮皮鲁挤进看热闹的人群。

交通警察正在听双方司机指责对方的辩词。皮皮鲁和骷髅猪挤到他们身边。

"确实是公共汽车撞了小轿车，我可以作证。"骷髅猪说。

"你他妈放屁！"公共汽车司机奇口大骂。

骷髅猪摘下帽子，亮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公共汽车司机使劲儿睁眼睛。

骷髅猪索性脱下风衣递给皮皮鲁。

人群炸了锅。

有尖叫的。有逃跑的。有从外边往里挤的。

当惯了马路皇帝的交通警察腿一软，瘫在了地上。

"是你的责任，你不应该计卸。"骷髅猪对公共汽车司机说。

"搞什么鬼？！"看来公共汽车司机横惯了，他胆子不校只见他回身从车上抽出一根铁摇把，劈头盖脑朝骷髅猪打过来。

"当心！"皮皮鲁大喊。

骷髅猪躲过了袭击。

公共汽车司机还不罢手，第二次攻击又开始了。

骷髅猪使用去皮电磁波手枪自卫。

这回看热闹的人真害怕了，他们嚎叫着四散逃命。交通警察站不起来，他爬进公共汽车下边避难。

"别怕他！"公共汽车司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骷髅人了，他继续挥舞铁棍筹备新的进攻。

"看看你自己的手！"皮皮鲁对公共汽车司机说。

公共汽车司机低头一看，他"啊-"的一声扔掉了铁棍子。

他直接看见了自己的骨头。

"你再摸摸自己的脸。"皮皮鲁由此及彼谆谆诱导。

公共汽车司机这回尝到了把属于自己的责任计到别人身上的后果。当然，他也挺荣幸，他成为人类成员中第一个提前跨入 21 世纪的人。

## 第五章

警察局值班室的电话铃骤然响起。

值班警察抓起话筒。

"是警察局吗？"

"是。"

"××大街拐弯处出现了一个骷髅！"报案的人气喘吁吁。

"你说什么？"

"一个骷髅！"

"发现了死尸？"

"不，不是死尸，是活的。活骷髅！"

警察把话筒拿到眼前看了看。

"你最好别在这儿恶作剧。"警察警告对方。

"不是恶作剧，是真的。现在那个活骷髅还在街上呢！"

他还把一个公共汽车司机也变成了骷髅。"活骷髅？还能把别人也变成骷髅？" "千真万确。他还会说话。"值班警察记录。挂上电话后，他给那条大街拐弯处的一家商店打电话，结果证实了报案者所说的是事实。

警察局长亲自带领50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出动了。

皮皮鲁正准备和骷髅猪离开这里，他们听见了警笛声。

"咱们被包围了。"孟说。

四周都是端着冲锋枪的警察。

警察局长吃惊地看着包围圈中的两个骷髅和两个孩子。

市长也闻讯赶来了。

一个手持话筒的警察向皮皮鲁喊话：

"那两位小同学，请你们离开骷髅！请你们离开骷髅！" "你们要干什么？"皮皮鲁大声问。

"我们要消灭这两个妖怪。"警察说。

"我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公共汽车司机惊慌地申辩，他想跑出包围圈。

"别动！不许动！"警察警告他。

公共汽车司机不听，继续突围。

警察朝天鸣枪。

公共汽车司机站住了。他绝望地发出了狼一般的叫声。

市长问身边的警察局长：

"那两个骷髅是怎么回事？"

"目前还不知道，不像是机器人，也不是装扮物。" "叫一个医学专家来。"市长吩咐。

几分钟后，医学专家来了。

警察局长递给他一架望远镜。

"是真的骷髅。可这怎么可能呢！"医学专家边看边说。

"那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市长问警察局长。

"他们一直和那个没穿衣服的骷髅在一起，他们一点儿也不怕骷髅。"警察局长汇报。

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车赶到了。

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骷髅。

市长看见摄像机就像吸毒者看见了海洛因，情绪立即进入了兴奋状态--他当市长后最爱干的事就是上电视。

"给我话筒，我要喊话。"市长对警察局长说。

话筒到了市长手中。摄像机镜头自然也对准了市长。

"两位学生，请你们听好，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离开骷髅，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市长喊话。

"你们要干什么？"皮皮鲁问。

"消灭骷髅，维护治安。"市长说。

"消灭？他们是有生命的？你身为市长，怎么能杀无辜的生命？"皮皮鲁抗议。

"这个孩子中邪了，不用管他们，让神枪手向那两个骷髅射击。"市长小声命令警察局长。

两个警察神枪手举起了枪。

"注意！有人要朝你开枪。"皮皮鲁提醒骷髅猪。

骷髅猪问皮皮鲁：

"是刚才向你喊话的那个人下令开枪的吧？"皮皮鲁点点头："大概是。"骷髅猪手中的去皮电磁波手枪向市长开火了。

市长变成了骷髅，成为人类中第二个提前跨入21世纪的人。

警察局长是最先发现市长身上这一原则性变化的，他惊慌失措地命令两位神枪手快开枪。

骷髅猪抢先一步。

两名受培训多年的警察神枪手变成了骷髅警察。

警察局长也在劫难逃。

骷髅市长头一次躲镜头，可不管他怎么躲，摄像机就是对着他。

"你们把枪都收起来，要不然也会变成骷髅的！"皮皮鲁劝那些还没演变的警察们。

警察们听话地收起枪。

电视观众强烈要求主持人采访皮皮鲁和骷髅猪，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鲁西西和爸爸站在电视转播车旁边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主持人喝了半斤酒后一步一步蹭到皮皮鲁身边。

"你能告诉观众他是谁吗？"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皮皮鲁。

皮皮鲁心里清楚当人类在2000年的第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骷髅人的那种场面。当然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但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不希望人类经历这样的惊吓。

皮皮鲁决定将上帝的去皮行动计划提前透露给人类。

"到2000年，全人类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皮皮鲁指着骷髅说。

"为什么？"主持人显然不信。

"就因为人类以貌取人，不能公平竞争。比如说你吧，也许有一个人比你声音还好，可因为她长得没有你好，她就竞争不过你，当不了电视主持人，不是吗？

人都喜欢看长得漂亮的人，

这就给那些长得好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不公平。"皮皮鲁侃侃而

谈。

主持人脸红了。

"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但你们亲眼看见了市长是怎么变成骷髅人的，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皮皮鲁指着骷髅市长说。

电视观众信了。

成千上万的人从家里跑出来，他们将皮皮鲁团团围住，他们委托皮皮鲁去向上帝请求，让上帝给人类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他们还说他们现在知道了长得好看的人和长得不好看的人的身体里都是一模一样的骷髅架子，谁也没有权利歧视长得不好看的人。

人们痛哭流涕人们捶胸顿足人们后悔莫及南非的白人跪着求黑人当总统专门为白人生产汽车的汽车商把库存的车白送给有色人种老师发誓今后不再偏向长得漂亮的学生小伙子们终于认识到一个真理女人都漂亮。.....皮皮鲁肩负着人类的嘱托又见了上帝。

上帝请皮皮鲁转告人类：纠正以貌取人恶习的最后期限是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

条件十分苛刻：有一个人不改就不行。

皮皮鲁为人类捏了一把汗。

# 羊王称霸

## 第一章

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羊家族的存在。羊家族温顺、懦弱、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如果没有那架巨型军用运输机，羊家族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地球上引人注目。

一架失事的军用运输机改变了羊家族的命运。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现任羊王像历代羊王一样宁静地统治着自己的家族。羊家族的成员们甚至感觉不到羊王的统治。羊王也不关心世界上其他动物家族的事，遇到与其他家族产生纠纷时，都是使用谈判方法解决矛盾。

这天夜里，羊王正要宽衣睡觉，忽听见一声巨响。

生性胆怯的羊王用被子蒙住头。

一名侍卫官跑进羊王的卧室。

"禀报大王，一架飞机坠落在咱们的领土上。"侍卫官说。

羊王移开被子，问："飞机？什么飞机？" "失事的飞机，就落在王宫东边的树林里。"侍卫官说。

"快去看看。"羊王命令。

侍卫官跑出王宫，叫上几名部下，赶往飞机坠落的地点。

一架巨型运输机断成两截趴在地上，发动机的叶片还在缓慢地旋转，发动机里冒出黑烟。

侍卫官和部下小心翼翼地接近飞机，他怕飞机爆炸。

机舱里鸦雀无声。

"进去看看。"侍卫官命令一名下属。

下属壮着胆子爬进机舱。

5分钟后他出来了。

"乘员全都死了。"下属报告。

"飞机里装的什么？"侍卫官问。

"全是武器。"下属说。

"武器？"侍卫官觉得武器对羊家族没什么用。

侍卫官负责保卫羊王的安全，可他从来没摸过枪。

这是一架运送军火的巨型运输机，不知什么原因，坠落在树林里。

侍卫官带着部下钻进机舱。

机舱里堆放着各种武器。用谈判方法解决矛盾。

这天夜里，羊王正要宽衣睡觉，忽听见一声巨响。

生性胆怯的羊王用被子蒙住头。

一名侍卫官跑进羊王的卧室。

"禀报大王，一架飞机坠落在咱们的领土上。"侍卫官说。

羊王移开被子，问："飞机？什么飞机？" "失事的飞机，就落在王宫东边的树林里。"侍卫官说。

"快去看看。"羊王命令。

侍卫官跑出王宫，叫上几名部下，赶往飞机坠落的地点。

一架巨型运输机断成两截趴在地上，发动机的叶片还在缓慢地旋转，发

动机里冒出黑烟。

侍卫官和部下小心翼翼地接近飞机，他怕飞机爆炸。

机舱里鸦雀无声。

"进去看看。"侍卫官命令一名下属。

下属壮着胆子爬进机舱。

5分钟后他出来了。

"乘员全都死了。"下属报告。

"飞机里装的什么？"侍卫官问。

"全是武器。"下属说。

"武器？"侍卫官觉得武器对羊家族没什么用。

侍卫官负责保卫羊王的安全，可他从来没摸过枪。

这是一架运送军火的巨型运输机，不知什么原因，坠落在树林里。

侍卫官带着部下钻进机舱。

机舱里堆放着各种武器。

侍卫官顺手拿起一把手枪，部下递给他一盒子弹。

侍卫官将子弹装入手枪。

他瞄准了飞机旁边的一棵大树。

"啪！"枪响了。

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弹孔。

"真厉害！"部下们呼嘴。

侍卫官又抄起一挺机关枪。

一阵连射。

树枝噼里啪啦地折断了。

侍卫官的眼睛里放出了羊从未放出过的一种光。

"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去禀报羊王。"侍卫官吩咐下属。

当羊王得知失事的飞机是一架军火运输机时，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从小就知道羊家族与武器之间没有联系。这是上帝安排的。

"枪的威力真大。"侍卫官把手枪递给羊王。

羊王的手指刚一挨到枪，他的全身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感觉到肌肉膨胀，血液奔涌。

"大王可以到宫外试试枪法。"侍卫官给羊王出主意。

羊王想打枪。



## 第二章

在王宫外的广场上，羊王领教了枪的威力。

50步开外的一个玻璃瓶，被羊王用手枪击得粉碎。

众大臣喝彩。

羊王手里拎着枪，他觉得自己长高了，肺活量也增大了，出气粗了许多。

大臣们对于羊王投射过来的目光感到一阵心虚，那目光不属于食草动物，分明是食肉动物的专利。

羊王也感觉到大臣们的目光起了变化，那一双双眼睛突然变得充满了胆怯和恐惧。羊王意识到这是枪的作用。他喜欢大臣们眼睛里的这种恐惧。

羊王体会到枪对于统治者是最重要的。

"那架飞机上有多少支枪？"羊王问侍卫官。

"大约有几百支。"侍卫官禀报。

"组建一支卫队，由你担任卫队长。"羊王下令。

众大臣议论。

"有反对意见吗？"羊王拎着手枪问。

所有大臣都争先恐后地投赞成票。

"去组建吧！"羊王踌躇满志地对卫队长说。

卫队长领旨组建羊王卫队。

卫队长首先在羊家族中挑选了几百只身强力壮的公羊，然后率领着这些羊去飞机上挑选武器。

武器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本来周身懦弱活得一点儿也不发达的羊们一碰到枪立刻觉得强悍无比前途无量力大无穷，以至于卫队长朝天鸣枪20响才把队员们从激动遐想里拉回到现实中来。

飞机残骸旁站立着一队耀武扬威的武装到牙齿的公羊。

卫队长宣布羊王卫队成立，队员们宣誓效忠羊王。

两小时后，羊王在王宫接见卫队全体队员。看见这么多带枪的羊簇拥在自己身边，羊王感到王位坚如磐石，还意识到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再不用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了。

这天夜里，羊王睡得非常安稳，他的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羊王还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大印刻在枪托上，每次盖印时，他都要举起枪往纸上压。从此他的旨意往下贯彻得特别快。

一架失事的军用运输飞机，改变了羊王的生活。羊王感谢上天的恩赐。

### 第三章

这天晚上，羊王正在用晚餐，外交大臣心急火燎地跑进王宫。

"禀报大王。"外交大臣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事？"羊王停止用餐，问。

"兔家族同咱们发生冲突。"外交大臣禀报。

"什么事？"羊王用餐巾擦嘴。

"争夺食物。"外交大臣说。

往常羊家族经常和毗邻的兔家族因为食物问题发生磨擦，但每次都是谈判解决争端，尚未真正红过脸。

但这次羊王不想和兔王谈判了，他觉得和兔王谈判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耻辱。

"召集所有大臣开紧急会议。"羊王吩咐幕僚。

几分钟后，大臣们云集到羊王身边。

会议议题是：如何解决这次羊兔家族之间的争端。

自从羊王有了卫队后，大臣们的声带好像生了锈，不像过去那么爱说话了。

半天没人吭声。

"我决定，"羊王扫视了一遍大臣们，故意停顿了一分钟，以加强效果，"派卫队去灭了兔家族。"大臣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你们同意吗？"羊王咄咄逼人。

"同意。....."

"不。.....同...。..当然。.....同。.....意。....."“我。.....这个这个。.....同。....."大臣们吞吞吐吐，词不达意。

"到底同意不同意？"羊王不耐烦了，自从有了枪以后，他的脾气与日俱增。

卫队长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会场上。

"同意。"

"我同意。"

"我没意见。"

"。....."

"。....."

大臣们纷纷投票赞成灭兔家族。

"依臣之见，"财政大臣豁出去了，"这样做恐怕后果难以预料。还是以谈判解决为好。"羊王变色。

"朕知道你在兔家族有亲戚，你分明是兔家族的奸细！"羊王冷笑。

财政大臣头一次听说自己还有兔亲戚。

"拿下。"羊王一挥手。

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将财政大臣带走了。

剩下的大臣交口称赞羊王英明。

有说羊王是天才军事家的，有说羊王气贯长虹的，有说羊王是民族英雄的。

羊王终于悟出一个真理：凡是天天浸泡在歌功颂德词汇海洋中的大王，手里准有枪。

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今晚午夜零点进攻兔家族。任务由羊王卫队完成。

卫队长留下 5 名队员保卫羊王，其余的队员做战斗准备。

有了枪后从来没使用过的公羊们一听说去攻占兔家族，个个跃跃欲试。他们早就受不了这种天天象枪当摆设的日子了。

夜幕降临了，卫队长率领部下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兔家族边境集结。

兔王正在高枕无忧地酣睡，他准备明天同羊王举行谈判。

午夜零点整，羊家族向兔家族的进攻正式开始。

枪声大作。

兔家族是不堪一击的，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一个小时之内，羊家族就占领了兔家族的全部领土。

当兔王被羊王的卫队长从床上拎起来时，他揉揉眼睛，大惑不解地问："这么早就谈判吗？" "什么谈判，你现在是羊王的俘虏了！"卫队长用手枪指着兔王说。

"俘虏？"兔王重复这两个字，"羊王的俘虏？"兔王对于给虎王狮王豹王当俘虏不惊讶，可对于给羊王当俘虏实在是不适应。

"对，正是羊王的俘虏！"卫队长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兔王本想抗议，但他看见了对方的手中之枪。

兔王害怕了。

王宫外边有十几只兔子反抗羊家族的入侵，被击毙了。

兔王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被杀戮，他宣布投降。

卫队长赶回羊王王宫，向羊王报捷。

羊王大喜，他立即召集大臣们聚议。

"朕拟将羊家族和兔家族合并，你们有什么高见？"羊王春风得意。

"英明。"一位大臣投赞成票。

"就叫羊兔家族吧！"又一位大臣投票赞成。

"……"

"……"

全体通过。

羊兔家族正式合并。

兔王在枪的威慑下在合并书上签了字。

## 第四章

羊家族吞并兔家族的消息在整个动物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虎王最先得到消息。

"什么？你再说一遍？"虎王不信外交大臣的话。

"今天早晨，羊王出兵占领了兔家族。"外交大臣重复了一遍。

"羊王出兵？"虎王像听童话。

外交大臣点头。

虎王好像受到了侮辱。

"给我接豹王的电话。"虎王坐卧不宁。

豹王的电话接通了。

"你听说羊王吞并兔家族的事了吗？"虎王问豹王。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豹王以为虎王吃饱了饭没事干拿他逗闷子。

"今天早晨，羊王出兵吞并了兔家族！"虎王说。

"真有这事？"

"千真万确。"

"这还得了？！"豹王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怒不可遏。

不到一小时，狮王、狼王、象王、鹰王都获悉羊王出兵侵占了兔家族。

他们决定立即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虎王的王宫。

狮王、狼王、象王、鹰王和豹王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会议地点。

"太不像话了！"狼王劈头就是一句。

"这羊王简直是目中无人！"豹王拍桌子。

"羊王也敢侵略别人了，这世界真快完蛋了！"鹰王凶气逼人。

"一点儿章法也不讲了。"象王忿忿不平。

其实参加本次会议的大王们都有侵占其它家族的历史，他们并不反对吞并，他们是觉得羊王没有吞并别人的资格。

"这世界干什么都要讲资格，否则就没有规矩了。羊王没有这个资格！"虎王发言。

"没错！"

"太对了！"

"不能开这个头！"

有侵略资格的大王们纷纷谴责没有侵略资格的羊王。

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由与会的各大王联合出面干预，逼迫羊王退出兔家族的领土，恢复兔家族的主权，并由此警告所有没有侵略资格的大王今后再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结束后，虎王、狮王、豹王、狼王、象王和鹰王立即在羊家族四周集结兵力，同时向羊王发出最后通牒。

羊王正在王宫里摆庆功宴。

外交大臣神色慌张地递给羊王一张纸。

羊王喝干一杯酒，接过纸。

羊王的脸色变了，手开始发抖。

这是羊王有了枪以后头一次胆怯。

大臣们交头接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岂有此理！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羊王愤怒。

卫队长跑进来。

"禀报大王，不好了，我们已经被虎王、狮王、象王、狼王、豹王和鹰王的人马包围了！"卫队长显得有点儿底气不足。

"跟他们打！咱们有枪，怕什么？"一位大臣表态。

"这。……"羊王就是有原子弹，外加再借给他三个胆，他也不敢向虎王豹王狮王。……宣战。

"他们可以随便占领别的家族，咱们为什么不行？"一位大臣说。

"他们说，咱们没这个资格。"外交大臣叹了口气。

众大臣不吭声了。

"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快到了。"卫队长提醒羊王。

"从兔家族撤兵，放了兔王。"羊王无可奈何地说。

大臣们这才知道，光有枪不行，还要有资格。

羊王的武装人员在虎王狮王。……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的最后一分钟全部撤出了兔家族。

兔王重新掌权。

虎王狮王豹王象王鹰王狼王开贺宴，还专门邀请兔王参加。席间，各位大王开怀畅饮，羊王从兔家族撤兵，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兔王挨个向大王们敬酒，感谢他们维护了兔家族的主权。

尽管被敬酒的这些大王们大都曾经侵犯过兔家族的主权，但兔王觉得那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被虎王狮王。……欺侮是顺理成章的事，被羊王欺侮却是岂有此理的事。

## 第五章

自打从兔家族撤军后，羊王吃饭不香，睡觉不甜，天天望着天空发呆。他不像过去那样一看见枪就兴奋，现在他看见枪就有火，他认定是枪使他丢了面子。

羊王让侍从把卫队长叫来。

"大王有什么吩咐？"卫队长小心翼翼地问，他清楚这几天羊王气不顺。

"把卫队解散了！"羊王一挥手。

"这。……"卫队长一百个不愿意。

"我要枪有什么用？"羊王逼视卫队长。

卫队长不敢看羊王，嚅嚅着说："卑职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 "说！"羊王点头。

"他们不是就嫌咱们羊家族没有侵略的资格吗？咱们想办法争取到这个资格呗！"卫队长说。

"怎么争取？"羊王感兴趣了。

"我去狮家族弄些狮奶来，喂咱们的羊羔。羊羔喝狮奶长大，身上说不定会有狮子的特征。……" "好主意！"不等卫队长说完，羊王就明白了卫队长的用意。

可是羊去向狮子要奶，谈何容易！

羊王想到这一层，眉头又皱紧了。

"借奶的事包在我身上，请大王放心。"卫队长拍胸脯。

羊王批准了卫队长的计划，尽管这计划有冒险性，弄不好会惹火了狮王。可羊王太想当有枪又有资格的大王了。

卫队长挑选了十几名精干的队员，他们带着武器，抬着一辆铁笼子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朝狮家族进发。

羊王的卫队长确实是智勇双全，他率领部下靠着枪成功地绑架了一头母狮，而且没有惊动狮家族的其它成员。

羊王看见关在笼子里的母狮大喜，他拿着枪同母狮交谈。

"希望你帮助我。"羊王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母狮。

母狮已经尝到了枪的厉害，她同意了。

被挑选出的50只羊羔开始吃母狮的奶。

羊王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小羊羔一天天长大了，他们是喝狮奶长大的，一个个身上呈现出狮子的特征，有几只羊已经发出了狮子的吼叫声。

羊王管他们叫狮羊。

狮羊们终于长大了，他们彪悍武勇，威风凛凛，一半像羊，一半像狮子。

羊王将武器发给他们，正式成立了一支名为"狮羊别动队"的武装。羊王亲自兼任司令官。

狮羊别动队袭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兔家族，羊王要报这个仇。

狮羊别动队只用了5分钟就占领了兔王的王宫，兔王第二次给羊王当了俘虏。

"你们是？"兔王弄不清抓他的这些兵是羊还是狮子，他好以此判断自己的被俘是天经地义还是岂有此理。

"我们是狮羊别动队！"

兔王的眼睛瞪得贼大，恐怕他这辈子也不能恢复眨眼的功能了。

狮羊别动队？

兔王盯着面前这几位半狮半羊的兵，他觉得自己的被俘一半儿天经地义，一半儿岂有此理。

兔王被绑进羊王的王宫。

"咱们又见面了。"羊王满面春风。

"....."兔王无言以对。

羊王的身后站着两只狮羊卫兵。

兔王第二次在羊家族吞并兔家族的协议书上签字画押。

羊王想当整个宇宙的大王，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这个资格。

## 第六章

这次是鹰王最先获悉羊王再次吞并兔家族的信息的。兔家族的繁衍直接关系到鹰家族的生存，所以自从上次兔家族发生危机后，鹰王就派部下日夜监视兔家族的安危。

"你看错了吧？"鹰王怀疑羊王有无这个胆量。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羊王的兵把兔王绑走了。"部下说。

"羊王活够了？！"鹰王怒火中烧，"传令所有鹰兵飞行大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攻击羊家族。" "大王且慢。"报信的鹰说，"攻占兔家族的是狮羊别动队，不是一般的羊。" "你说什么？"鹰王发呆。

"狮羊别动队。"

"狮子和羊一起攻占兔家族？"鹰王的嗓门降低了。

"不是。狮子和羊合为一体攻占兔家族。"部下尽量准确地形容动物界这一奇特的现象。

"狮子和羊合为一体？！"鹰王想吞了报信的鹰，他认定这位下属着了魔。

"这是我偷拍的照片。"

鹰王接过照片，结结实实吃了一惊。

狮羊别动队雄气十足地呈现在鹰王眼前。

在鹰王的倡议下，召开了有虎王、狮王、狼王、豹王和象王参加的紧急会议。

"灭了羊家族！"当听说羊王又一次吞并了兔家族时，虎王勃然大怒。

"这次绝不手软！"六亲不认狼心狗肺无恶不作的狼王最爱说这句口头禅。

"联合出兵！"狮王拍桌子。

"....."

"....."

"....."

这些有资格进攻其它家族的大王们个个义愤填膺。

"各位请看这张照片。"鹰王把照片扔到桌子上。

"这是什么东西？"虎王看完照片问鹰王。

"这就是今晨攻占兔家族的狮羊别动队。"鹰王说。

"狮羊别动队？"狮王吃了一惊，忙要过照片看。

"有这种事？！"狮王边看边嘀咕。

照片巡回了一圈，又回到鹰王手里。

冷场 10 分钟。

"还出兵吗？"鹰王问诸位大王。

"依我看，兔家族有些作法确实欠妥。"狮王说。他如果认定羊王的狮羊别动队没有侵略的资格，那无异于等于宣布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格，起码是少了一半资格。

"联合出兵恐怕不合适。"虎王也打退堂鼓了，他要维护狮王的资格，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资格，人们常把狮虎相提并论。

狼王放出"绝不手软"的狂言后再次手软，如果连狮家族都没有吞并别人的资格，他狼王就更没有了。

"还是宽松些为妙。"狼王表态。



象王、豹王和鹰王也相继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有着侵略资格的大王们等于批准了羊王从此具有了侵略别人的资格，就差给羊王颁发资格证书了。

整个动物界对于羊王吞并兔家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羊王得意洋洋，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扩充壮大狮羊别动队。

由狮王提议，虎王象王豹王鹰王一致同意接纳羊王为他们经常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羊王总算享有了对世界大事发表意见的权利。

一年后，羊王终于知道了操全世界的心实在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他感到比过去累，而且累得没意思。他经常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只塑料充气玩具。

血肉之躯却有塑料充气玩具的感觉，惨了点儿。

羊王又舍不得退出来。

他恨那架失事的军用运输飞机。

"那飞机要是掉到兔家族就好了。"羊王参加主宰世界的会议时常这样想。

天上有一朵云

自从羊群里有了小羊羔后，牧羊人不再寂寞了。

那个稚嫩的小生命是在上周的星期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牧羊人起初并未注意小羊羔，可当他看她第二眼的时候，他的心灵被震撼了--纯洁、美丽、透明。.....所有这类形容词都通过小羊羔的形体争先恐后摩肩接踵地挤进他的脑海里。

小羊羔的出现给牧羊人的生命带来了活力，使牧羊人那本已被尘世弄得精疲力尽的身心再度燃起了青春之火。牧羊人感到奇怪，以往的几十万元遗产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一只小羊羔却使他强烈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可见终生追逐金钱的人实在是干着一件与追逐美好的人生南辕北辙的蠢事。

牧羊人比以往起得更早，他带着他的羊群寻找肥沃水灵的草地。他愿意为羊群提供最鲜美的食物，他喜欢看青草为羊群肌体里每一个细胞提供能源的过程，他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享受。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促进自己生命之外的生命新陈代谢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了小羊羔以后，牧羊人更深刻地体验到这种感觉。

小羊羔也很喜欢牧羊人，她知道他的价值，她理解他为什么要绞尽脑汁为羊群寻找最好的青草。她感激，她兴奋。通过他，她懂得了生命的含义。

一天，小羊羔问牧羊人：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像羊。"

"不是所有的羊都像羊吗？"

"有的羊像狼。"

过了一会儿，牧羊人问小羊羔：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像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人吗？"

"有的人像狼。"

以某一种形式的生命投生到这个星球上，内容却又不像那种生命的形式，这是生命的悲哀。

只有生命的内容和生命的形式一致时，才是灿烂的生命。

两个这样的生命碰到一起，是上帝的恩赐。可惜上帝在这方面是吝啬的。牧羊人和小羊羔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更加迷恋对方，更加珍惜上帝对他们的照顾。

羊群终于不能忍受牧羊人对小羊羔的偏爱了，嫉妒像病毒一样在羊群中迅速蔓延，它终于形成了风暴。

在这个星球上，热带风暴和台风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嫉妒的风暴。没有人给嫉妒风暴定级，但这次羊群对小羊羔刮起的嫉妒风暴应该是在12级以上。

这天中午，在草地上小憩的牧羊人醒来后，发现羊群中没有小羊羔。的确没有。

牧羊人问羊群。

羊群告诉他，小羊羔跟一只狼走了。

牧羊人不信。

可方圆几十里内，没有小羊羔的踪影。

牧羊人无论如何无法将小羊羔和狼联系在一起。

羊群告诉牧羊人，那只狼是披着羊皮带走小羊羔的。

寂寞和孤独卷土重来。牧羊人重新开始体验生命的无聊与痛苦。

幸福使生命变得短暂。

痛苦使生命变得漫长。

这短暂使生命地久天长。

这漫长使生命转瞬即逝。

牧羊人的世界支离破碎了。他终日怅然若失。草不再绿。

水不再清。阳光不暖。月光不明。都因为一只小羊羔的到来与离去。感情是魔鬼，它能把同一个环境一会儿变成天堂，一会儿变成地狱。

牧羊人在地狱里苦苦挣扎。

又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牧羊人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发呆。

从天边起来一群云朵，当它们经过牧羊人头顶时，一片云朵离开伙伴伫足留在牧羊人头顶上空。

牧羊人并未注意那朵云，可当他看她第二眼时，他浑身的血顿时沸腾了，那分明是他的小羊羔：洁白、水灵、温柔、腼腆却不故作，周身透着自然。

笑容又回到牧羊人脸上。草绿了，水清了。

"你回来了？"

"是的。"

"为什么？"

"离开你，世界对我来说是地狱。"

"哦。"

"我还像羊吗？"

"像云。"

"你该不喜欢我了？"

"我喜欢像自己生命形式的那种生命。有的云不像云。" "还有不像云的云？" "有的云像狼。"... ..晴空万里的蓝天下，伫足而立着一朵白云。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仰首坐着一个牧羊人。牧羊人和云娓娓交谈。世界变成了天堂。

嫉妒风暴无能为力了。嫉妒风暴登不了天，只能在地上肆虐。

从此，牧羊人每日和云在蓝天下约会，那朵云是他的小羊羔。  
天上有这样一朵云。  
地上有这样一位牧羊人。  
生命更加短暂，短暂得地久天长。

## 幻影号在羊年（一）

如果你看过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之七《马王登基》，你一定知道幻影号。  
本文是《幻影号》的续集。

## 第一章

皮皮鲁和苏宁驾驶幻影号周游世界，他们的"幻影号广播电台"日夜向世界各地的孩子播音。

羊年的一天，幻影号进入了非洲。

"皮皮鲁，吃饭啦！"苏宁在餐室叫皮皮鲁吃饭。

皮皮鲁正在驾驶室开车，他打开幻影号的自动驾驶仪，然后来到餐室。

"真香呀！"皮皮鲁坐到餐桌旁。

苏宁给皮皮鲁盛了一碗汤。

这时，幻影号突然停车，车里的警报 AE?响起来。

幻影号自行停车这还是头一次，皮皮鲁和苏宁预感到有重大事情要发生。

"皮皮鲁，请你注意，我是幻影号。"从车厢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听。"皮皮鲁放下筷子。幻影号很少和他直接交谈。

"现在，我告诉你我来地球的秘密使命。"幻影号说。

皮皮鲁心跳加快了。自从他认识幻影号以后，就一直想知道幻影号为什么来地球？想知道幻影号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可幻影号一直守口如瓶。看来是时机还没有到。

"我们的星球和地球是邻居，地球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我们星球的安危。我们星球的科学技术比地球先进几百倍。我们测算出地球在 1991 年将爆发一场局部地区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有可能给地球带来重大灾难，包括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导致地球气温上升等等。地球是宇宙生态平衡锁链中的一环，地球的灾难将直接导致我们星球发生灾难。我的星球派我来地球的秘密使命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防止双方使用能危害地球的武器或手段。"幻影号严肃地说。

"战争什么时间爆发？"皮皮鲁问。

"今天晚上。"幻影号说。

皮皮鲁和苏宁对视了一分钟。

"地点？"皮皮鲁问。

"海湾地区。"幻影号回答。

"我和苏宁同你一起去海湾？"皮皮鲁问。

"对。去阻止双方。....."

皮皮鲁打断幻影号的话："去阻止战争？" "这场战争是阻止不了的。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咱们是去阻止双方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生物武器，阻止油井起火和阻止核污染及使用核武器。"幻影号说。

"为什么只阻止这三件事？一场战争会死那么多人，你就袖手旁观吗？"皮皮鲁问。

"战争是上帝安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使用化学武器也是上帝安排的？"皮皮鲁反驳。

"使用化学武器能危及到我们星球的安危，所以我们要干涉。"皮皮鲁觉得幻影号挺自私。

"油井一旦起火就很难熄灭。熊熊燃烧的大火能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氮的

氧化物和硫磺氧化物。化学武器更是污染环境的凶手，再加上核污染，地球将面目全非。所以，咱们一定要设法阻止以上三件事的发生。"幻影号向皮皮鲁说明化学武器、油井起火和核武器的危害。

"我去海湾。"皮皮鲁同意了。

尽管皮皮鲁心里觉得幻影号关于"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有几分道理，可他还是厌恶非正义战争，他希望人类的生命能善始善终。皮皮鲁知道幻影号已经吸入了他的气息，现在绝对听从他的指令，他决定同幻影号一起去海湾，除了防止幻影号说的"三大恐怖"发生外，他还想力所能及地做阻止战争拯救生命的事。

"现在就出发。4个小时后多国部队对E国的首次空袭就要开始了。"幻影号说。

皮皮鲁看看表，顾不上吃饭了。

苏宁和皮皮鲁一起来到驾驶室。

幻影号在夜色中全速向海湾地区奔驰。

多国部队的情报机构和E国军队的情报机构对幻影号毫无察觉。

即使是悬在空中的间谍卫星也没注意幻影号，它的眼睛只盯着海湾。

## 第二章

皮皮鲁和苏宁并排坐在幻影号的驾驶室。

"你不怕打仗？"皮皮鲁边开车边问苏宁。

"怕。"苏宁想起了从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血淋淋的战争场面。

"我找个国际机场，送你回家吧。"皮皮鲁打开驾驶室的电脑，请电脑帮忙寻找最近的国际机场。苏宁伸手关上电脑。

"我和你一起去海湾。"苏宁沉着地说。

"你不怕打仗啦？"

"有你和幻影号，我不怕。"苏宁信幻影号的防弹能力。

"你负责用电话同《童话大王》杂志社保持热线联系，让杂志社把咱们的经历随时告诉读者。"皮皮鲁给苏宁分配任务。

苏宁点头。

"咱们检查一下幻影号的武器系统，毕竟是去战场呀！"皮皮鲁打开幻影号的自动驾驶仪，使幻影号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看过《幻影号》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幻影号的武器系统是防御性的，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半杀伤武器，能使目标身体轻度致残。第二种为惩罚武器，能使目标身体受皮肉之苦，但不会受伤。第三种为麻醉武器，能使目标失去知觉5分钟至24小时。

皮皮鲁和苏宁将幻影号的三种武器系统全部检查了一遍，均处于最佳状态。

"沿途注意补充水和食物。"皮皮鲁对苏宁说。"战场可没有食品店。"“咱们车上贮藏的食品就够吃两个月的。”苏宁说。

苏宁又把幻影号的所有车窗检查了一遍，直到确信全部关严了才放心。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这里是幻影号的中枢机构所在。皮皮鲁坐在皮转椅上，打开电视监测器，他要从现在起开始监视海湾的情况。皮皮鲁按了电脑上的几个按键后，屏幕上出现了海湾的图像。

海湾平静得出奇，一点儿也没有马上要爆发残酷战争的迹象。

苏宁走进工作室，她看了一眼电视屏幕，问皮皮鲁："打起来了么？"皮皮鲁指指屏幕下边一行不断变换的阿拉伯数字，说："已进入倒数计时，还有半个小时。"幻影号所在星球的科学技术的确先进。多国部队的总司令官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沙漠风暴"行动的发起进攻的时间居然在一个中国孩子面前的电视屏幕上正准确地倒数计时。

"进入战场，咱们得装备一下。"皮皮鲁从壁柜里拉出一个箱子。

箱子被打开了，里边装着几把手枪。

皮皮鲁选了一把，挂在腰带上。

"这儿有一把女式手枪，给你。"皮皮鲁给苏宁挑了一把手枪。

"我不要枪，又不是去打仗。"苏宁摇头。

"这是激光无声麻醉手枪，没有杀伤力，只能把对方打晕，而且不用瞄准，能自动追踪目标。"皮皮鲁说。

"那我也不要。"苏宁仍然拒绝手枪。

皮皮鲁耸耸肩膀。

"看！"苏宁指电视屏幕。

皮皮鲁眼睛瞪圆了。他看见屏幕上的倒数计时进入了最后10秒！

海湾战争还有 10 秒钟就要爆发了！

海湾只剩下 10 秒钟的和平。

当屏幕上的所有阿拉伯数字都同时显示零状态时，多国部队的数百架轰炸机器飞了。

皮皮鲁和苏宁屏住呼吸。他们清楚，这不是看电视剧，而是现场直播。

轰炸机携带着大小不一功能各异形态不同但目的的一个的炸弹飞向敌军目标。炸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它们争先恐后地像参加奥运会高台跳水比赛那样离开飞机往下边跳。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楼房倒塌。建筑起火。

有人专门研究盖房子。

有人专门研究炸房子。

人类真逗。

有人专门研究治疗烧伤。

有人专门研究怎样烧伤人。

人类的确智力过剩。

尽管是看电视，皮皮鲁还是感觉到苏宁的身体在颤抖。

"全速前进，去海湾！"皮皮鲁跑到驾驶室，把车速调到最快。

幻影号风驰电掣。

幻影号来地球的神秘使命是阻止地球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能够影响地球正常生存的武器和手段，因为地球的生存直接影响到幻影号所在星球的生存，所以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皮皮鲁不反对幻影号执行它的神秘使命，在这方面，他和幻影号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皮皮鲁还想为地球人做更多的事，他想把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减到最低程度，尽管他从理智上清楚人类很难摆脱战争，但他从感情上还是不希望多死人，他想做力所能及的事。

苏宁来到驾驶室，坐在皮皮鲁身边。

"到哪儿了？"苏宁问。

皮皮鲁在电脑键盘上按了几个键。

仪表盘上的荧光屏显示汉字。

"埃及。"皮皮鲁说。

"快到了。"苏宁注视着幻影号前方。

"怕吗？"皮皮鲁相信苏宁是全世界唯一的向海湾战场挺进的女中学生。

"人类干吗非要打仗？"苏宁不回答皮皮鲁的问题。

"我觉得人类很难摆脱战争。战争也给人类带来某方面的好处。要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未发生过战争，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早就爆炸了。是战争维持了人类数量的生态平衡，战争对人类的贡献功不可没。"皮皮鲁说。

"你这根本就是歪理！"苏宁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皮皮鲁的话有点儿道理。

"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的文化生活也将枯燥无味。你看有多少小说、电影、戏剧和美术作品是表现战争题材的？我看这次海湾战争提供的素材够全世界的电影导演们拍 20 年电影也用不完，不知有多少演员、作家、导演因此而出名。再说，某些高科技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研制的，尔后才转为民用。说白了，就是先杀人，再养人。"皮皮鲁说个不停，他想以此冲淡苏宁的恐怖



感。

"你说战争能丰富人类的文化生活还沾点儿边,说某些高科技先杀人再养人纯粹是瞎说。"苏宁不同意。

"核武器研制出来是不是杀人用的?"皮皮鲁问。

"是。"

"现在治疗癌症有一种方法叫放射性治疗,你知道吗?"“听说过。”“放射性治疗就是把原子核中的物质放射出来而衰变成另外的元素从而达到攻克癌症的目的。说白了,这就是先用原子技术杀人,再用原子技术救人,这难道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你总是把哲学给学歪了,颠倒本末,还振振有词。”“尽管批判好了!可我还是恨战争。尽管大人从我们小时候就给我们玩儿玩具枪,我还是讨厌枪。”皮皮鲁一想到现在海湾每分钟都有生命在流血,他的眉头皱紧了。

人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通过死,求得生存。

通过战争,求得和平。

苏宁隐约悟到了人类的本质,她望着夜空中的星星发呆。

她觉得宇宙是一个谜团。她觉得地球人类的过程是宇宙做的一个梦。说它是美梦也行,说它是恶梦也行。

"看!"皮皮鲁指着幻影号正前方的天空。

几十架轰炸机列队飞过幻影号头顶,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宁静的夜空。

幻影号已进入海湾战常

### 第三章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在沙漠中疾驰。炸弹不时在幻影号四周爆炸。

"咱们选一个合适的地点停车。"皮皮鲁用电脑选方位。

电脑为幻影号选了一个停车的位置，在一座小山坡旁边。

幻影号停车。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他打开所有的仪器，幻影号开始监视交战双方的动态，只要有人准备使用危害到地球正常生存的武器，幻影号就将进行干预。

皮皮鲁还开始监视交战双方司令部的绝密电话。幻影号上的翻译机把英文和阿拉伯文统统翻译成中文，皮皮鲁现在对于交战双方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战术一清二楚。

"咱们现在如果向一方卖另一方的情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当百万富翁。"皮皮鲁笑。

"当心两边联合起来对付你。"苏宁七嘴。

"肚子饿了，咱们吃点儿饭吧。"皮皮鲁肚子叫唤了。

苏宁去厨房准备饭。

工作室的警报器响了。

电脑告诉皮皮鲁，有可疑物体正在接近幻影号。

皮皮鲁操纵幻影号的雷达扫描系统搜索周围。

几十个人影正从右侧接近幻影号，从形态判断，是士兵。

皮皮鲁关上工作室里的灯，然后跑进厨房对苏宁说："有情况，关灯！"

苏宁关上灯。

皮皮鲁感到兴奋，他真的要打仗了。

"你负责观察车的尾部，我去驾驶室。"皮皮鲁对苏宁发号施令。

"明白。"苏宁到关键时刻不含糊。

皮皮鲁刚走进驾驶室，就听见车外的士兵大声冲幻影号喊话，皮皮鲁忙拿出翻译机。

士兵命令幻影号里的人用双手抱头的姿势走出汽车。

皮皮鲁不理他们。

士兵威胁说，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皮皮鲁还是不理他们。

一阵冲锋枪扫射。

子弹打在幻影号的车身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

"他们从后边围上来了。"苏宁跑进驾驶室告诉皮皮鲁。

"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皮皮鲁挺沉着。

士兵们开始拉幻影号的车门，拉不开。

"逗逗他们。"皮皮鲁想给海湾战争增加点儿幽默。

苏宁拿皮皮鲁没办法。

皮皮鲁突然发动幻影号。

幻影号四周的士兵们被吓了一跳，他们原以为这汽车里没人。

所有士兵都趴在地上，举枪瞄准。

"他们是多国部队还是E国军队？"苏宁问。

"不知道。"皮皮鲁根本不关心士兵们的国籍。在他眼里，哪方都一样。

"他们准把幻影号当成敌方的汽车了。"苏宁说。

士兵又用枪托砸门，还是砸不开。

有一个士兵朝车门把手开枪，子弹反弹回去，伤了他的腿。

"幻影号真厉害！你知道吗？他们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冲锋枪。"皮皮鲁对苏宁说。

"咱们离开这儿吧，换个地方。"苏宁不想和士兵发生冲突。

"那咱们可真给这些士兵的敌方增彩了，应该给咱们发一级勋章。"皮皮鲁说完驾驶幻影号突然朝前驶去。

士兵们端着枪追。

幻影号突然朝右边拐弯。

士兵们也朝右拐弯。

幻影号又左转弯。

士兵们也左转弯。

士兵们边追边向幻影号射击，可幻影号刀枪不入。

军官命令部下向幻影号的轮胎射击。

轮胎也刀枪不入。

军官拿起步话机：

"发现敌军一辆新式装甲车，请求坦克支援！"两辆墩实得吓人的坦克被步话机招来了。

"幻影号打不过坦克吧？"苏宁有点儿担心。

皮皮鲁也没料到几个士兵这么快就能把坦克调来，他知道什么叫现代化战争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皮皮鲁没把话说死，他有点儿怵那两辆庞然大物。

坦克的炮口对准了幻影号。

士兵喊话，叫幻影号投降，声调和刚才不同，有坦克和没坦克就是不一样。

"不能投降吧？"皮皮鲁征求苏宁的意见。

"当然。"苏宁感到战争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亲临战场颇有几分闹着玩的感觉。

他俩明白，坦克上装备的都是大口径炮弹，这无疑对幻影号是一次考验。

一辆坦克瞄准幻影号开炮了。

炮声震耳欲聋。

幻影号猛烈震动了一下。苏宁本能地抓住皮皮鲁。

硝烟飘散后，幻影号完好无损。

"我去车厢看看！"皮皮鲁离开驾驶室，跑进车厢。

车体一切正常！

皮皮鲁和苏宁一阵欢呼。

坦克被激怒了，它突然朝幻影号撞过来。

皮皮鲁料定坦克不是幻影号的对手，他跑进驾驶室操纵幻影号迎着坦克开过去。

幻影号把坦克撞回去 20 多米远。

另一辆坦克拔腿就跑。

士兵们站在沙漠里目瞪口呆。

"咱们也走吧，一会儿他们该把轰炸机调来了。"苏宁提醒皮皮鲁。

"没错。"皮皮鲁觉得苏宁想象力还不够丰富，他认定士兵们会把巡航导

弹调来。

皮皮鲁让苏宁坐好，他驾驶幻影号离开了士兵们。

## 第四章

幻影号在 E 国、K 国和 E 国三国交接处选择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皮皮鲁和苏宁一边吃饭一边观察海湾战况。

数千架飞机轮番轰炸 E 国，轰炸场面在荧光屏上显示得一清二楚，每颗炸弹的落点都被预先显示出来。

显然，多国部队飞机轰炸的是军事目标。

"看！"苏宁指着屏幕惊叫。

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居民区，刹那间几座民房化为乌有。

"这可不行。"皮皮鲁走到电脑前，拿起遥控器。

"你干吗？"苏宁问。

"管管那些往居民区落的炸弹，不能杀害无辜的平民呀！"皮皮鲁的眼睛死盯着屏幕。

"那颗炸弹要往居民区落！"苏宁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操纵那颗炸弹落到城外的沙漠里。

"这颗！"

"那边那颗！"

"还有这颗！"

"。....."

"。....."

苏宁上气不接下气。

皮皮鲁飞快地遥控那些落向民宅的炸弹转向。

国际新闻界对于 E 国在多国部队的狂轰滥炸中死亡平民百姓的人数之少感到不解，其实这是幻影号的功劳，可惜没人知道。

"看，E 国向 E 国发射导弹了！"苏宁叫。

一枚飞毛腿导弹射向 E 国首都。

"落点是一座小学！"苏宁喊道。

"小学可不能炸。"皮皮鲁遥控飞毛腿导弹射向一座政府办公楼，他觉得政府办公楼越少越好。

"E 国又向 W 国发射导弹！"苏宁宣布。

凡是射向军用目标的导弹，皮皮鲁一概不管，他感到现在已经很难制止这场战争。凡是射向民用目标的导弹，皮皮鲁就力所能及地使它们转向，他知道生命来之不易。

爱国者导弹沽名钓誉，沾了幻影号的光。

间谍卫星终于发现了幻影号。

5 分钟后，间谍卫星拍摄的幻影号的照片被送到多国部队司令部。

"这是什么？"将军问情报参谋。

"像是一辆车。据情报证实，它发出的无线电波十分强大，我们怀疑它是敌方的新式武器。"情报参谋向将军汇报。

"是不是敌军的指挥车？"将军眉头紧锁。

"不像。指挥车不会呆在前沿阵地。"情报参谋分析。

"派 5 架隐形轰炸机炸毁它！"将军下令。

作战参谋拿起电话：

"沙漠风暴行动司令部命令，立即出动 5 架隐形轰炸机炸毁停在 E K E

三国交接处的那辆汽车。"隐形轰炸机满载着各种现代化炸弹起飞了。

"来炸咱们了。"苏宁把监听到的多国部队司令部谈话录音放给皮皮鲁听。

"把灯都打开，请它们炸。"皮皮鲁牛极了。现在他坚信地球上还没有任何武器能打坏幻影号。

隐形轰炸机的飞行员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瞄准目标，投弹！"轰炸机中队长命令。

5架飞机轮番轰炸幻影号。

幻影号身陷火海。

山崩地裂般的爆炸。

皮皮鲁和苏宁惬意地呆在幻影号里，观赏着窗外的火光和爆炸景象，皮皮鲁想起了"天外有天"这句老话，他觉得地球人类像井底之蛙，有了点儿新式武器就忘乎所以，以为武力能解决一切问题。

5架隐形轰炸机把带的炸弹都扔光了后，看见幻影号仍完好如初地呆在地面上，傻眼了。

"返航呀！"地面指挥不明白轰炸机们扔完了炸弹干吗还傻呆在天上不回来。

"我要同将军直接通话！"轰炸机中队长说。

塔台接通了飞行中队长同将军的电话。

"报告将军，那辆车刀枪不入！"飞行中队长汇报。

"你说什么？"将军把话筒拿到眼前看了看，又放回到耳边。

"那辆车不怕炸弹！"飞行中队长重复一遍。

将军头上冒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敌方掌握了更先进的武器，这难道就是对方宣传的那种神秘武器？！

"立即向国防部和总统报告！"将军吩咐，"再命令间谍卫星分析那辆车的成份。"间谍卫星答复说，那辆车是由太空金属制做的，目前在地球上还未见过这种金属。

将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就是较量科技水平。再没有比突然发现对方掌握了比自己先进的技术而更令军事指挥官丧气的事了。

"报告将军，国防部命令派特种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搞到那辆车，有了样品，我们的科学家立即就能分析出该车的金属成份，从而生产出能摧毁这种车的武器。"负责联络的参谋向将军转达国防部的指令。

多国部队的特种部队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每位士兵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个个弹无虚发智勇双全。前几天，他们竟然从K国境内偷回了E国的一枚地对空导弹！

将军亲自召见特种部队的头儿约翰中校。

"你一定要把那辆车给我弄回来！"将军的话掷地有声。

"明白！"约翰中校身经百战，活捉巴拿马总司令就有他的功劳。

"立即出发！"将军迫不及待。

"是！"约翰中校跑步离开沙漠风暴行动司令部。

## 第五章

皮皮鲁困得睁不开眼睛，他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苏宁不敢睡，硬撑着眼皮观察战况。

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大字：

注意！

苏宁推醒皮皮鲁。

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可能有石油流入海湾，这将引起大海污染，后果不堪设想，请一定设法阻止！

皮皮鲁和苏宁都知道石油流入大海的危害。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也是护卫生命的天使，不容亵渎。

皮皮鲁睡意全无，他立刻感觉到了肩头的重任。他开始通过电脑密切注意K国各油井的情况，尤其是靠近大海的油井。

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开采石油的技术后不享受石油，反而把费尽千辛万苦抽出来的石油弄到海里去作践自己。同样是石油，本来是上帝的恩赐，一转眼却变成了上帝的惩罚。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因为有石油而富裕，也因为有石油而遭杀戮。石油能换来钱，也能换来炸弹。"苏宁叹了口气。

皮皮鲁睁大了眼睛，他觉得苏宁的样子像哲学家。

"看什么？本来嘛。盛产石油的国家有几个不打仗的？"苏宁的嘴连续吐真理。

"中国最伟大的成语是塞翁失马。"皮皮鲁说。

"千真万确。"苏宁投赞成票。

"看看巴格达现在是什么样。"皮皮鲁在电脑键盘上按了几个键。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正在遭受轰炸的巴格达。

一个7岁左右的小女孩显然是被炸伤了，她满脸是泪，腿上流淌着鲜血，孤立无援地躺在倒塌的房子旁边。

皮皮鲁和苏宁呆若木鸡。

7岁是属于天堂的年龄。

"咱们去救她！"皮皮鲁大喊一声。

苏宁抢先往驾驶室跑。

幻影号像一头发疯的野马，朝巴格达冲去。

E军指挥部响起了警报。

"一辆汽车进入我国领土，估计是多国部队的地面进攻开始了！"作战参谋向将军报告。

"反击！"将军毫不含糊。

隐蔽在地下的数百辆坦克魔术般地出现在地面上拦截幻影号。

皮皮鲁和苏宁看到了前边由坦克筑成的铜墙铁壁。

幻影号能穿越一切障碍。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毫不减速地向坦克冲过去。

"敢死队！"E军指挥官惊呼，他还没见过这么傻的作战方法--拿汽车往坦克上撞。

幻影号穿越了坦克阵，出现在坦克阵的后边，继续疾驰。

"它过去了！"最先发现的坦克手向指挥官报告。

"这怎么可能？！"指挥官懵了，"快追！"坦克们掉头追幻影号。

幻影号转眼就没影了。

E 军司令部气氛紧张，指挥官们知道有一辆神通广大的汽车直逼巴格达，企图不明。

"一定要摧毁它！"

将军下令。巴格达郊外严阵以待，无数坦克和大炮伸着脖子等幻影号。

工兵还用最快的速度在幻影号的必经之路埋了几百颗地雷。

电脑告诉皮皮鲁，前方有地雷区。

"冲过去！"苏宁眼前只有那个受伤的女孩。

幻影号驶入地雷区。

大地立刻被激怒了，瞬间变成了火光和泥土的海洋，爆炸声此起彼伏。

望远镜后边的指挥官们松了一口气，他们认定多国部队的这台新式武器完蛋了。

奇迹出现了。

幻影号冲出了硝烟弥漫的地雷区，车身完好如初，速度丝毫不减。

军官们呆了，他们还没见过这么伟大的金属。这无疑是多国部队的新式武器！

"所有火力一起射击！"将军做最后的努力。

千万门大炮瞄准幻影号开火。

幻影号迎着炮火前进，皮皮鲁和苏宁这回才算知道了什么叫辉煌。

"报告将军，火力阻挡不住它，它已冲进市区！"参谋慌了。

司令部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明白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攻入本国首都。

幻影号进入市区后直奔那位受伤的女孩身边。

"在那儿！"苏宁发现了目标。

女孩子仍然躺在废墟旁，腿上流着血。

幻影号停在女孩身边。

"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皮皮鲁对苏宁说。

"没有！"苏宁仔细瞭望后说。

"我去抱她上车。"皮皮鲁检查了一遍手枪，这毕竟是到海湾战场后第一次离开幻影号。

皮皮鲁打开车门，跳下车，跑到女孩身边。女孩恐惧地望着皮皮鲁这个外国人。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皮皮鲁也不管女孩听得懂听不懂，说完就抱起她往车边跑。

苏宁在车上接过女孩。

皮皮鲁蹬上幻影号，关好车门。

苏宁把女孩抱到卧室放在床上，她找出幻影号上的急救箱，给女孩做简单的包扎。

"她的腿中了弹片，伤得挺重，得马上送医院。"苏宁对皮皮鲁说。

"去哪个国家？"皮皮鲁觉得附近的国家都有加入战争的危险。

"把她送到瑞士的医院去。"苏宁知道瑞士从来都是中立国家。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风驰电掣般驶出巴格达，直奔瑞士。

E 军司令部接到了幻影号离开巴格达的情报。



军官们百思不得其解。

多国部队开的玩笑？

试验新式武器？

将军召来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哈里少校。

"你要使用一切手段给我弄来那辆车，要快！"将军下达任务。

哈里少校双腿一并，向将军敬礼。

他的履历表上还没有失败的记载。

## 第六章

幻影号全速驶向瑞士。

苏宁用翻译机开始同 E 国女孩交谈。

"你叫什么名字？"苏宁问。

"丽达。"

"我叫苏宁，他叫皮皮鲁。是中国人。"“中国人。……”“知道中国吗？”“知道。我爸爸就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你爸爸呢？”“和妈妈一起被炸死了。”“。……”“你们送我去哪儿？”“去瑞士的医院。”“谢谢。……”“别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好吗？”“嗯。”苏宁给丽达弄了点儿吃的，可丽达吃不下去，她的腿疼得厉害，血还在流。

几个小时后，幻影号终于抵达瑞士。

皮皮鲁将车停在一家医院门口。

"我们把你放在医院门口，等我们的车开走后，你就叫唤，医生会来救你的。请你原谅，我们不想暴露。"皮皮鲁对丽达说。

丽达感激地点头。

"以后去中国找我们玩。"苏宁眼里有泪花。

皮皮鲁把丽达抱下车，放在医院门口。

幻影号离开了医院门口，躲在街道的拐弯处。

直到看见护士用担架将丽达抬进医院，皮皮鲁才驾驶幻影号离开瑞士。

瑞士新闻界对于一个受伤的 E 国女孩子从天而降地出现在瑞士一家医院门口大惑不解，女孩子又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她是怎样来到瑞士的。

皮皮鲁和苏宁在返回海湾的途中收看了瑞士电视台有关丽达的新闻，他们看见丽达已经接受了第一流专家的手术治疗，还看见她的床旁堆满了瑞士孩子送的鲜花。

"看！"苏宁发现了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

皮皮鲁愣了。

屏幕上出现了如下的字：

由于你们的失职，石油已经被倾入海湾，后果严重！

皮皮鲁和苏宁为了救丽达，竟然把幻影号交给他俩的防止石油流入大海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皮皮鲁和苏宁坐在疾驶的幻影号中一言不发。他们觉得，就是上帝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一个 7 岁的受伤女孩子的。

女孩子。炸弹。石油。大海。

皮皮鲁和苏宁沉默了一路，他们的大脑毕竟还年轻。未必能理顺这几件事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地球。这就是人类。

在海湾战场等待幻影号的，是两支战无不胜的敌对特种部队。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分别是他们的头儿。

## 幻影号在羊年（二）

### 第一章

约翰中校逐个检查部下的装备。他率领的这支特种部队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约翰中校皮带上拴的那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能同天上的间谍卫星联系。换句话说，约翰中校借助于卫星能俯视地球。特种部队携带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有微型激光导弹，有变形冲锋枪，还有食指那么粗细的笔型无声手枪。

当约翰中校确信部下全部准备完毕后，他用低沉的嗓音宣布登机。

他们要乘飞机空降到 E 军后方，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弄回一辆幻影号，这是死任务。

特种部队乘坐的飞机在夜色中起飞了，机舱里一片沉默，大家已经知道了对手的本事，每个人都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作种种设想并制定应变措施。特种部队训练考核时最重要的科目是考想象力。

机舱里的跳伞指示灯开始闪烁，约翰中校和他的部下已经飞到了空投地点。

约翰中校拉开舱门，一股气流冲进机舱。

"跳！"约翰中校发令。

队员们一个接一个跳出机舱。

降落伞给战场的夜空增添了几分诗意。

此时此刻，E 军特种部队正乘坐越野车离开巴格达朝 E K 边界驶去，哈里少校沉着脸注视着车外。这位功勋卓著的军人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往常，他出发前观看了幻影号通过 E 军炮火时的录像，他还看了有关约翰中校的资料，他清楚这次的两个对手都不是等闲之辈。

哈里少校至今不明白幻影号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巴格达后却突然失踪了。

神秘感增加了哈里少校对执行这次任务的兴趣，他还想再给自己的勋章盒里增加一个编制。

幻影号正在由瑞士返回海湾战场的途中。

皮皮鲁和苏宁坐在工作室里看电视监视器。皮皮鲁显然有点儿懊丧，为了救巴格达的那个女孩子，幻影号未能阻止石油流进海洋。皮皮鲁尝到了失职的滋味儿。

"谁处在咱们的位置都会这么做的。"苏宁断定。

"也难说，现在咱们一定要阻止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阻止油田起火。"皮皮鲁提醒自己。

"咱们再不离开海湾战场了。"苏宁知道事关重大。

电视监视器上正显示多国部队飞机轰炸 E 国和 K 国的情景，无数建筑倒塌，许多人被炸死炸伤。

苏宁不敢看血淋淋的场面，她扭过头去看车外。

"我觉得战争对一个国家有好处，因为通过战争幸存下来的人都是运气好

的人。每个人的运气好了，国家的运气自然就好了。"皮皮鲁又出歪理。

"这完全颠倒了是非！你怎么尽出歪理？"苏宁对皮皮鲁说的话十分不满。

话是这么说，可皮皮鲁还是不愿意看飞机往城市头上扔炸弹。他打开电脑开关，按了几个键，他想知道历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

屏幕上依次显示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1600多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100多万人。

"咱们应该利用幻影号提前结束这场战争，尽量拯救生命。光是阻止使用化学武器，幻影号也太自私了。"皮皮鲁故意大声说给幻影号听。

苏宁捅了皮皮鲁一下。

"我同意你的要求。"幻影号说话了，"在你帮助我完成来地球的神秘使命的同时，你可以利用我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减少地球人的伤亡。"皮皮鲁感激幻影号。他恨不得现在就和交战双方的总司令通电话，命令他们停火。

"别太天真了，人家才不听你的呢！"苏宁告诫皮皮鲁。

"咱们先赶到战场再说。"皮皮鲁操纵幻影号进入最高速度。

## 第二章

约翰中校和部下们空降后集结在一座遭到严重破坏的K国的小镇上。小镇上的几十名E军士兵在10分钟内就被约翰中校的部下歼灭了。

约翰中校同间谍卫星联系，请间谍卫星寻找幻影号。

约翰中校打开手提式微型电视监视器，间谍卫星拍摄的地面情况清晰地出现在荧光屏上。

"在这儿！"助手先发现了屏幕上的幻影号。

约翰中校按了监视器上的几个按键，荧光屏的左下角立即显示出幻影号的方位。

约翰中校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目标，他为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自豪，他断定敌军的"神秘武器"不是他的对手。

约翰中校召集几位小头目迅速研究"绑架"幻影号的具体行动方案。队员们开始分头行动。

皮皮鲁和苏宁在疾驶的幻影号上严密监视K国所有油井的情况，这次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了。

"我去做早饭。"苏宁看看表，到了该吃早饭的时间了。

"我去驾驶室。"皮皮鲁离开工作室，走进驾驶室坐好，他关闭自动驾驶仪，自己驾驶幻影号。

苏宁在餐室做早餐。

一个急刹车。牛奶撒了苏宁一身。

苏宁意识到有情况，她往驾驶室跑。

"怎么了？"苏宁问皮皮鲁。

"你看。"皮皮鲁指前边。

一辆被击毁的坦克横在路中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穿过去呗，刹什么车呀？弄了我一身牛奶。"苏宁说。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坦克，想看看。"皮皮鲁喜欢这辆坦克的造型。尽管它的躯体已被击毁，但仍然可以看出它那不可一世的威风。

"最好别在公路上停车。"苏宁提醒皮皮鲁。

"就停一会儿。"皮皮鲁不以为然。

这辆坦克是约翰中校为"绑架"幻影号设的路障。约翰中校不知道幻影号能穿越一切障碍。

此时约翰中校和部下就埋伏在幻影号两旁。两名队员开始向幻影号匍匐前进。

约翰中校用红外线夜视望远镜观察幻影号，他希望幻影号上的乘员能下车。

幻影号的车门死死地关着。

两名队员接近了幻影号，他们悄悄爬上了车顶。

皮皮鲁和苏宁一无所知，幻影号的警报装置没起作用--两名队员穿着特制的服装，这种服装能躲过任何电波的"检查"。

他们在幻影号的车顶上安装了一个吸盘式吸顶圆环，这种圆环能承受几千吨重的物体，只要一吸上，就分不开，而且越拽越紧。

"车顶上好像有动静。"苏宁从餐室跑到驾驶室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打开电视监视器，吃了一惊，车顶上果然有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大鼻子士兵。

"快开车，把他们甩下去。"皮皮鲁跑进驾驶室突然发动幻影号。

不愧是特种部队队员，他们反应极快，几乎在幻影号发动的同时就跳车了。

幻影号穿越了坦克，朝前驶去。皮皮鲁不想理这些士兵，他怕分散注意力，看不住油井。

约翰中校看到幻影号朝坦克开过去不但没撞上反而"穿"了过去，他愣了几秒钟后，接着大喊："呼叫直升飞机！"转眼间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约翰中校身边。中校一步跨上飞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亲自驾机去"绑架"幻影号。

直升机升到空中，约翰中校操纵飞机飞到幻影号上空。

直升飞机开始和幻影号同步运行，直升机机身的下方伸出一根钩子。约翰中校操纵直升飞机用钩子钩幻影号车顶上的吸顶圆环。

刚刚坐在餐桌旁的皮皮鲁和苏宁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它要干什么？"皮皮鲁一边嚼面包一边从车窗往外看。

幻影号突然摇晃起来。

苏宁从椅子上掉到地板上。

皮皮鲁的头也撞在壁橱上。

"咱们飞起来了！"皮皮鲁看了一眼窗外，大叫起来。

约翰中校成功地用直升机将幻影号吊到了空中。

约翰中校接通了同多国部队总司令的电话。

"我已经弄到了猎物，请告诉着陆地点。"约翰中校的声带强劲有力，每次振动都透着成功的喜悦。

"这么快！"司令大喜，"请将猎物押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着陆！"“明白！”约翰中校调整方位，吊着幻影号朝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飞去。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最新式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舰上有6300名水手和86架各种军用飞机。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接到了"迎接"幻影号的命令，他们根据录像片上幻影

号的体形，为它在甲板上设计了一个"坑"，使幻影号一着陆就陷进坑里，动不了。

美国的数百名高级武器专家已乘飞机飞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他们要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把幻影号分析个透，看看E国到底掌握了什么性质的先进武器。

### 第三章

幻影号距离地面已有七八百米。

"怎么办？"苏宁问皮皮鲁。

"可以把头顶上的那家伙打下来，可它掉下去，咱们也得掉下去呀！"皮皮鲁耸耸肩。

"它要把咱们弄到哪儿去呀！"苏宁跺脚。

"我去听听。"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戴上耳机，开始监听直升机的通讯。

"咱们被多国部队的特种部队劫持了，这小子叫约翰中校，本事可真不校"皮皮鲁一边听一边向苏宁传达。

"他要把幻影号弄到哪儿去？"苏宁问。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皮皮鲁摘下耳机。

"罗斯福号在哪儿？"苏宁问。

"红海。"皮皮鲁冲苏宁作了个鬼脸。他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大意中了约翰中校的圈套。

"检查一遍门窗，反正他们进不来。你还是带上一把手枪，自卫用。"皮皮鲁递给苏宁一把袖珍激光手枪。

这回苏宁没有拒绝，她把手枪装进衣兜里。

皮皮鲁和苏宁严格检查了一遍幻影号的所有门窗。

直升机吊着幻影号飞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空。

罗斯福号严阵以待，所有大炮的炮口都对准了幻影号。

约翰中校操纵直升机吊着幻影号徐徐下降。

幻影号准确地落进了为它准备的"坑"中，被卡住了。

数百名手持自动武器的水手团团围往幻影号，枪口全对着幻影号。

一名水兵爬上幻影号摘钩。

直升机降落在幻影号旁边。约翰中校踌躇满志地打开舱门，接受舰队司令代表总统向他致敬。

"还真热闹。"皮皮鲁望着窗外说。

"航空母舰真大。"苏宁喜欢航空母舰。

"咱们别理他们，看看他们拿咱们怎么办。"皮皮鲁说。

"那些穿西装的人是干什么的？"苏宁指给皮皮鲁看。

"大概是专门研制各种武器的科学家。"皮皮鲁说。

"学了知识，用来研究杀人武器，哼！"苏宁觉得这些人不配科学家这个称呼。

"你看他们过来了。"皮皮鲁说。

果然，科学家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接近幻影号。

一位军官拦住了他们，那位军官手持便携式扩音器朝幻影号喊话。

皮皮鲁打开翻译机。

军官命令幻影号上的乘员手抱头离开幻影号。

没反应。

军官又喊了一遍。

还是没反应。

军官一挥，几十名水兵小心翼翼地接近幻影号，他们试图打开车门和车窗。

所有工具都试过了，一无所获。

一名水兵获准用冲锋枪射击车门。

子弹全部折射到地上。

科学家们瞠目结舌。

一名科学家建议用钢索将幻影号固定在甲板上。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如果科学家们知道他们的勇士把外星球派夹制止海湾战争使用化学武器的使者"绑架"，到航空母舰上供他们研究，不知做何感想。

军官请"国宝"们穿上防弹衣再接近幻影号。科学家们同意了。

#### 第四章

科学家们围住幻影号研究它。

他们使用各种先进仪器分析幻影号车身的金属结构，分析它的轮胎，分析它的一切。

"咱们能让他们这么研究吗？"苏宁有点儿担心。

"让他们瞎忙吧，就他们那点儿破仪器，用已有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白费劲。"皮皮鲁说，"咱们正好利用这时间睡会儿觉。"苏宁也困了，她对皮皮鲁说："你先睡，我值班，然后轮换。一人睡半小时。"皮皮鲁倒头便睡。

苏宁在幻影号里来回巡视，她通过车窗注视车外那些科学家们的举动。

科学家们一边研究一边摇头，他们还没见过这种物质。

一位得过大奖的物理学家对同事说：

"E国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的装备呢？真是不可思议。"同事说："难怪他们根本不把联合国决议放在眼里！"一位军官走过来向物理学家敬礼，说："总司令要与您通话。"军官双手递上一部移动式电话。

物理学家与"沙漠风暴"总司令通话。

"那车厉害吗？"总司令劈头便问。

"厉害。"物理学家直截了当。

"我们还没这种技术？"总司令不信。

"没有。"物理学家的自尊心本不允许他说这两个字。但他是科学家，必须实事求是。

"这怎么可能？！"

"。....."

"这种车能帮助E军取得海湾战争的胜利吗？" "这要看他们拥有多少辆这种车。" "多少辆能取胜？" "一般来说，有3辆就足够了。有5辆就能征服全世界。" "。....."总司令沉默了，他原以为自己是掌握了绝对高科技军队的司令，再没有比知道敌军拥有比自己更先进的武器而让指挥官更垂头丧气的事了。

"还有事吗？"物理学家问。

"你们要赶快研究，我们应该在5天之内造出这种车来！" "我们到现在还分析不出它的成份。"物理学家脸红了。

"可你们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呀！E国所有科学家的大脑加在一起也没你一个人的大脑重呀！" "。....."物理学家把电话还给军官。

他召集在场的科学家碰头，问大家能不能在 5 天之内研制出这种车来。科学家们比赛似地摇头，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一群学习成绩不好的留级生。

苏宁在车里看出幻影号难倒了地球上的大科学家们，她感到好玩。这时，工作室里的警报灯突然闪烁起来。

苏宁忙打开电视监视器，荧光屏上显示出一行大字：K 国数口油井起火！

苏宁一愣，糟糕！又没完成幻影号交给的任务！

"皮皮鲁，快醒醒！"苏宁推开卧室的门叫皮皮鲁。

"该我值班了？"皮皮鲁坐起来揉眼睛。

"油田起火啦！"苏宁说。

"啊？！"皮皮鲁一拍脑袋，他已经把防止油田起火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皮皮鲁跑进工作室，电脑显示有上百口油井起火！

"真糟糕！"皮皮鲁脸上的五官全变了形，他恨自己无能。

幻影号交给他的防止原油流入海洋和防止油井起火两项任务他都没完成。

"咱们得赶快赶回去，防止更多的油井起火。"苏宁推皮皮鲁。

"全赖那个约翰中校！还有这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皮皮鲁决定给航空母舰添点儿乱。

他打开电子干扰器。

"你干什么？"苏宁不明白。

"让他们知道知道幻影号的厉害。"皮皮鲁说。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通讯系统突然受到了强大的干扰，十几架飞机无法在甲板上着陆，只好在空中盘旋，飞机上的燃料已经告急！

甲板上一片慌乱。

皮皮鲁笑了。

"快走吧！别逗了。"苏宁催皮皮鲁。

"走。"皮皮鲁来到驾驶室坐好，系上安全带。

苏宁坐在他旁边，也系上安全带。

皮皮鲁打开水中行驶开关，幻影号是水陆两用汽车。

皮皮鲁发动幻影号。

科学家们和水兵们吓了一跳，都趴在地上。

幻影号轻松地挣脱了铁链和"坑"的束缚，开始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行驶。

"拦住它！"舰长命令。

一辆电汽车拦在幻影号前方。

幻影号"穿"了过去。

科学家们大眼瞪小眼，像乡下人头一次见录像机。

"开火！"舰长下令。

大炮和各种枪一起向幻影号开火。幻影号完好如初。

"还击一下。"苏宁建议。

皮皮鲁打开了麻醉武器开关，按下了射击按钮。

数百名水兵被击中，昏过去了。他们将沉睡 2 4 小时。

"它的武器系统很厉害！你们看，他身上没有外伤！"一位科学家指着倒在地上的—名水兵对同行说。



"放它走！它能把罗斯福号毁了！"物理学家对舰长大吼。

"别碰它了！"舰长声嘶力竭地命令下属。

幻影号大摇大摆地驶入红海中，披波斩浪，取直线朝K国急驶。

物理学家们立即同总统以及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了电话。

总统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就E国拥有极其先进的武器进行了磋商。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立即派特种部队查明E军拥有多少辆这种车；二、任何人不得将E军拥有这种先进武器的信息透露给新闻界，以免动摇军心民心，谁透露将以叛国罪论处。

约翰中校率领部下再次为幻影号出征。

## 第五章

E军特种部队的头目哈里少校率领部下在K国境内找了一天，没见到幻影号的影子。5分钟前，一位部下报告说，在南边20公里处看见了幻影号。

哈里少校智勇双全，他最爱看的书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他认为这两部兵书集中了所有军事学的精华。他不相信中国人怎么能在几千年前就写出这样的书。哈里少校对孙子五体投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孙子的家乡看看。

哈里少校听了有关一位巴格达受伤的女孩子奇迹般地出现在瑞士一家医院的新闻，他怀疑这是幻影号干的。因为幻影号冲进巴格达后神秘地失踪了。如果是多国部队的汽车，它为什么攻进巴格达后什么也不干呢？

哈里少校知道幻影号厉害，如果动武，那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在《孙子兵法》中是大忌，他决定来软的。

哈里少校命令部下全部化装成难民。

皮皮鲁和苏宁驾驶幻影号离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后火速赶回K国，他们保护了几十口油井没有起火。凡是想点燃油井的士兵，都被幻影号的麻醉武器击昏了，凡是从空中落向油井的炸弹或炮弹，都被幻影号"调"到别处爆炸了。

"你看路边！"苏宁先看见了路边的难民。

几十名衣衫褴褛的难民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呻吟。

皮皮鲁将幻影号停在难民旁边。

一个难民向幻影号伸出手，他绝望地喊："水！水！给我一口水！"难民的嘴唇干裂得鲜血直流，其状惨不忍睹。这是哈里少校。他的化装术曾获得过某电影节化装一等奖。

"救救他们吧？"皮皮鲁问苏宁。

"不会又是圈套吧？"苏宁提醒皮皮鲁。

皮皮鲁仔细观察难民，说：

"我看不像。"

"最好别管。"苏宁会接受教训。

皮皮鲁点点头，发动汽车。

难民们全都向幻影号伸出了手，他们在地上痛苦不堪。

皮皮鲁关闭发动机，说：

"我去给他们点儿水和食物。你别下车。"苏宁点点头，她也不忍心看着这些难民死掉。

皮皮鲁装了一兜食品和水，打开车门。

哈里少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那辆威力无比的车上下来的

竟然是一个黄皮肤的男孩子！

皮皮鲁走到难民们身旁，把食物和水递给哈里少校。

哈里少校没有接食物，他一把抓住皮皮鲁的胳膊。

其他难民也都一跃而起，有的朝皮皮鲁扑过来，有的冲向幻影号。

"苏宁，快关车门！"皮皮鲁大喊。

苏宁比一名冲上去的特种部队队员早一秒钟关上了幻影号的车门！

好险！

这回皮皮鲁知道什么叫非正义战争了：残酷加阴谋。

"把他捆起来！"哈里少校对部下说。

一个部下拿出绳子朝皮皮鲁走过来。

皮皮鲁突然拔出手枪朝他射去，那人昏迷后倒下了。

另一名队员几乎是同时拔枪打中了皮皮鲁的胳膊，皮皮鲁的手枪掉在地上。

哈里少校捡起皮皮鲁的手枪，他还没见过这种武器。

皮皮鲁疼得直咧嘴，伤口在流血。

"给他包扎一下。"哈里少校对部下说。

"车上的人怎么办？"部下请示哈里少校。

"向他们喊话，他们如果不下车，我们就处死他。"哈里少校指指皮皮鲁。

一名队员向幻影号喊话。

苏宁通过翻译机听懂了他喊话的内容。

苏宁不知道如果她使用幻影号上的武器打击这些"难民"，会不会伤到皮皮鲁。

她没有人可以商量。

第二次喊话开始了：

"我数10下，如果到10你们还不打开车门，我们就开枪打死他。"一支手枪顶在皮皮鲁的太阳穴上。

"1、2、3、4"计数开始。

苏宁头上开始冒汗。她的手指按在了射击按钮上，只要他们数到"9"，她就不顾一切地射击。

她求上帝保佑皮皮鲁不受幻影号武器的伤害。尽管幻影号武器系统不会伤人致死，可苏宁还是不愿意皮皮鲁受到来自自己人的射击。

当计数到"8"时，天空中出现了数架武装直升机。

哈里少校分别出那是多国部队的飞机。

"卧倒！"哈里少校喊。

一阵机关枪扫射--来自直升机上。

几名队员倒在血泊中。

哈里少校把皮皮鲁压在身下。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个动作使皮皮鲁感动。

那些直升机降落在幻影号四周。从直升机里跳出百十来名士兵，这是多国部队的特种部队，约翰中校率领他们来侦察幻影号的数量。

"开火！"哈里少校下令。

双方展开了枪战。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手里使用的都是盲人也能打10环的先进武器。

每一颗子弹都带走一条生命。

皮皮鲁趁哈里少校射击时，滚到了幻影号的车身下边。  
他拼命抓住幻影号车身底部的两根钢管，身体朝上贴在了幻影号底部。  
"苏宁，快开车！"皮皮鲁狂喊。  
苏宁听见了，她一咬牙，发动汽车。  
幻影号缓慢地开出了100米。苏宁怕轧着皮皮鲁。  
皮皮鲁从车底下往外看，枪战还在进行中，他从车下钻出来。苏宁打开车门，皮皮鲁登上幻影号。  
苏宁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皮皮鲁！  
"不能让他们再打了，双方都会死光的！"皮皮鲁边说边跑进驾驶室。  
他打开麻醉武器开关，按下了射击按钮。  
两支特种部队的队员们全都昏迷了。枪声停止。  
皮皮鲁用一只手驾驶幻影号来到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两支特种部队旁边。

## 第六章

不少人已经死了，血淋淋的场面。  
被幻影号击中的人昏迷了。  
"刚才他们还活着。"皮皮鲁小声说。  
"他们双方都是为幻影号来的？"苏宁问。  
皮皮鲁点头。  
"你看躺在那块石头旁边的，不就是用直升机把咱们吊到航空母舰上的约翰中校吗？"皮皮鲁指给苏宁看。  
"他也死了？"  
"好像没有，是中了咱们的麻醉枪。"  
"那个抓你的人呢？"苏宁问。  
"在那儿，也没死。这小子不知为什么还用身体掩护我。"皮皮鲁若有所思。  
"啊--"苏宁突然尖叫。声音惨极了。  
"怎么啦？"皮皮鲁被吓了一跳。  
"你看--"苏宁指车窗下边。  
一名队员的头被打掉了一半。  
皮皮鲁想吐。  
"不能让他们再打下去了！父母养育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就这么在一秒钟之内被子弹削去半个头！"苏宁控制不住自己了。  
皮皮鲁把手指塞进嘴里咬。  
"你想个办法中止这场战争。"苏宁向皮皮鲁请求。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打开电脑。  
经过查询，皮皮鲁知道了这两支特种部队的意图。他们都是被派来查明幻影号的，双方都害怕对方掌握了更先进的武器。  
"能不能中止战争就看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了。"皮皮鲁想好了主意。  
苏宁听了皮皮鲁的决定后，支持他试试。  
皮皮鲁和苏宁下车把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抬上了幻影号。  
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被分别捆在两把椅子上。  
皮皮鲁和苏宁每人手里握着一把激光手枪，如果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不老实，他们就随时开枪。

皮皮鲁把翻译机调试好。

苏宁用仪器把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弄醒。

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几乎同时睁开眼睛，他们惊讶地一会儿望着对方，一会儿看皮皮鲁和苏宁，一会儿又看幻影号。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皮皮鲁为双方介绍，"这位是多国部队的约翰中校。这位是 E 军特种部队的哈里少校。"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诧异地注视对方。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约翰中校问皮皮鲁。

"我叫皮皮鲁。她叫苏宁。我俩是中国人。"皮皮鲁亮出自己的身份。

"中国人！！!"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异口同声。他们不明白硝烟弥漫的海湾战场怎么冒出两个中国人来，而且还是孩子！

哈里少校立刻对皮皮鲁和苏宁有了好感，他们是孙子的同乡呀！

"这就是你们感兴趣的那辆车，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幻影号。"皮皮鲁说。

"幻影号！"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重复了一遍。

"是中国制造的？"约翰中校用明显怀疑的口吻问。

皮皮鲁真想点头，可他不能。他在心里发誓长大要研制出像幻影号这样的汽车。

"不是。"皮皮鲁摇头。

"这车属于谁？"约翰中校问。

"属于外星人。"皮皮鲁平静地回答。

要不是被捆着，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非从椅子上蹦起来不可。

皮皮鲁把幻影号的来历告诉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幻影号是去年 5 月来地球的，它的星球已经预见到地球将爆发海湾战争。幻影号来时就说好了，它只在地球停留一年，也就是说，今年 5 月它将离开地球。幻影号所在的星球预见到海湾战争可能由于使用化学武器、核武器或焚烧油井或向海洋倾倒原油从而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而幻影号的星球和地球息息相关，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将直接关系到幻影号星球的安危。幻影号来地球的使命就是阻止地球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阻止向海洋倾倒原油和焚烧油井。"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听呆了。他们 1 0 0 个相信幻影号是外星来客，否则他们无法解释幻影号为什么威力无穷，刀枪不入。

"那为什么幻影号没能阻止原油入海和油井起火？"约翰中校问。

皮皮鲁把救巴格达女孩子和被直升机吊到航空母舰上的经过讲给他们听。

"我代表 E 国人民感谢你救了那个女孩子！"哈里少校眼里有泪珠转。

"我真后悔把幻影号吊离了 K 国。"约翰中校咬下嘴唇。

## 第七章

"这场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你们不能留给后代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你们无权危害其它星球的安全。你们不能夺去千百万个家庭的幸福。"皮皮鲁侃侃而谈，越说越激动。

哈里少校看了约翰中校一眼，低下了头。

约翰中校也低下了头。

苏宁觉得有戏了。

"咱们中止海湾战争吧？"皮皮鲁说。

"咱们？中止这场战争？"约翰中校苦笑着摇摇头。

"你们两个能中止这场战争！你们能拯救千万个生命。你们能使地球不再受伤害。"皮皮鲁说。

"你说说你的想法。"哈里少校相信孙子的后代定有高招儿。

皮皮鲁先对哈里少校说：

"你回去对你的司令说，多国部队拥有许多幻影号，说你们根本不是幻影号的对手。促使你的上司决定从K国撤军。"皮皮鲁又对约翰中校说："你回去也对你的司令说E军拥有许多幻影号。你的上司就会在E军撤出K国后不再向E国进军。这样，战争不是很快就结束了吗？双方都怕对方的先进武器，保准双方都想尽快停战。"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觉得皮皮鲁的想法是可行的，他们点头。

"我同意。"哈里少校表态。

"我也同意。"约翰中校说。

他们都是父亲。他们都有孩子。他们都不想给孩子留下一个破破烂烂的地球。他们想让自己的后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吃最干净的食物，在最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虽然石油在汽车发动机里和在油井中都是燃烧，但前者是天使，后者是魔鬼。他们愿意自己的后代与天使为伴，不愿自己的后代受魔鬼肆虐。

"你的上司不会使用化学武器吧？"皮皮鲁问哈里少校。

"这。……"哈里少校拿不准。

"我有办法。幻影号能控制天气。从今天气，海湾战场天天刮西南风，你们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就只能毒害自己。"皮皮鲁想出一个好主意。

"这办法好。"哈里少校佩服孙子的后代。

"给他们松绑吧？"皮皮鲁问苏宁。

"他们不会又要花招儿吧？"苏宁心有余悸，如果这二位在幻影号里闹起来，皮皮鲁和苏宁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他们如果又骗咱们，人类就真没救了，咱们活着也没意思了。"皮皮鲁说。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他们向对方扑过去。

皮皮鲁和苏宁一惊。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拥抱在一起，他们握手言和了。

皮皮鲁和苏宁热泪盈眶。他们希望电视台播放这个场面。

他们不喜欢看轰炸机器飞的镜头，他们不喜欢看爱国者和飞毛腿在空中爆炸的景象。那不叫壮观，那叫龌龊。现在这场面才叫壮观，完完全全的壮观。

"谢谢你，皮皮鲁。谢谢你，苏宁。"约翰中校激动地握着皮皮鲁和苏宁的手说。他觉得这两个中国孩子太可爱了。

"我一定要去孙子的故乡看看。"哈里少校说。

"欢迎你来，我们给你当导游。"苏宁说。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向皮皮鲁和苏宁告辞，他们要去中止这场战争。

"请给幻影号的身份保密，也给我们保密。"皮皮鲁提了个小小的请求。

哈里和约翰点头。

皮皮鲁和苏宁目送着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离开幻影号。

5天后，海湾战争结束。

地球上几乎没人知道幻影号在海湾战争中起的作用。交战双方都将有关幻影号的图片作为国家特级绝密资料存档。

《童话大王》的读者是地球上第一批知道幻影号在海湾的人。

1991年5月，小神马向皮皮鲁告别。

"不能再多呆几天？"皮皮鲁恋恋不舍。

"我去年5月来地球的时候就说了，只呆一年，你忘了？"小神马说。

"没忘。你还来地球吗？"皮皮鲁问。

"如果你们能控制住自己，我就不来了。如果人类控制不了自己，我还得来。再见。"小神马冲皮皮鲁一笑。

"再见。"皮皮鲁强笑。

小神马不见了。幻影号走了，它完成了它的神秘使命，回自己的星球去了。

皮皮鲁的心情极矛盾，他希望幻影号再来地球。他又不希望。

人类能控制住自己吗？

## 活车

我不信。

可我不能不信。

我的汽车活了。

我的那辆牌照号为M 7 5 6 2的金羊牌轿车是活车。

## 第一章

国内开车族没有不知道金羊牌小轿车的。这种轿车外型美观，乘坐舒适。特别令驾驶员青睐的是它的操纵系统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灵活，可靠，值得信赖。难怪金羊牌轿车的广告是这样说的：金羊牌轿车。坐车的是老板。开车的也是老板。

拥有一辆金羊牌轿车是我多年的宿愿。当然，它的价格对于我这样的靠工资吃饭的职员来说，令人望而却步。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在50岁前拥有它。

每当我在大街上看见金羊牌轿车疾驶而过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一直到它没影为止。这时，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海豚在水中那潇洒的游弋姿态。

我从小就喜欢汽车。我上街的最大乐趣就是欣赏各式各样的汽车。我觉得汽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每当我看见人类将自然界的矿石、石油、橡胶....揉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在地球上奔跑时我内心就产生一股不可名状的激情。我庆幸自己投了人胎做为人类的一员，在生命的全过程中从未驾驶过汽车或从未拥有过一辆汽车，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白白浪费了作为人的特权。动物没这个福气。

当今世界的汽车工业竞争激烈。激烈的竞争给我这个经济拮据的车迷带来了曙光。

这天上班时，我在报上看到了金羊牌轿车集团不惜血本在报上做的整版广告。当我的目光刚一触到广告标题时，我的心就怦怦急跳起来。广告的标题是：金羊轿车驶入普通职员的家庭下边的小字是：金羊牌车集团推出分期付款购车方式。

我用左手按住狂跳的心脏，迅速将分期付款的具体数字看了两遍。我拿过办公桌上的计算器，将分期付款购车款项与我的存款数额运算了一遍。

计算器的显示窗上的数据表明，我明天就可以有辆地道的金羊轿车了！

我想拥抱办公室里的所有男同事--包括对头。我想吻办公室里的所有女同事--包括还差一个月就要退休的。

下班回家后，我将好消息告诉妻和女儿。她们也同我一样兴奋。受我多年的影响和熏陶，她们喜欢汽车的程度仅次于时装。

"明天就去买车？"妻问。

"对，我已经向经理请了假。你们也和我一起去，这是咱们家的节日。"我边说边从酒柜里往外拿那瓶存放了15年的陈酒。

"爸爸，我明天不上学了？"女儿惊讶地问我。

"当然，我给你的老师打个电话。就说.....嗯.....就说带你去看牙医。"我说。

"太棒了！我明天可以不上学了啦！"10岁的女儿一蹦老高，搂着我脖子往死里亲我。

她知道可以少上一天学居然比买汽车还高兴。这场面要是让她的班主任看见，班主任准想跳楼。

"可你没有驾驶执照呀！谁帮咱们把车开回来呢？"妻心细，想到了技术性问题。

"当然是我自己开回来。新车的处女驶怎么能让别人开呢！"我打开了酒



瓶的木塞子，往杯里斟酒。

"你从来没开过汽车呀！"妻反对我拿新车冒险。

"你放心，我就是为汽车降生到人间的，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汽油。我从5岁起，每个星期都要做开汽车的梦。

这样算起来，我的驾龄少说也有七八年了。再说，每当我坐车时，总是尽量坐在驾驶员旁边，观察他的动作，我看了几十年，早就看会了。"我喝干了杯中的酒。

妻点点头。她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但逢坐车，非坐在驾驶员旁边那个座位不可。

当你要买一件东西又有了买这件东西的钱而还没买之前，是最幸福的。这个晚上我们家变成了天堂。

我做了几十年开汽车的梦，临到买车前的这个夜晚，什么梦也没做，你说怪不怪？

第二天，我携妻及女儿先到银行取款，然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金羊销售中心。

办妥了购车的一切手续之后，一位身穿蓝大褂工作服的小伙子将一辆红色的金羊轿车开到我们面前。

"这辆车就属于您了，先生。祝贺您！"销售中心主任接过小伙子递给他的一串车钥匙，用双手递到我面前。

用心花怒放这个词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太不够份量，可我又找不出劲儿更大的词来。

蓝大褂小伙子为我们打开车门。

我整整衣服，像是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妻和女儿的脸颊上泛着红光。

我们坐进这辆属于我们自己的轿车。感觉就是不一样。

当我第一次将钥匙插进车锁时，我觉得我接通的不是汽车的电源，而是接通了一个新的世纪。

妻忽然有点儿紧张地注视着我。我明白，她是担心我开不走这辆车。

一分钟后，妻释然了。她脸上浮现出那种只有最幸福的女人才能拥有的微笑。

我顺利地将我们的汽车开出了销售大厅，现在，它已经汇入了道路上的车水马龙之中。

"爸爸真是无师自通。"女儿恭维我。

"你爸爸干什么都是自学成才。"妻有幽默感。

说来也怪，我头一次开车，却有一种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的感觉。一点儿不陌生。

"开车嘛，三分技术，七分运气。"我对妻和女儿说。

妻打开车载收音机，优美的音乐回响在车厢里。汽车在乐曲的伴奏中疾驰。车窗外一排排倒退的商店、树木和行人像一个个巨大的音符，我们的车像一台会奔驰的钢琴，把那些音符撒向人间。

当天下午，我们去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了新车上牌照手续。

我们的汽车的牌照号是M 7 5 6 2，妻说这个数字很吉利，我和女儿亦有同感。

我将两副崭新的牌照分别安装在汽车的车头和车尾。

"咱们去兜兜风吧？"女儿提议。

"行。你们说去哪儿？"我踌躇满志地说。

"去三峰湖。"女儿说。

"太远了！"妻发表意见。

"有车，不算远。我告诉你们，有了汽车，这座城市就变小了。"我驾车上了去三峰湖的路。"女儿从后座上搂着我的脖子亲我的后脑勺。

"咱们家等于又多了一间房子。"妻深有感触地说。

妻总是出语不凡，我扭头深情地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妻。

"看车！"妻突然大喊一声。

我急忙将目光从妻的脸上移到汽车的正前方。天哪，我前边的那辆卡车来了个急刹车。

而我却只顾看妻，丝毫没有察觉。我的汽车以高速朝那辆卡车的尾部撞去。粗略估计，再有0.1秒两车就要撞在一起。

我的脑袋"翁"的一下。不得不承认，在紧急状态下，我还不能熟练地驾驭汽车。我的右脚只是离开了油门踏板，但它并未去踩制动踏板。

就在我们全闭上眼睛等着撞车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在距离卡车只有5毫米的地方停住了。

妻先睁开眼睛，她不顾一切地搂住我，说："你反应真快！

你不愧是世界上最棒的司机！"

女儿也找出她会最高量级的赞美词送给我。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我最清楚，我根本没踩制动踏板。车是自己停的。可它怎么会自己停呢？

自尊心和荣誉感逼着我接受了妻和女儿的褒奖，我没有将金羊自己停下来的事告诉她们。

这天气和女儿玩得真开心，她们还是头一次乘小轿车外出游玩。

至于我，满脑子都是金羊自己会停车的问号。这件事于常理不通，但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神经系统。我们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欣赏我的判断力才每月给我最高奖金的。

返家之前，我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车有毛病？"妻问。

"新车，哪儿能有毛病！我随便看看。"我想看看这辆金羊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发动机舱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路、管道和机件，就像人的五脏六腑。

我的那点儿少得可怜的汽车机械常识不足以使我判断金羊在什么地方与其他车不一样。

我们启程了。

妻小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女儿则摇下窗玻璃，任凭风梳理她的一头秀发。开着自己的车拉着血亲在公路上疾驰，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对面正常行驶的一辆面包车行至距我们的金羊只有不足5米时突然越过道路中心的双黄线隔离带，向金羊冲过来！

我这次反应的确很快，几乎就在我发现险情的同时，我的右脚就死死踩住了制动踏板。

我又错了。这时候急刹车，等于留在原地等人家撞！

怪事又发生了。金羊并未停车，而是突然越过双黄线转入逆行，躲过了那辆面包车，在与面包车后边的正常行驶的汽车相撞前，又敏捷地回到了属

于我们的行车路线上。

这一系列的惊险动作只持续了 2 秒钟。

等我回过神来，将金羊停在路边。

那辆面包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我下车来到面包车旁边，那司机刚从梦中惊醒过来，他驾车睡着了。还好，没有大的伤亡。

几个司机走到我面前翘大拇指，称赞我的驾驶技术是世界第一。我接受了他们的表扬，但并不心安理得。因为我清楚，是金羊自己化险为夷的。

可这怎么可能？

## 第二章

我在家里成了英雄。

当天晚上，妻和女儿为我摆了庆功宴。女儿还做了一个大花环套在我脖子上。

妻举杯："为了你爸爸的超群绝伦的汽车驾驶技术，干杯！"三人一饮而荆"我明天去考驾驶执照。"我宣布。

妻和女儿愣了。

"爸爸，你不是说，驾驶执照是给那些运气不好和没有自信心的司机准备的吗？"女儿问。

妻的目光里也全是惊叹号。

我想学汽车机械常识。我想研究我的金羊的结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自行其事。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学习，在我就要控制不住自己想杀了那混蛋教练之前，我终于拿到了驾驶执照。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觉得这个红色的塑料本是对我的才能的一种侮辱。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用我学到的汽车常识来分析和研究金羊。

星期日，我准备好工具，穿上特意为擦车买的蓝大褂工作服，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发动机再正常不过了。化油器也不含糊。点火线圈。火花塞。空气滤清器。汽油泵。空调机。电器。.....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望着金羊的"内脏"发呆，它为什么能两次帮我脱险呢？它恁的是什么呢？

我决定做一次试验。我要在自己的大脑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判断金羊的所做所为。

我从家里抱了两床棉被。

"你干什么？"妻见我抱棉被开车出门，不免心生疑窦。

"有点儿事。马上就回来。"我现在还不想把金羊的事告诉她，怕吓着妻。

妻一直在阳台上目送着我把棉被塞进汽车的后座，然后我驱车离开了我们的住宅区。

我开车物色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停下来，我将棉被堆在汽车前方10米的地方，我准备让金羊朝棉被撞上去。我要看看它究竟能不能自己停下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我坐进驾驶室，往两个太阳穴上涂了不少清凉油，以保障大脑的清醒。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薄荷糖，尽可能地使内脏也帮大脑思维。

我启动发动机。踩离合器。挂档。加油。松离合器。

每一个动作都明白无误，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

金羊朝棉被驶去。我加速。

金羊就要撞上棉被了，我没有松油门，它保持原速度朝棉被撞去。

我估计金羊能在与棉被相撞的刹那自己停住--不管踩没踩制动踏板。

金羊没有停车，它从棉被上轧过去了。

就在金羊从棉被上轧过去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神经系统头一次发生了怀疑。难道那两次脱险都是我的下意识动作导致的？难道与金羊本身根本没有

关系？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力发生怀疑时，他离疯已经不远了。

判断力是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宇宙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我的目光落在了我身边的一棵大树上。

"也许它知道棉被是撞不坏汽车的？"我产生了这个6岁以上的人类成员都不会产生的推理。

用树当障碍试验！

我豁出去了。

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我明白自己今生今世将一事无成--一个怀疑自己判断力不准确的人是无法正确驾驭生命航船驶向人生的彼岸的。

和一生相比，几万元的汽车算什么。

我将金羊开到距离大树20米远的地方停好。现在我的表情一定像赴刑场英勇就义的叛逆者。

我庄严地系好安全带。两眼的焦距集中在那斑驳陆离的树干上。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让它保持着10公里的时速。

金羊就要撞上大树了。

在撞树的一瞬间，金羊停住了！！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脚不知什么时候踏在了制动踏板上。

是我的脚拒绝大脑的指令自行主事把金羊停下来的。

难道那两次化险为夷也是这样？！

我的大脑真是糊涂了？！

必须再来一次。否则我真会发疯。

我用绳子将左脚捆在离合器踏板上，将右脚捆在加速踏板上。我总不能用手去踩制动踏板吧！

孤注一掷的试验开始了。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的两只脚均被死死地分别固定在离合器踏板和加速踏板上。

就在金羊要撞上大树的一刹那，我的右脚拚命想挣脱束缚去踩制动踏板。我不能目睹自己心爱的汽车与大树相撞，我的心理无法承受这种残酷。

脚的努力是无效的。我把自己的脚捆得太死了，一点儿余地不留。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就像等待尖刀插进自己的心脏。

金羊停住了。

我睁开眼睛，由于车头离树干极近，我无法判断金羊是撞到树后停下的还是自己停下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解开自己的双脚，然后跳出汽车。

我的血沸腾了，它们像游行的队伍那样迅速在我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游动。

金羊没有撞上大树！它与树干之间的距离我连一根手指都伸不进去！

真正意义上的双喜临门：

1.我确实具备超级判断力；

2.我的金羊是活车。

不管这种事多么不可思议，但它毕竟是事实。我深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发生，什么不合逻辑的事都会降临。逻辑只是人们根据已

有的知识为自己观察事物定的框框。它的可靠性是相对的，靠不住才是绝对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合逻辑史。

我将棉被塞进汽车，任凭情绪狂喜着驱车返家。

途中，我看见了金羊牌车维修中心。

好奇心促使我开着金羊驶进维修中心的大院。

"我愿意为您服务。"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姐拉开我的车门。

"我想请你们帮我检查一下车况。"我冲美貌的小姐笑笑。

"车有什么不正常吗？"小姐打开手中的文件夹，准备记录。

"嗯。.....没有。不过。.....最好检查一下。"我不知怎么说好。

小姐耸耸肩，招手叫来两个小伙子。

"这位先生想检查一下车况，常规检查，无故障。"小姐从文件夹中撕下一张表格，递给小伙子们。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我这车没有特殊的地方？"我问小伙子们。

"特殊？怎么会有特殊的地方！"一位小伙子纳闷。

"您在驾驶过程中发现过异常现象？"另一位小伙子问。

"没有。当然没有。"我忙否认。

"祝您一路平安。"美貌小姐显然是在送客。她准断定我是那种没事爱往维修中心跑的车主。

在回家的路上，凡是遇上红灯，我一次也没踩过制动踏板。金羊一次也没撞过前边汽车的尾部。

地地道道的活车。

### 第三章

我一进家门，妻就火烧火燎地埋怨我：

"你去哪儿了？你的经理有急事找你。你快给他回电话！"我将手中的棉被递给妻，妻看着棉被上的车轮印，满脸狐疑。

经理在电话里说，让我马上跟他飞往B市，说是一笔大生意要泡汤。经理去谈大生意总爱带着我，以协助他做出正确判断。

妻忙着给我收拾行装。女儿嘱咐我一到目的地马上打电话来告诉我下榻的饭店名称。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和女儿金羊是活车的事，楼下来接我的车就拼命按喇叭。

"一路顺风。"妻吻我。

"一路平安。"女儿吻我。

晚上飞抵B市，住下后，我马上就给妻和女儿挂电话报平安，当然没忘了将我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们。

放下电话，我陪经理出席对方为我们准备的宴会。说是宴会，实际上是讨价还价的战常美味佳肴。觥筹交错。山珍海味。

名牌服装。珍贵首饰。豪华手表。

外交辞令。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全为着一个东西：钱。

实话说，我讨厌这种场面。虚伪。假。

"请问，您是曾先生吗？"一位领班问我。

"对。"我点头。

"您的电话。"领班指指吧台上的电话机。

我的电话？谁能知道我在这里？我看看表，已是深夜11点30分。

"喂。"我拿起话筒。

"爸爸。"对方在听筒里喊，带着哭腔。是女儿！

"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我预感到家里出了大事。

"妈妈她突然晕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爸爸你快回来呀！"女儿显然慌了。

"打电话要急救车。"我提醒女儿。

"我要了，他们说急救车都出去了，半个小时以后才有。

可我怕妈妈不行了。……"女儿大哭起来。

"……"我脑子嗡的一下。我想往这宴会厅里扔炸弹。

"你快回来呀爸爸！"女儿在电话里抽泣。

我突然想到了金羊。

"你听我说，金羊的车钥匙挂在门后。你找隔壁的奶奶帮助把妈妈抬到车上，直接去医院。"我指挥女儿。

"爸爸，你怎么了？我又不会开车。"女儿还清醒。

"你别管这些，只要你和妈妈坐进去就行！快，听爸爸的，没错！"我坚信金羊会自己把妻送到医院去的。

"能行吗？爸爸！"女儿还是不信。

"能行！相信我。快去！到了医院给我打电话。"我挂上电话，眼睛发直。

"出了什么事？"经理端着酒杯走过来问，看他的表情，生意谈成了。

我告诉他。

"快坐飞机回去！"经理收起笑。

"明天上午才有航班。"我说。

一个小时后，我在客房里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怎么样？"我迫不急待地问。

"妈妈已经住院了。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女儿的声音柔弱无力。听得出，她已筋疲力荆"妈妈现在怎么样？"我问"已经没有危险了。"女儿说。

"你们怎么去的医院？"我又问。

一说到这个话题，女儿显然来了精神：

"太怪了，爸爸！我和妈妈一进金羊，刚关好车门，金羊就自己开了！开得快极了，只用了5分钟就到医院了。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女儿滔滔不绝。

我鼻子一酸，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是感动的泪。

金羊是我们家庭的第四位成员。它是有生命的汽车。

第二天，我乘坐的飞机一着陆，我采用跑100米的速度奔出候机楼大厅，我要找出租车去医院。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不相信。

一辆红色的金羊车停在大厅外边。

这是巧合。同样的车多了。我告诉自己。

直到我看见了那M7562的牌照，我才相信这就是我的金羊。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它是自己来接我的。

当我走到金羊旁边时，才想起没带车钥匙。

车门里的保险按钮"啪嗒"一声，自己跳了起来。

以后我连钥匙也不用带了！

我拉开车门，把皮箱往里一扔，刚关上车门，发动机就自己起动了。

我驾驶金羊直奔医院。

路上，我对它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我清楚，我怎么想，它都知道。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全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宣布金羊为我们家庭的第四位正式成员。

妻和女儿的大脑很容易就接受了金羊是活车这个童话般的现实。女人有时的确比男人明智。我不得不承认。

妻出院那天，我把金羊擦得锃亮。

妻在女儿的陪同下走出医院的大楼，来到金羊旁边。她深情地抚摸着金羊的车身。是金羊救了她的命。

我驾驶金羊拉着家人绕城一周，以宣泄我们心中的喜悦。



## 第四章

这天夜里，当我还在梦中时，楼下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事后我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为了使您一目了然，我从头说起。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个盗窃汽车的团伙，名曰飞车党。

飞车党是本市最令警方头疼的犯罪集团，他们盗窃的汽车累计多达7000辆。警察在飞车党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还从未抓到过飞车党的一个成员，哪怕是小喽罗。

这天夜色降临后，飞车党的四位正式党员盯上了我那停放在楼下的金羊轿车。

"今天晚上就吃它了。"小头目拍板。

这几位都是在飞车党内有高级职称的盗车能手。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开始接近金羊轿车。

其中一个掏出一串万能钥匙，他只用了不到三分钟就打开了车门。

四个盗窃犯蹑手蹑脚地钻进汽车。

四个车门"啪"的一声，全锁死了。

"怎么回事？"小头目往外推车门，推不开。

"谁关的车门？"小头目质问。

一阵面面相觑。

尝试开车门，无效劳动。

就在这时，汽车突然起动了，紧接着它驶上了公路。

"你往哪儿开？"小头目问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同伙。

"我没动车！"同伙强调。

"那它怎么走的？"小头目火了。

同伙举起双手，抬起双脚。以示车动与他无关。

汽车飞速行驶。

罪犯们拼命砸门，砸玻璃，无济于事。

金羊拉着四位飞车党成员驶进警察局的大院。

"这怎么可能？！"小头目神经错乱了，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一辆空车硬是把他和弟兄们劫持到了警察局。

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察跑过来。

"你们进门怎么不停车？出来！"警察的自尊心受挫，他还没见过敢闯警察局的汽车。

飞车党党员们出不来。

那警察脑子不笨，他觉出蹊跷来了。他跑去喊人。

十几名拿着杀伤武器的警察闻讯赶来包围了金羊轿车。

一个警察拿手电往车里照。

"飞车党！"不知警察是兴奋还是惊讶，反正他大喊一声。

那位小头目的肖像早就在警察局陈列了好几年了。难怪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

围成一圈的警察们平端起冲锋枪。

一个警察上去拉车门，车门一拉就开。

盗车犯们傻眼了。

一曲手铐交响乐。

终于抓到了日思夜想的飞车党成员，警察局像过节。局长从被窝里爬出来组织力量突击审讯罪犯。

心理攻势加非心理攻势终于使罪犯们供出了除首犯外的所有同伙--他们确实不知道首犯是谁。

数百辆警车出动。

数百位飞车党成员被捕。

警察局长乐得合不上嘴。

"对了，怎么抓住那四个小子的？"局长问助手。他准备重奖最先抓住那四个坏蛋的警察。

"这事挺怪。他们四个坐在一辆金羊轿车里自己开进局里来的。"助手说。

"自己开进来的？"局长瞪大了眼睛。

"对。"助手点头。

"自首？"局长问。

"不是。"助手否定。

"喝多酒了？"局长又问。

"滴酒未沾。"助手再否定。

"精神错乱？"局长再找不出理由了。

"精神专家鉴定了，四个人都正常。"助手枪毙了局长的所有推理。

"天方夜谭。"局长摸后脑勺。"走，带我去看看那辆车。"局长在助手的陪同下来到院子里。

连金羊轿车的影子也没有。

"那辆金羊呢？"局长助手问门卫。

"刚才还在这儿呢！"那警察一看车没了，头上直冒汗。

本来他以为自己起码弄个二级勋章戴戴。

"有生人进来吗？"局长严厉地问。

"没有。....."警察慌了。

"你从没离开大门？"助手问。

"没有！对了，我刚才接过一次电话。大约也就半分钟吧。"警察想起来了。

"这可怪了。"警察局长做推理状。掏香烟。沉思。

"我把那车的车号记下来了。"警察突然一拍脑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局长的助手。

纸条上写着：M 7 5 6 2

"马上查车主。"局长吩咐助手。

助手跑进局电脑档案室。

只用了三分钟，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出现在警察局长办公桌上的荧光屏中。

我正在梦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我拉开床头灯，看看表，才4点20分。

"谁这么早打电话！"我嘟囔着抓起话筒。

"喂--"我迷迷糊糊地问话。

"请问是曾先生吗？"对方说。

"是。你是谁？"我不满地问。骂人的话已经到了嗓子眼，随时可能出膛。

"我是警察局。请问您是不是有一辆金羊牌汽车？"我心头一紧，忙抬头

往窗外看。还好，金羊牌安无恙地呆在老地方。警察局深更半夜问车，多半与盗车有关。

"是的。"

"车牌号是多少？"

"M 7 5 6 2。"

"您的车今晚外出了吗？"

"没有。"

"现在车在家吗？"

"在。"

"我们想打搅您一下，一会儿去趟您家。""为什么？""到了再解释吧。"

"电话挂断了。

我忙叫醒妻。

"4点半了，你还想干什么？"妻看看表，翻了个身，又要睡。

"一会儿警察要来。"我边穿衣服边说。

这话真灵，匹马上坐起来。

"警察？警察来干什么？"妻不解地看着我。

"和金羊有关。"我穿好衣服。

"金羊丢了？"妻也往窗外看。

"金羊好好地呆在那儿。也不知深更半夜警察抽什么疯。"我准备去卫生间洗把脸。

楼下传来汽车和摩托车的引声。

我趴在窗户上往楼下看，吃了一惊。

5辆警车。7辆摩托。

来这么多警察！

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我还看见警察手中有非肉体性物体在反光。我仔细一看，身上打了个哆嗦，是枪！

"好像不对呀！"我自言自语。

"怎么了？"妻一边梳头一边问。

"来了好多警察，还拿着枪。"我说。

"都是精神玻璃管他，咱们又没犯法。"妻一甩头发，把梳子重重放在梳妆台上。

我看见对面楼上的窗口一个接一个地亮了灯，大大小小的头出现在窗口上。

敲门声。

"他们来了。你去女儿房间，别让吓着她。"我一边吩咐妻一边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位文质彬彬的警察。

"您是曾先生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警察问。

我点点头。

邻居的门开了一条缝儿，我粗略计算了一下，那道不足10公分的门缝儿从上到下少说有四双眼睛。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们可以进去谈吗？"另一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帽子弄成纳粹军帽形状的英俊警察说。

"可以问问什么事吗？"我要让警察当着对门那四双眼睛说出找我的原因。省得他们日后嚼舌头。

"和您的汽车有关。"纳粹帽说。

"我的汽车怎么了？"我问。

"还是进屋说吧！"眼镜警察不想站在楼道里。

我只好让他们进屋。当我关上大门后，我听到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像赶集一样集中到我门口的楼道上。

"我的车怎么了？"不等警察坐下，我就迫不急待地发问。

语气里包含着明显的不满成份。

"您今天晚上，噢，对了，是昨天晚上。"纳粹帽时间概念十分准确，"您昨天晚上开车外出了吗？" "没有。"我回答。

"有证人吗？"纳粹帽问。

我对这句话十分反感。

"我妻子和女儿。我从下班后一直呆在家里。"我的语调开始生硬起来。

"您的汽车锁了吗？"眼镜问。

"锁了。"我说。

"您几点睡觉的？"纳粹帽问。

"10点半。"我说。

"您入睡后听到过您的汽车发动声吗？"眼镜问。

"我睡着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电话铃声。"我已经不想配合了。

"能看看您的汽车的行车执照吗？"眼镜问。

我走到衣架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行车执照，几乎是扔给他。

眼镜在摘录我的行车执照。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提高了嗓门。

两位警察对视了一下，用眼光交换意见。

"是这样，"纳粹帽清清嗓子，好像要做一次演说，"咱们这个城市有个很隐蔽的盗车团伙，叫飞车党，您听说过吗？"我点点头。

我注意到，在纳粹帽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时，眼镜一直在详细观察我的表情。

"我们一直想破获这个盗车集团，可多年来一无所获。就在昨天夜里，四个飞车党成员莫名其妙地乘坐您的汽车开进了警察局，等于是送上门让我们抓。请您注意，不是自首。我们审讯这几个罪犯后，立即抓获了几乎飞车党的所有成员，除了首犯。当我们找您的汽车时，它却无影无踪了。"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几个倒霉蛋盯上了我的金羊。而金羊在他们上车后封闭车门自行将这几个坏蛋送到了警察局，然后它又自己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是我的车？"我只能说这句话。

"我们记下了它的牌照号M 7 5 6 2。另外，刚才我们在楼下鉴定过了，就是您的车。"纳粹帽肯定地说。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两手一摊，"我觉得你们一定是看错了。"

"我们的专家将警察局大院内的车轮印和您的汽车的车轮对照了，它完全吻合。"纳粹帽从皮包里抽出照片递给我。

眼镜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他八成是个心理分析专家。

"需要我做什么？"我想轰他们走。

"我们想检查一下您的家。"纳粹帽说。

"搜查？！为什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你们凭什么搜查我的家？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深更半夜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我，

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过？邻居们会怎么想？你们要对这件事负责！！！”“我们有搜查证。请您谅解和合作。”纳粹帽掏出搜查证向我出示。

搜查证上盖着检察院鲜红的大樱

我突然明白了，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的首犯。他们大概断定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自己的同伙都出卖给警察了。

真正的童话。

看我不吭气了，纳粹帽拿出对讲机，嘀咕了几句什么。

两分钟后，进来了10名戴白手套的警察。

他们开始检查我的家。尽管动作文明，但我还是无法忍受。

“那个房间也要看看。”眼镜指着女儿的房间说。

“那是我女儿的房间。你们忍心让一颗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吗？”我愤怒极了。

“请您合作。”眼镜语气平静，但柔中有刚。

“我先去和女儿说一下。”我退步了。

女儿已经醒了，妻正搂着她坐在床上。

“他们要来你的房间看看。”我极力作出平静的样子。

“为什么？爸爸，警察为什么来咱们家？”女儿向我投来的目光全是疑问。

我小声将金羊把盗车犯送到警察局的经过以及现在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首犯的判断告诉妻和女儿。

“真正的坏蛋抓不着，净抓好人。”妻贫嘴。

“金羊真棒！”女儿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太刺激了，快让警察来搜吧！”我笑了。

警察们一无所获。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我望着窗外已经发白的天色，问纳粹帽和眼镜。

“暂时不用了。再见。”两位警官带着警察走了。

楼下一阵汽车摩托车引声。

我、妻和女儿趴在窗户上往下看，好家伙，围观的人足有上千。

当我和妻、女儿离家分别上班上学去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稀有动物。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强烈感受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目光，那目光织成了天罗地网，让我们浑身不自在。

我驾驶金羊来到公司门口时，看到了停在公司门口的警车。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也怪不得警察，他们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不怀疑我怀疑谁呢？

当我走进公司时，所有同事都向我投来那种我已经领教过了的熟悉的目光。

警察正在经理室向经理了解我的一切。

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悻悻的坐下，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

## 第五章

下午，经理的女秘书婷婷玉立在我身边。

我抬头看她那张动人的脸。

"经理请你去一趟。"她脸上的笑容永远是一个模式，一看就知道是花钱买来的。

经理准是要安慰我，因为他绝对了解我。我准备好接受安慰的心情，来到经理室。

"我知道这是误会。"经理开门见山。

我好感动。

"但我不得不为公司的生意着想。"经理的第二句话风头变了。

我死死盯着他的嘴。

"一些客户听说咱们公司与飞车党有牵连，上午来电话准备解除合同。"经理扔给我一支烟，然后走过来给我点烟。

"您准备解雇我？"我把烟放在茶几上。

"唉，我真难呀。……"经理做痛苦状，做割爱状，做丢了100万美元状。

我站起来。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到了35岁还不能随时说出"对不起，我不干了！先生们。"这句话，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正不想干了。再见！"我大踏步地走出经理室。

"你等等，我还有话。……"经理追出来。

我义无反顾地径直走出公司的大门。我没白活。我对得起上帝赋予我的这次男性生命历程。

我驾驶金羊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行驶。

失去了工作，我反而感到轻松。为了几百块钱，整天看上司的眼色行事，还要不停地调整和同事的人际关系，累得贼死，得不偿失。

一辆对面驶来的载重卡车行至距我的车三米远时，突然越过中心线向我撞过来。

那司机的双眼炯炯有神，完全清醒！

蓄意谋杀！人为制造车祸！

如果金羊不是活车，我必定粉身碎骨。

金羊躲过了卡车。那卡车把金羊身后的一辆小轿车撞瘪了。

金羊开出50米后，突然停了，我感觉到它与往日不一样。

它的发动机转速比往常高出几倍，排气管排出的气也吓人地多。

金羊发怒了。

"你怎么啦？"我第一次对金羊说话。

金羊不理我。

我身旁的车门突然自己打开了，我刚一扭头，一股气浪将我推出汽车。

我摔在地上。

车门"啪"地关上了，金羊一个漂亮的急转弯，朝路边停着的一辆奔驰轿车撞去。

"你干什么？！"我情不自禁地冲金羊大喊。

路人都停下来惊讶地注视着这个场面。

那辆奔驰显然发现了身后的威胁，它忙起动，那姿态分明是逃跑。

金羊紧追。

"怎么回事？"一位交警过来扶我。

"没事。"我从地上站起来。

"您从车上掉下来了？"交警问。

"没有，我自己下来的。"我踮着脚尖朝金羊驶去的方向看，已经看不见了。

金羊怎么了，我突然恍然大悟。

事后证实，我的判断力的确是第一流的。

飞车党的那位首脑对于他的组织在一夜之间被警方一网打尽恼羞成怒，他要报复。当他得知是一辆牌照号为M 7 5 6 2的金羊轿车帮助警方抓获了他的下属时，他决定杀死我。

他导演的这幕车祸发生时，他就坐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观看。他要亲眼看着载重卡车从我身上轧过去，才能解除他对我的心头之恨。

金羊显然知道了这一切。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知道的，用化油器知道的还是用离合器知道的，这无关紧要，反正它为了不连累我把我推出车外，自己去惩罚那个漏网的飞车党首脑了。

大街上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车战。

奔驰驾驶员的车技显然不是金羊的对手，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奔驰在强行超越了几辆汽车后，终于撞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

金羊追上了奔驰。

"那辆车上没人！"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男孩指着金羊大喊。

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金羊轿车上空无一人！而它却在疾速行驶。

一个50多岁的男子从奔驰上跳下来，拔腿就往人行道上跑。他就是飞车党首犯。

一个隐藏得极深的有体面工作的罪犯。

金羊驶上了人行道，它飞速躲闪着无辜的行人，终于追上了那个坏蛋。

人们目睹了金羊从那首犯身上轧过去。黑的血喷向天空。

不明真相的行人吓懵了头，他们认定金羊是在犯罪。

闻讯而来的警察从四面八方堵住了金羊的去路。

金羊想跑，但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警察拉开车门，车内无人。

"肇事司机呢？"警察问围观的行人。

"这车没司机。"人们说。

"没司机？开什么玩笑！它自己能开？"警察气红了脸。

几百人集体作证此车无司机。

警察局长一下车就认出了金羊。

"又是它！M 7 5 6 2！"局长对助手说。

"迅速查清死者的身份。"局长助手对侦探们说。

三分钟后，死者的身份查清了。

是一家有影响的公司的老板，无前科。为人正派。经常为慈善机构募捐。

"清理现场，不要妨碍交通。把金羊拖回去。"局长下令。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金羊自己跑了。它回到了我的住所。

要不是亲眼看见，警察局长绝不会相信。

"它的车主准是飞车党首犯，立即拘留！"警察局长拍板。

"这个首犯可能有特异功能。"助手分析。

我被拘留了。

我还是头一次和各种各样的嫌疑犯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这里的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实在的，连大小便都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

检察院即将以谋杀罪对我起诉。妻为我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

我的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和各界人士将法庭挤得水泄不通。

我头一次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我虽然可能是历史上最清白的被告，但我没有感到委屈。承受委屈而不在意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在拘留所里，我看了妻送来的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一座村庄里有一位寡妇怀了孕，人们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那寡妇说是牧师的，其实根本不是。村民们纷纷指责牧师的不道德。牧师只是一笑。

孩子生下来后，人们将他交给牧师抚养，牧师笑笑接受了。十几年后，寡妇良心发现，她说出了孩子真正的父亲。人们将那孩子送还给他真正的父亲并向牧师道歉，牧师只是一笑了之。

这则小故事给我以震撼。那牧师忍受委屈的高贵精神使我对人性有了深层次的发现。高贵的人格力量是宇宙间最神圣的物质。

这个法庭里坐的人几乎都认为我有罪。可我确实无罪。我不因为他们对我的误解而惶惑。我的心非常坦然，坦然得像玻璃一样。

我看见了妻和女儿。她们投射给我的目光使我感到温暖。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双方律师唇枪舌剑。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实况录相片断，以飨读者。

录相片断一：

我的律师："被告在汽车轧人的全过程中并不在车上，有交警为证人。"  
"交警出庭作证。

原告律师："我怀疑那辆车是遥控汽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汽车专家鉴定结果：是正常的汽车。

录相片断二：

原告律师："我怀疑被告有特异功能，能遥控汽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我的律师："我反对。我们不能将法庭审理变成鉴定会。"哄堂大笑。

法官："肃静。反对无效。"

几位医学专家抬着大小仪器当场给我体检，结论是：被告没有特异功能。由于原告拿不出任何证据，陪审团裁决我无罪。法官宣布当庭释放我。我成了新闻人物。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招来好奇的目光，我终于知道了无罪释放是刑满释放的同义语。

我还发现警方24小时监视我。看来他们仍然怀疑我是飞车党的首犯。没有哪家公司敢雇用我。我把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都翻烂了，仍然无业。我没有失落感，因为我有活车。

现在活车是我生命的支柱。我敢说，我是地球上唯一拥有活车的人。



## 第六章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里呆得百无聊赖。我从窗户往下探头，看到警察局派来跟踪我的那辆黑色轿车仍停在楼下。

我产生了驾驶金羊和他们玩捉迷藏的念头。

我的金羊刚一点火，他们的车也起动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黑色轿车紧跟在我后边，我准备逗逗它。

前方路旁是一座小学。学校正在放学，排队的小学生陆续穿过马路。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阵惊叫。

我往前一看，两匹显然是受了惊的高头大马拖着一辆四轮马车疯狂地朝这边冲过来。

在惊马前方200米处有一队横穿马路的小学生！

保守估计，再有40秒钟，这些小学生将葬身车轮下或马蹄下。

我全身的血凝固了。

我没有勇气目睹这悲剧的全过程。

金羊突然加速，它不顾一切地朝疾驰而来的惊马撞上去。

我下意识地死死攥住方向盘。

山崩地裂般的震撼。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四周全是白色。

妻和女儿在我的视野中。

"爸爸醒了！"女儿叫道。

妻的眼角流出泪。是喜悦的泪。

"这是哪儿？"我想起来，可我发现我的全身缠满了纱布。

"别动。这是医院。"妻按我。"你和金羊救了那队小学生的命。你看，这些花都是学生和家送来的。"我的床旁全是鲜花。

"爸爸，你已经昏睡了三天啦。"女儿边说边递给我一张报纸。

报纸上一行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

昔日被告谋杀今日勇拦惊马

我把报纸撕得粉碎。

"是跟踪你的便衣警察把你送到医院抢救的，他们把你从汽车里往外抬的时候，还哭了。"妻告诉我。

"金羊呢？金羊怎么样？"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金羊没事。.....只碰坏了保险杠。.....已经修好了。....."

妻瞒不过我。

女儿背过身去。

大串的泪珠不听指挥地通过眼眶涌出我的身体，它们拥挤着争先恐后地告别故乡，我头一次感到眼睛校金羊死了。为了保护上百个孩子的生命，它和那马车同归于尽了。

妻和女儿终于控制不住了，她们放声大哭。

闻声赶来的医生和护士站在病房的门口呆呆地望着我们。

我们三个搂在一起哭。虽然我们的家是完整的，但我们感到孤独。刻骨铭心的孤独。

后来警察局长亲自来向我道歉，我像那牧师一样，一笑了之。

市政府奖给我一笔钱。我们用这笔钱给金羊建造了一块碑。碑上刻着两

个大字：活车我们还为金羊戴了一个月的黑纱。我们不理睬邻居向我们投来的好奇的目光。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买过汽车。

我们全家无法忍受没有生命的汽车。

现在，我们家最珍贵的财产，就是那张全家同金羊的合影。

保卫叛逆者

## 第一章

5 分钟以前，中学生劳勿亮还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妈妈告诉他，他是羊年来到人间的，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劳勿亮很幸运，他有真正爱他而且会爱的爸爸妈妈。劳勿亮的学习成绩一般，但爸爸妈妈一直认为儿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爸爸妈妈的爱，使劳勿亮觉得活着很有意思。

劳勿亮非常喜欢看描写外星人的书，他的卧室里贴满了表现外星人的画。每每想起外星人，劳勿亮都激动兴奋。他曾幻想自己如果是外星人该有多棒。

就在 5 分钟之前，发生了那件令劳勿亮吃惊不已的事。

劳勿亮在房间里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新买来的以外星人为主角的小说。一个声音清晰地出现在劳勿亮耳边："A X 1 号请注意！A X 1 号请注意！"劳勿亮还沉浸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他以为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

"A X 1 号请注意！A X 1 号请注意！"

劳勿亮看看书上他正在看的那一页，没有这句话。

劳勿亮这才从小说的情节中清醒过来，他看看四周，没人。

"A X 1 号请注意！A X 1 号请注意！"

"你是谁？"劳勿亮答话。

"我是M星球的宇宙实验中心，你的同胞。"那声音说。

"外星人？！"劳勿亮抬起右手重重拍了自己的前额一下。

"对地球人来说，我们是外星人。可对你来说不是。" "为什么？我也是地球人呀！"劳勿亮忽然想起刚才那声音称他是"同胞"。

"你和我们一样，是M星球的高级智慧生物。" "你可真会逗。"劳勿亮笑起来。

"这不是玩笑。现在请你注意听好。咱们M星球在宇宙是一颗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星球，咱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比地球先进 2 4 0 倍。为了研究地球人，本宇宙实验中心在 1 1 年前也就是地球上有人称羊年的一个夜晚利用先进的技术将你投胎到地球人类的某个家庭中受孕，使你同人类在一起生活。现在，本实验中心决定接你返回M星球，为我们研究地球人类提供资料。"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不信。他断定这是一出恶作剧。

"你马上就会相信的。现在咱们做个实验。请你给自己下个指令，让自己的身体浮在半空中。"劳勿亮刚一想，他的身体就悬空，像宇航员在飞船里一样。

劳勿亮相信自己是外星人了。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兴奋得两眼发光。自从他懂事后，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外星人。劳勿亮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外星人。

"1 2 月 2 0 日午夜 1 2 点我们派飞碟来地球接你。"劳勿亮看了一眼挂历，还有 1 5 天。

往常去一趟海滨都能让劳勿亮激动得半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次是去外星球。劳勿亮心旷神怡。

"地球人类中就我一个外星人？"劳勿亮问。

"一共四个，他们来到星球的时间不一样，但都是某一轮的羊年，今年 1 2 月 2 0 日晚上全部接走。"M星球的宇宙实验中心在不同时间里陆续在地球

上投放了四个生命的种子。现在，M星球决定召回这四位同胞，用以研究地球生物。

"有关你的身份以及你们离开地球的时间属于高度机密，请守口如瓶。好了，再见。"“再见！”劳勿亮声音有些颤抖。

随着那个声音的消逝，劳勿亮忽然感到孤独。50多亿人中毕竟只有四位同胞，何况还不知道那三位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以及他们具有何种形态。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在心里又对自己强调了一遍。还有15天，就要返回自己的星球了，乘坐朝思暮想的飞碟，太棒了。

劳勿亮看了一眼鼓鼓囊囊的书包，再也不用上学了，再也不用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作业了，这是最令劳勿亮开心的事。他讨厌上学，讨厌极了！

下午还有两节课。劳勿亮头一次兴冲冲地往学校走。

在课堂上，劳勿亮几次想大喊“我是外星人”，他最终还是控制住自己了。

不知怎么搞的，他今天觉得老师讲课的声音特别动听，他还感到全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那么可爱，包括和他打过架的男生和脸上长着雀斑的女生。

"劳勿亮，你怎么了？"老师发现劳勿亮一脸痴迷陶醉的表情，问。

"没。……没怎么。"劳勿亮赶忙调换了一副表情。

"上课要注意听讲。"老师说。

劳勿亮点点头。他今天觉得挨老师说都是享受--就因为他将永远离开学校了。

往常恨学校，可一旦要离开学校，劳勿亮又觉得学校什么都好。操常教室。走廊。传达室。看哪儿哪儿顺眼。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大家说有没有外星人？"老师提问。

"有！"

"没有！"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手。

"劳勿亮，你认为有外星人吗？"老师发现全班只有劳勿亮没举手。

劳勿亮站起来，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谈谈你的看法。"老师对劳勿亮说。

"有外星人。"劳勿亮使用肯定性的语言。

"你的根据是什么？"老师问。

"再过半个月你们就知道了。"劳勿亮说。

老师和同学都对劳勿亮这句话感到莫名其妙。

"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半个月后就能知道确实有外星人存在吗？"老师问劳勿亮。

劳勿亮摇摇头，坐下了。他突然想哭。不知为什么，他往常那么讨厌学校，可一想到自己将永远离开学校，离开同学，离开老师，他才意识到学校、同学和老师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说来也怪，不管这个东西对你如何，只要它出现在你生命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你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老师发现劳勿亮呆坐在座位上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劳勿亮，你怎么了？"老师慌了。

同学们也向劳勿亮投去询问的目光。

"你不舒服吗？"坐在劳勿亮旁边的女同学体贴地问。

劳勿亮很喜欢这位女同学，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想象自己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情景。每当她生病不来上课时，劳勿亮就心神不定，老师讲的课一个字也

听不进去。

当劳勿亮明白半个月后他将再也看不到她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

老师和同学们顾不得上课了，大家把劳勿亮团团围祝有的劝，有的问。

温暖。人情。

这些，M星球有吗？

劳勿亮不知道。

自从他知道自己外星人后，头一次感到害怕。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我呢！"劳勿亮边哭边说。

"你说什么？"老师听不懂。

劳勿亮整整哭了两堂课，谁也劝不祝

老师只好打电话给劳勿亮的爸爸。

爸爸急忙赶到学校将劳勿亮接回家。

"有什么委屈，尽管对我们说。"爸爸和妈妈同儿子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

不少父母在抚养子女时最多的一种心情是盼孩子快长大，这类父母是为"以后"生活而忙碌。他们忙了一辈子都是为了"明天"，而从来不注重"今天"。没有"今天"就等于没有人生。劳勿亮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他们清楚抚育孩子的乐趣是在"今天"，是在抚育的过程中。抚育孩子的最大享受是过程，不是结局。

给这样的父母当孩子，是劳勿亮的福气。

"我如果永远离开你们，你们会伤心吗？"劳勿亮又控制不住眼泪了。

"瞎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妈妈递给儿子一条毛巾。

"这是真的。"劳勿亮哽咽着说。

爸爸和妈妈对视。

"为什么？"爸爸的表情进入严肃状态。

劳勿亮太爱爸爸和妈妈了，他从出生起，每时每刻都感到他们对他的爱。他不能不辞而别，那样太残酷了。劳勿亮简直不敢设想这样的场面：爸爸妈妈一觉醒来，发现儿子永远失踪了。

他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内幕，因为他们有权力知道，他们毕竟抚育了他十几年啊！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向爸爸妈妈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爸爸妈妈笑了。笑得那样开心。他们都是有幽默感的人。

他们为儿子的幽默杰作击掌叫好。

"这是真的！我的星球叫M星球，我是十几年前他们用科学手段投胎到地球人类的外星人，是做实验用的，15天后，他们就要接我回去了。"劳勿亮一口气说。

爸爸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妈妈捂着肚子笑着喊"受不了啦"。

劳勿亮无法让爸爸妈妈相信他的话，他越强调他的话的真实性，爸爸妈妈就越笑。

"你们带我去体检就知道我是不是外星人了。"劳勿亮断定自己身体的组成和人类会有区别。

妈妈止住笑，认真看了儿子一眼。她感觉出儿子今天有些蹊跷。

"小亮，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妈妈要求。

劳勿亮看出妈妈准备认真对待外星人的问题了，他把今天中午M星球实验中心向他下指令的事又重复了一遍。

妈妈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看得出，她相信了。

爸爸仍然不信，他逗妻子：

"怎么，你也和儿子一起捉弄我呀！"

"小亮不像在开玩笑。"妈妈的两道眉毛开始统一。

"你相信你亲生的儿子是外星人？"爸爸伸手摸妈妈的额头。

"你们带我去医院化验一下血型。爸爸是O型血，妈妈也是O型血，我只能是O型血吧！"劳勿亮提议。

爸爸妈妈还从未给儿子化验过血型。

"去吧？"妈妈征求爸爸的意见。

"有这个必要吗？"爸爸自言自语。

"走吧，化验了就踏实了。"妈妈站起来，"反正医院就在附近。"爸爸和妈妈为了证实儿子是不是外星人，带着劳勿亮来到医院。

取血后劳勿亮和爸爸妈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化验结果。

"说不定这是小亮给咱们当最后5分钟儿子，结果一出来，他就是外星人了。"爸爸诙谐地说。

化验室的门开了，化验员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着化验单叫患者的名字，她急冲冲地喊医生。

"这是我儿子的化验单吗？"妈妈预感到不妙。

化验员看了劳勿亮的妈妈一眼，问：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劳勿亮。"

"你跟我去见医生吧。"

"出了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去问医生吧。"

爸爸动作有些迟钝地站起来。

医生听见呼唤声从诊室走出来。

"您看这个。"化验员将劳勿亮的血型化验单递给医生。

医生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体现着惊讶。

"我儿子的血怎么了？"劳勿亮的妈妈迫不及待地问医生。

"你是什么血型？"医生回敬给劳勿亮妈妈一个迫不及待。

"O型。"劳勿亮的妈妈说。

"您先生呢？"

"也是O型。"

"这不可能。"医生对自己说。

"我们真的都是O型血！"妈妈说。

"我儿子是什么血型？"劳勿亮的爸爸发话了，语音威严沉重。

"不知道。"医生摇摇头。

"化验结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爸爸指着医生手上的化验单问。

"我从未见过这种血型。"医生一字一句地说。

爸爸和妈妈四目相对，呆若木鸡。

幽默的气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片甲不留。

他们交织的目光缓缓移到了坐在长椅上的劳勿亮身上。

劳勿亮看着爸爸妈妈，他知道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外星人了。他们正在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正接受着自跳动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咱们回家吧？"劳勿亮拉爸爸妈妈。

"你们别走。"医生不让劳勿亮和爸爸妈妈离开医院。

"为什么？"劳勿亮问。

"你的血型有重要研究价值。"医生说。

"咱们走。"劳勿亮对爸爸妈妈说。

"那请留下你们的住址。"医生提要求。

劳勿亮和爸爸妈妈没理会医生，回家了。

一进家门，妈妈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从不抽烟的爸爸找出为客人准备的香烟猛抽一气。

劳勿亮突然开始恨M星球的同胞们了，他们这样做实验是残酷的，是不人道的。他们是在愚弄地球人类的感情。

眼泪哭没了，妈妈走到劳勿亮身边问：

"外星人哪天来接你？"

"12月20日。"劳勿亮心疼地看着在一个小时之内老了10岁的妈妈。

妈妈在挂历上的20日那天用黑笔划了一个重重的圈儿。

"还有15天，我和你妈妈天天请事假。小亮，从明天气，你不用去上学了。"爸爸毕竟是男子汉，他没掉一滴眼泪。

"凡是地球上你没去过又想去的的地方，我们都尽量带你去。"妈妈许愿。

劳勿亮哪儿也不想去，他就想分分秒秒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哪儿也不去，就天天和你们在家呆着。"劳勿亮说。

爸爸的眼圈红了，他清楚地记得每年放暑假寒假时，劳勿亮都要缠着父母带他去外地玩，而他们总是因公务在身无法满足孩子的要求。现在，当他们同意带儿子出去旅游时，儿子却不去了，他是想一心一意地不受外界干扰地和父母在一起最后体验15天为人子的人生乐趣。

爸爸后悔自己从前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尽管他还算一个不错的爸爸，尽管他每天都和儿子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可实际上他和儿子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现在终于醒悟了：有的父母和子女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他们并没有真正全身心地和子女相处过几次，他们和儿女在一起时总是忙忙碌碌或心不在焉，他们同子女的关系仿佛除了衣食住学管外没有别的。其实父母和子女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亲情，而有些父母往往忽视了他们和孩子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些父母虽然养了几十年孩子，其实等于没孩子，他们一天也没享受过为人父为人母的人生乐趣。他们养了几十年孩子，所充当的不过是后勤部长旅店经理食堂主任狱卒监工教导主任的角色，就是没有当过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潜意识里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最在意孩子管不管他们叫爸爸叫妈妈。

劳勿亮现在珍惜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每一秒钟，他一想到自己将永远离开父母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他就感到恐怖和没有着落。他刚知道自己是外星人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天，爸爸和妈妈请事假在家和儿子享受亲情，他们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他们恨不得阻止地球运转。当他们再也不催促儿子写作业再也不会因为儿子没考100分而责备他时，他们心里反而坦然，他们感到从前的有些做



法是鼠目寸光的无知的甚至是残酷的。可惜他们醒悟得太晚了。

离M星球来接劳勿亮的日期只有7天了。

爸爸妈妈觉得奇怪，今天儿子从早到晚几乎一言不发，前两天儿子可是终日滔滔不绝，好像要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

"小亮，你怎么啦？"妈妈问。

"我。.....有个决定。"劳勿亮说话时的神态像个成年男子汉。

"什么决定？"爸爸问。

"我不去M星球。"劳勿亮说。

"不去？"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表示惊讶。

"对，我不去！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干。他们利用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么做实验是不道德的。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永远是。我不稀罕什么破外星人，我就是地球人。"劳勿亮激动地说。

爸爸冲上去抱住儿子，他这才头一次体验到当爸爸的意义。为了父母的亲情，连外星球都不去，连外星人的身份都不要。给这样的孩子当爸爸，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妈妈擦眼泪。是幸福的眼泪。她见过不少子女为了追求舒适的生活追求丰厚的收入追求令人羡慕的国籍而抛弃父母远走他乡，这些被遗弃的父母只能用阿Q精神来抚慰心灵的伤口，只有用在和同事邻居亲友交谈时夸耀孩子在万里之外的海市蜃楼式的美好生活来掩饰自己淌血的心。他们心里最明白，自己的孩子就和存在银行不用的钱一样，想起来时高兴，其实等于没有。

爸爸先从喜悦里回到现实中。

"不走行吗？"爸爸想到了M星球的超级科学技术水平。

一句话提醒了妻子。劳勿亮的妈妈的两只眼睛里分别出现了忧愁和恐惧。她看过不少描写好斗和武装到牙齿的外星人的电影，她总觉得地球人无法和外星人抗衡。

"他们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劳勿亮有些天真。

爸爸陷入沉思中。两分钟后，他摇摇头。

劳勿亮和妈妈盯着爸爸的嘴。

"M星球不会同意你的要求的。"爸爸的语气比较肯定。

"为什么？"妈妈的语气里充满了绝望。

"你们想想，M星球既然能采用向人类投胎的方法研究人类，就说明他们是不讲道德的，他们是以宇宙的主人自居的。再说，他们反复叮嘱你要保密。假如你不走，就有暴露你的真实身份的可能，对于M星球来说，岂不等于送一个外星人供地球研究？"爸爸的分析十分透彻。

"这么说，他们会使用武力强迫小亮跟他们走？"妈妈不由自主地搂紧了儿子。这是儿子上初中后妈妈第一次搂他。

"可能性极大。"爸爸皱着眉头说。

"那怎么办？"劳勿亮清楚外星人的威力，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冷常死一般的寂静。

"A X 1号注意！A X 1号注意！"那个声音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劳勿亮恐惧地往四周看。

"小亮，你怎么了？"妈妈急忙问。

"你们没听见？M星球在叫我。"劳勿亮瞳孔放大，精神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爸爸和妈妈摇头。显然他们听不见这个频率的声音。

"A X 1 号注意！你已违犯M星球的法律，现在我们给你第一次警告。你必须在原定时间返回M星球。"那声音坚定、不容质疑。

"不！我不去！我不离开爸爸妈妈！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劳勿亮抗议。

"到时候我们会让你走的。再见。"声音消失了。

劳勿亮呆呆地望着空气。

"他们怎么说？"妈妈问。

"他们说，我必须离开地球。"劳勿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爸爸已经彻底意识到M星球的科技水平了，M星球同劳勿亮通话，他和妻子愣是听不见！

"你看怎么办？"妈妈问爸爸。

"看来M星球是不会放过叛逆者的。咱们家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爸爸有自知之明。

劳勿亮厌恶M星球的霸道作风，他现在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一丝好感。他下决心叛逆。

"爸爸，妈妈，"劳勿亮的表情头一回这么严肃，"我决定了，不离开地球。希望你们帮助我。" "你给拿个主意。"妈妈这回真正体会到丈夫是家里的天柱。

爸爸来回在屋里踱步，活像笼子里的狮子。

空气冻结。

"咱们只能求得全人类的帮助。没别的办法。"爸爸拿定了主意。

"只有7天时间了，用什么方法告诉全人类呢？"妈妈看了一眼日历，说。

"先报告本国政府。"爸爸说。

劳勿亮的家正好在该国首都。

"咱们现在就去。"爸爸穿外套。

劳勿亮和爸爸妈妈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总统府。"爸爸对司机说。

司机驱车朝总统府驶去。

"请问各位有什么事？"警卫拦住了径直往总统府闯的劳勿亮全家。

"我们有急事找总统。"爸爸说。

"预约了吗？"警卫问。

"没有。"爸爸摇头。

"见总统必须预约。"警卫说。

"我们有急事。"妈妈说。

"什么事？"警卫问。

"他是外星人，可 he 不想回M星球。....."爸爸解释道。

警卫笑了，他断定面前的这三个人是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

"到总统府捣乱可是犯法的，快走吧！"警卫劝阻劳勿亮全家。

"我们真的有急事。让我们进去见总统吧！"爸爸恳求。

"你们再不走我就采取措施啦！"警卫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的右手开始向腰带上的警棍靠拢。

"让一下，总统的专车要出去。"从院子里跑出来一名警卫冲劳勿亮全家喊。

一辆长车身的黑色轿车缓缓朝门口驶来。

爸爸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拦住了总统的轿车。

警卫们大惊失色。一瞬间，像变魔术般地从地底下冒出几十名保镖，一拥而上，扭住了劳勿亮的爸爸。

"我要见总统，我有急事！"爸爸拼命挣扎。

劳勿亮和妈妈也一起冲上去，站在总统的车前。

"我们要见总统！"劳勿亮和妈妈喊。

车门打开了，总统从轿车里钻出来。

"放开他。"总统冲保镖们挥挥手。

爸爸揉着被扭肿了的胳膊。

"你找我有什么事？"总统问。

"我的儿子是外星人，"爸爸指指劳勿亮，"12月20日，M星球要接他走，可他舍不得地球，不想走。我们想求得政府的帮助。"保镖们偷偷捂着嘴笑。

总统瞪大了眼睛。

"这是真的，我真的是外星人。您不信可以给我体检。"劳勿亮对总统说。

总统认真地将劳勿亮全家的每一位成员看了一遍，他是有第一流判断力的那种人。

"你带他们去证实一下他们说的话，有结果后立即通知我。"总统对身边的秘书说。

"明白。"秘书点头。

"不愧是总统。"劳勿亮小声对妈妈说。

"确实聪明。如果是一般人，准把咱们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妈妈同意儿子的话。

"请跟我来。"秘书对劳勿亮全家说。

秘书叫来一辆车，将劳勿亮全家拉到该国最著名的医院。

专家开始给劳勿亮体检。

一位专家用听诊器听劳勿亮的心脏。听诊器刚挨到劳勿亮的皮肤，专家的眼球就差点儿夺眶而出。

所有的专家轮番吃惊。

心电图、脑电图、体温、血压、脉搏。.....各种化验统统异常！

秘书的眼睛也足有10分钟没眨巴了。

"他的身体与人类有许多不同，非常特殊，只能用他是外星人解释这一现象。"首席专家将体检结果告诉总统的秘书。

秘书从公文包里拿出移动式电话，向总统汇报。

总统指示秘书立即将劳勿亮全家带去见他。

10分钟后，劳勿亮全家坐在了总统办公室里。

"请你们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讲讲。"总统说。

劳勿亮将经过叙述了一遍。

总统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

"你决定不离开地球？"总统问劳勿亮。他为自己是地球上第一个同外星人说话的总统感到激动。

"我不能离开爸爸和妈妈，也不能离开人类。我同人类有无法割断的感情。希望总统先生尊重我的选择，并支持我。"劳勿亮请求。

"我个人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你有这个权力。M星球这样做试验是不道德

的。对了，你刚才说，地球上一共有M星球投放的四个生命种子，不知那三个在哪儿？”总统问。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12月20日要将他们三位和我一起接走。”劳勿亮回答。

“这件事得报告联合国，光靠本国的力量可能太单保”总统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劳勿亮有信心了。

“给我接联合国秘书长。”总统对着话筒说。

爸爸妈妈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他们感受到了人类的力量。

总统将他的国度里有一位外星人要叛逆的详情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

总统原以为联合国秘书长会吃惊，没想到对方只说了句“我知道了”。

“阁下相信我的话吗？”总统觉得联合国秘书长吃惊才正常。

“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回答说，“5个小时前，我已经接到了某国的报告，该国也有一名M星的外星人，名叫丁照宁婷，她也决定叛逆。”总统捂住话筒，兴奋地对劳勿亮说：“已经有一位你的同胞在你之前决定不去M星球了，是女性。”劳勿亮双目放光，他不感到孤单了，他有伴儿了。

“联合国准备怎么办？”总统问联合国秘书长。

“这是一件关系到地球安危的大事，我们正在研究。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地球上一共有M星球投放的四个外星人，现在已经有两个叛逆了，尚不知另外两个态度如何。”联合国秘书长说。

“这件事的确要慎重。”总统陷入了沉思。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星球大战的场面。

## 第二章

丁照宁婷今年 24 岁，来到这个世上正度过她的第二个本命年。

她生长在地球上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上帝赐给她一副无与伦比的容貌和出类拔萃的身材。她走在大街上，与她擦身而过的异性的回头率是百分之百。包括最道貌岸然的政治家。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一笔财富。

女性有两个特点：衣服再多，也觉得自己没衣服；姿色再少，也觉得自己有姿色。

可丁照宁婷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她觉得姿色给自己带来的是不幸。

丁照宁婷很早就懂得爱，她把爱情在自己生命中的位置定得很高。她觉得人类中结了婚的女性里有 70% 的人未体会到爱的真谛，她们是在完成任务，是在为别人结婚。

丁照宁婷深深爱着自己的男友，那种爱可以用来发射航天飞机。尽管她的男友无权无财相貌平平，可对丁照宁婷来说，他就是一切。她拥有了他，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世界。

他们的爱情轰轰烈烈。

当丁照宁婷第一次将男友带到父母面前时，父母脸上的那种表情女儿一辈子也忘不了。

男友走后，父母立即升堂开审女儿。

"他的个头矮了点儿，长得也一般。"母亲摇头。看来丈母娘想找个男子健美冠军当女婿。

"男人如果通过身体和相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惨了点儿。"丁照宁婷说。

父亲着重盘查了小伙子的学历、收入和现有财产。结果令他失望。

父亲同意女儿关于"男人通过身体和相貌体现自己的价值是可悲的"观点，但他认为男人必须通过财产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觉得财产是对才能的一种肯定。

父母均不同意向女儿的这位男友颁发"女婿资格签证"。

他们向女儿郑重宣布：必须立即断绝同男友的爱情关系。无条件。

丁照宁婷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她刚刚知道自己并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她从他们对待女儿的爱情如此武断上判断，他们从不知道也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对于子女来说，再没有比知道自己不是由于父母相爱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更悲惨的事了。如果是这样，自己和猪和狗和鸡有什么区别呢？判断自己是不是父母爱情的产物，只要看他们怎样对待子女的爱情就一清二楚了。

丁照宁婷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父母，是他们将她带到这个星球上来的。她爱自己的男友，是他给了她这个星球。没有父母，她不能来到这个星球。没有男友，这个星球就不属于她。她不愿意在一个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生活。她也不愿意背叛带她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

她必须选择一方。

父母已宣布他们和"女婿"水火不容。

丁照宁婷恨自己的姿色，她不止一次听到母亲对人说，就凭女儿的容貌，嫁个亿万富翁都有富余。

父母给女儿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像三万天。煎熬。

丁照宁婷像在油锅里呆了三天。她不明白父母怎么忍心将自己的如花似玉的亲生女儿用来做炸猪排。她还不明白父母怎么会以为爱情像自来水一样，只要把水龙头关上，就可以不流淌了。

三天后，丁照宁婷告诉父母，她无法和男友断绝爱情关系。除非死。

只一秒种内，父母就把女儿和他们的亲情关系转化为仇人关系。他们自从拥有了美丽的女儿后，就认定她的爱情必须建筑在给他们带来幸福、财产和荣誉的基础之上。他们不能认输。

接踵而来的是急风暴雨式的家庭大战。

向来温顺柔弱的丁照宁婷变成了一位坚强的战士，她那足以用来发射航天飞机的爱情力量击退了父母的多次轮番或集团进攻，坚守着自己的躯体内那一块本该不受侵犯的领土。

父母四处寻觅为女儿找到了一位腰缠百万贯的大商人。

这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大亨请丁照宁婷去一家五星级的饭店进餐，他认定任何姑娘都无法拒绝豪华。

丁照宁婷没有拒绝大亨的邀请，她想知道钱到底能不能击败真正的爱情。她还想知道钱是不是等于爱情。

当她乘坐包马牌超豪华轿车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五星级饭店时，她从头到脚感到不舒服。她承认大饭店使她眼界大开，但没有男友在身边，这一切统统黯然失色，变得和贫民窟一样脏乱不堪。她再次体会到是他给了她这个世界。

丁照宁婷回忆起男友曾带她在一家小吃店吃面条，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让她给那家小吃店评星级，她会毫不犹豫地其它为50星级饭店。

"你喜欢听什么歌？你想听什么歌，他们就给你唱什么歌。"大亨指指餐厅里的歌女，对丁照宁婷说。

"我心情好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好听。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什么歌都不好听。"丁照宁婷微笑着回答。

她的笑容之美可以入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大亨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和她结婚。他不信世界上有不喜欢钱的女人。

丁照宁婷不讨厌钱。但她不是那种为了钱可以抛弃爱情的女人。她在电影里和生活中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虽然由此步入所谓的上流社会，终日住别墅乘坐豪华轿车出入大饭店，但她们本质上和妓女无异。

丁照宁婷不否认面前这位大亨并无令她讨厌之处，但她无法爱上他，她心里已经只有男友的位置。男友是她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大亨再有钱，能买来她与男友共同度过的那些一去不返的甜蜜时光吗？她与男友的爱情是由时间一分一秒地酿造出来的，而这段时光已经铸造进她的生命历程中。她无法设想几百万块钱就能使她从自己的生命中铲除这段心的历程，那无异于截掉自己的双腿去换取金钱。

丁照宁婷觉得没钱是一种痛苦，有花不完的钱同样是一种痛苦。人生就是烦恼，有人为没钱烦恼，有人为钱多烦恼。

有人为死烦恼，有人为生烦恼。有人为没孩子烦恼，有人为有孩子烦恼。有人为上班烦恼，有人为没工作烦恼。有人为一生太不顺利烦恼，有人为一

生太顺利烦恼。有人为没学上烦恼，有人为上学烦恼。有人为当孩子烦恼，有人为当爸爸烦恼。有人为没房子烦恼，有人为房子太多烦恼。.....丁照宁婷对人生看得很清，她不稀罕身外之物，她知道再好的东西带给人的也可能是烦恼而不是幸福，关键看你和什么人在一起生活。真正的爱情可以把清贫变成豪华。虚假的爱情能够把豪华变成一贫如洗。

当大亨知道面前这位美貌超群的姑娘不为金钱所动时，他知道她是无价之宝了。他忽然感到自己很穷，穷得一无所有--尽管他的银行帐户上有7位数存款。

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心里对于贪财的女人都是瞧不起的，这是一个被许多女性忽视的真理。

大亨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将丁照宁婷送回家，他意味深长地对丁照宁婷的父母说了句话：“你们家有一块金子，可你们想把金子变成瓦块。”其实这也不能怪丁照宁婷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瓦块值钱，金子不值钱。

父母见女儿拒绝了大亨的求爱，勃然大怒。他们不明白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傻瓜女儿。

又是一场大战。

诅咒。恶语。眼泪。悲伤。

本不属于家庭的东西统统光临家庭。

当丁照宁婷知道自己是M星球的A X 2号外星人时，她有一种解脱感，她终于可以逃避烦恼的人生了。

"我可以带男友一起去M星球吗？"丁照宁婷问同胞。

"绝对不可以。"口气不容商量。

失去男友，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丁照宁婷不能设想这样的局面。离开他，她无法生存，她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当丁照宁婷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男友后，男友愤怒极了，他恨M星球的外星人，他认为他们是在愚弄人类的爱情。

"我不离开你，我永远属于你。"丁照宁婷决定叛逆。

"谢谢你！我要保护你！"男友紧紧地拥抱恋人。

这是星际级情人拥抱。

真正的爱能把两个人变成两颗星球。两颗来自不同轨道却又纳入同一轨道的星球。

丁照宁婷在12月20日前正式将自己的轨道和男友的轨道合并。

辉煌。灿烂。壮丽。

她铁了心当地球人。

### 第三章

A X 3 号是一只羊。

在它还不知道自己是外星生物之前，它已经在地球的动物界中大名鼎鼎了。地球上的动物几乎没有不知道它的。人类之所以不知道它，就因为人类从未和动物真正沟通过--尽管在一个星球上共同生活了千百万年。

M星球注意到了动物在地球上的数量和地位，他们将4个实验生命中的一个投胎为动物，从而达到全方位研究地球生命的目的。

A X 3 号从出生那天起就与众不同，尽管它投的是羊胎，可它肌体里那经M星球优化的遗传基因并未由于被羊的外表裹住而停止活跃。

羊家族在动物界中是第三世界，它们的天敌举目皆是。羊的本质就是用自己的肉体为他人果腹，增加他人的热量并维持其肌体运转。

自有羊以来，羊家族中还没有一只羊对这种不合理的现状提出过疑问或进行反抗。

羊的本性懦弱。

性格的悲剧。

这出悲剧在地球上连续演出了千百万年。

从A X 3 号降生起，羊家族的悲剧开始徐徐落下帷幕。

A X 3 号出生的第二天，两只狼看上了它的妈妈。

狼策划着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捕获到这只带着小羊羔的母羊。

"你从前边扑过去。我到后边拦截。"一只狼制定战术。

"我看左边是个薄弱环节，容易让它跑掉。"另一只狼提出商榷意见。

A X 3 号的妈妈对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它一门心思用爱的目光抚摸着自已的小羊羔，就像人类中那些在交通惨祸发生之前几秒钟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母亲一样。她们只看见身边的阳光，不知道阳光和阴影是上帝派到人世间的双胞胎这个事实。

A X 3 号听见了两只狼的对话。

地球上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就像人类一样。

遗憾的是，没有一只动物能听懂另一种类动物的语言。

A X 3 号在听到狼的对话的同时，就破译了狼的语言。

"有两只狼要袭击咱们。"A X 3 号对妈妈说。

"你怎么知道？"妈妈显然不信。

"我听见狼说话了。"A X 3 号说。

妈妈认定儿子在和她幽默。

一阵阴风由远而近。

母羊不寒而栗，它本能地感觉到厄运降临。

"快跑！"母羊对儿子说。

"后边也有狼。"儿子告诉妈妈。

母羊回头一看，傻眼了。

两只狼缓缓地缩小着包围圈，它们要慢慢地享受这一时刻带给它们的愉悦，它们喜欢看猎物的瞳孔中渗出的那种恐惧与绝望。

母羊用身体护住儿子。

A X 3 号用力从母亲颤抖的身躯下钻出来，它用狼语对狼说："你们可以站住了。"两只狼一愣，它们怀疑自己的耳朵。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A X 3 号对狼重申。

狼怀疑自己的神经。

它们看见一只羊羔使用狼语说话，它们感到恐怖极了。它们头一次感受到比武力更强大的力量--智力。

这只羊羔是怎么学会狼语的？它既然能说狼语，就一定能干出其他让人吃惊的事来。狼们停止了前进。

母羊对于儿子说的这种它听不懂的语言同样感到吃惊。

更使它吃惊的是，狼们居然怕它的儿子，那种怕是深层次的，准确地说，是对神灵的敬畏。

狼想跑。

"站住！" A X 3 号说。

狼乖乖地站住了。

"你们为什么袭击我们？" A X 3 号问。

"我。.....们。.....饿。....."一只狼壮着胆子回答。

"什么？你们是想吃我们？！" A X 3 号刚知道狼是要拿他和妈妈充饥。

"豹子和老虎也拿我们充饥。....."另一只狼说。

"咱们动物就这么你吃我，我吃你？" A X 3 号难以置信。

"自古以来就这样。"一只狼说。

A X 3 号让狼走了。

母羊："你会说狼话？"

A X 3 号："我也不知道，一听就懂。"

母羊："你再听别的动物说话试试。"

A X 3 号听树上的鸟说话。

5 分钟后，它开始和鸟对话。

A X 3 号听地上的蚂蚁说话。

它马上就能同蚂蚁交谈。

A X 3 号在地球动物界的名气与威望与日俱增，它出面调解各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连大象和老虎也对 A X 3 号肃然起敬。A X 3 号立志要改变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状态，它认为沟通各种族之间的联系是第一步。

A X 3 号首先使羊家族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地位，它教所有的羊学会了说老虎话和狼话。用语言自卫比用武力自卫效果好 1 0 0 0 倍。

接着 A X 3 号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人类中英语的那种动物界的通用语言，不管任何动物，只要掌握了这种语言，就能同其他种族的动物交谈。

沿袭了千百万年的动物弱肉强食的状态开始转变，使用同一语言的生命不能自相残杀。

A X 3 号的下一个计划是和人类沟通，它要制止人类残杀动物的行为，要让人类和动物在地球上和睦平等地相处，它要发明一种人类和动物的通用语言。

就在这时，A X 3 号接到了来自 M 星球的指令，命令它 1 2 月 2 0 日返回 M 星球。

A X 3 号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当它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它渴望回到家乡去，但它又不愿意将自己沟通人类与动物的努力付诸东流。它还深深地爱着地球，它认为地球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球。它也爱地球上的动物，它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还蒙蒙眈眈地爱着人类--尽管它还没有和人类

正式接触。可每当它看到天上的巨型喷气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时，它对人类就会产生一种蒙胧的爱。

A X 3 号决定不离开地球。

它知道，它必须和人类取得联系，必须求得人类的支持，单靠它自己，无力反抗M星球。

这是地球动物界第一次和人类的正式接触。

当联合国秘书长被告知有一只会说人话的羊要见他时，秘书长冲进卫生间把头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 1 0 分钟。

里程碑式的会见。

椭圆形的会议桌两侧分别坐着秘书长和A X 3 号。

A X 3 号身后是两只老虎。

秘书长身后是海军陆战队士兵。

A X 3 号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你就是A X 3 号！"秘书长对于羊会说人话不吃惊了。外星生物嘛。

"我决定留在地球，我有一个沟通人类和动物的计划....." A X 3 号向秘书长描述它的计划。

秘书长感到鼓舞。

" 希望人类帮助我留在地球上。" A X 3 号请求。

"M星球一共在地球上投放了四个生命，现在已经有三个决定叛逆，我很感动。"秘书长掏出手帕擦眼眶，"谢谢你们对地球和人类的依恋。由于此事事关重大，我们要慎重考虑再做决定。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在 1 2 月 2 0 日之前做出决定的。" A X 3 号第一次和人类接触，它感到人类是可以信任的。

它等待人类的决定。

## 第四章

派克在自己的60大寿生日也就是第五个本命年生日庆典上，望着满堂子孙，望着美酒佳肴，望着鲜花和音乐，却想哭。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一眨眼就到了60岁，他总觉得自己昨天才高中毕业。他这大半辈子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盼。上小学时盼着上中学，上初中时盼着上高中，上高中时盼着工作，工作后盼着结婚，结婚后盼着生孩子，生孩子后盼着孩子快点儿长大，孩子长大后盼着抱孙子。.....派克的生命是在"盼"中度过的，当这一切都被他盼到后，他期待的幸福感并没有降临，笼罩在他心头的反而是失落和惆怅。在自己的60大寿生日宴会上，那插在蛋糕上的60支摇曳不定的烛光使他顿悟，自己并未真正享受过生命，他这60年中的每一天都是为明天活，他从没为今天活过一天。

"我提议，为爸爸60大寿干杯！"长子满脸放光地站起来说祝酒辞。

子孙们呼拉一下全站起来，手中的酒杯把屋顶的那盏灯变成了几十盏，令人眼花缭乱。

派克喝干了杯中的酒。

桌旁坐的全是他的嫡系。心血。杰作。

可他突然感到他们很陌生。

当他把子女们抚养成人后，他发现自己便失去了他们。派克的子女都是孝子，他们每个周末都会举家来父亲家聚会，他们还从未忘过一次父亲的生日，可派克总隐隐约约感到对子女来说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似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他渴望子女不要像带旅行团似的携妻带子在周末来他这里走马观花，他期望他们能单独来和他坐上一个小时，哪怕一年只有一次。他们小时候，派克就经常单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长大了，却每次都是成群结队和他会面。派克奢望他的子女中有一个能不为任何理由不带配偶不带孩子单独来和他坐一会儿，使他真正享受生命的亲情和成功的喜悦。60岁了，他还没有盼到这一天。

例行公事。旅游观光团。儿童游乐园。

每当派克在周末或节假日见到成群结队而来的子孙时，他满脑子就这三个词。

"我提议，为爸爸长寿，干杯！"二儿子满面春风地举杯。

皆大欢喜，一饮而荆

派克想起小时候父母给他过6岁生日的情景。6支蜡烛变成了60支蜡烛，他弄不清自己的生命之光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时间真是个魔术师，它能把神圣的学说变成滑稽可笑的无稽之谈，也能把谬论变成科学；能把真理变成谬误，也能把谬误变成真理；它能把仇恨变成友谊，把友谊变成仇恨；把敌人变成朋友，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功绩变成罪恶，把罪恶变成功绩；把伟人变成罪犯，把罪犯变成伟人。.....在时间面前，没有永恒。

派克望着用奶油写着"60大寿"的蛋糕发愣，他感到自己的这60年就像做梦一样，他努力了一生，到头来其实一无所获，他抚养了这么多孩子，唯独没有抚养自己的人生。孩子是财富，在身边时，他感到充实。孩子一旦自立了，他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突然一无所有了。

派克到60岁时才明白，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那属于你生命的每一天。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

样，人的一生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天。因此，每天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空前绝后的一次。每个人的一天对于宇宙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人的一生大约有两万天，你的生命拥有两万个各不相同的一天，这两万个在宇宙中只有一次的一天就是人的生命的真正的财富。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大富翁，因为你拥有宇宙中唯一的两万天，不管你是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阶下囚。

派克后悔自己没有享受生命中那唯一的每一天，他过去的生命不叫活，叫奔命。他真想再活一次，不为昨天活，不为明天活，只为今天活。好好活今天。

“祝爸爸明年幸福！”三儿子祝酒。

派克恍惚觉得这不是家宴，而是外交部举办的招待各国使节的鸡尾酒会。

“如果能再活一次，我绝不放弃幽默。”派克想。

他喜欢开玩笑，为这，他失去了第一个恋人。那是40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他陪恋人走进一家化妆品商店。他看着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对恋人说：“这商店对于女人来说是化妆器商店，对于我们男人来说却是食品店。”“为什么？”恋人不解。

“这些化妆品最终都得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去。”派克幽默。

恋人认定他满脑子奇思怪想，而喜欢胡思乱想的人往往是靠不住的。她由此离开了他。

从此派克再不敢幽默，他重新赋予自己道貌岸然严肃认真的外表，终于打赢了情场上的第二次大决战。

他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

如果能再活一次，他一定把性格扭回来。

“爸爸吹蜡烛吧！”女儿提议。

随着蜡烛的熄灭，派克的遐想也破灭了，他知道不会有第二次活的机会。

不活到老就不可能真正明白人生。等明白了已经晚了。上帝的安排。

派克想写一本书，告诉年轻人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他在生日宴会上产生了这个念头。

派克离开餐桌来到书桌旁，他要记下一些想法。

“AX4号注意！AX4号注意！”一个奇怪的声音敲击着派克的耳膜。

他回头看，没人。

“AX4号注意！你就是AX4号！”

“是叫我吗？”派克问。

“正是。”

“你管我叫什么？”

“你的真实名称是AX4号，派克是你在人类中的名字。”“你是谁？”

“我是M星球实验中心，你的同胞。”“我的同胞？！”M星球实验中心让他相信了。

“那我的孩子们也是M星人？”派克立即就想到了他的儿子们的血统。

“他们不是。”

“你刚才说，12月20日接我走？”派克看了一眼日历，还有4天时间。

“对。请你做好准备。再见。”

声音消失了。

派克很兴奋，他的这一生原来不过是一次体验，他的生命还有另外的含义，他有机会以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再好好活一次！

派克急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孩子们，他们一定会为爸爸高兴的。

派克回到餐桌旁，对孩子们说：

"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子女们看到父亲欣喜的表情，都预感到有好事，他们盼望父亲宣读财产分割清单。

"你们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派克说。

子女们面面相觑。父亲是伯爵？匿名百万富翁？

"我其实是外星人。我的故乡叫M星球。"派克一本正经地说。

大笑，喷饭。

"你们别笑，我真是外星人。12月20日我将返回M星球。"派克严肃极了。

子孙们不笑了。

长子和二儿子小声嘀咕了几句，二儿子跑到隔壁房间打电话。

派克的一位老同学是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二儿子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什么，你爸爸病了？"老同学显然焦急。

"好像是精神方面的病，我们想请您来看看。"二儿子请求。

"我马上就去。"专家挂上电话。

派克继续在生日喜会上同子女们谈M星球和12月20日。

子孙们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

精神病专家出现在生日宴会上。

派克见到功成名就的老同学居然光临他的生日家宴，受宠若惊地站起来欢迎。

"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一个新闻。"派克拉老同学入座。

"什么好事？"精神病学专家笑咪咪地注视着派克的瞳孔。

"我的真实身份不是地球人。"派克严肃地说。

"你真会开玩笑。"专家拍拍老同学的肩膀。

"不是开玩笑。我是M星球投胎到地球人类中做实验用的A X 4号。"派克认真地说。

"A X 4号？"专家重复了一遍这个代号。

"对，是A X 4号。他们要在12月20日接我走。"派克显然处于兴奋中。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外星人的？"专家已初步判定老同学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20分钟前。我在书房时一个声音告诉我的。""你们过来一下。"专家对派克的子女们说。

在另一个房间，专家对老同学的子女说："很不幸，你们的父亲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子女们呆若木鸡。

"这怎么可能，刚才爸爸还好好的。"长子不相信。

"他受什么刺激了吗？"专家问。

子女们比赛着摇头。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病治疗得越早越容易痊愈。"专家说。

"您的意见？"长子问。

"最好今晚就去住院治疗。"专家说。

子女们交换眼光。

"就照叔叔说的办吧？"长子征求同胞的意见。

没人反对。

"我去给爸爸收拾东西。"女儿含着眼泪说。

"我去和爸爸谈。"长子沉重地说。

"我打电话叫医院的救护车来。"专家走向电话机。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派克端着酒杯走过来。

"爸爸，有件事得和您谈谈。"长子拿过父亲手中的酒杯放到身旁的桌子上。

"出什么事了？"派克发现子女们的眼圈都是红的。

"您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出了点小毛病，得住院检查一下。"儿子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我的身体出了毛病？我怎么不知道？"派克纳闷。

"毛病不大，您还没感觉到。"儿子解释。

"什么毛病？"派克问。

没人说话。沉默。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派克盯着儿子问。

女儿忍不住先哭起来。紧接着儿子们也掉眼泪了。

"我得了癌症？"派克分析。

"你别瞎猜，癌症会疼的，你疼吗？"老同学笑着安慰派克。

派克忽然想起了老同学的职业，他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们拿我当精神病人了吧？哈哈，你们可真逗。我真是外星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开这种玩笑吗？"派克边说边笑。

子女们看见爸爸病成这样，哭成一团。

派克不笑了，他强烈感受到亲情，感受到子女对他的爱。

他体会到这种爱是巨大的财富。他意识到自己和孩子们无法分割，他和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他生命的延续。

"你们快来看电视！"一个孙子激动地跑进来叫大人们。

"你们看吧，我们在这商量点儿事。"长子对儿子说。

"是有关外星人的重要新闻，还有爷爷刚才说的M星球呢！"孙子说。

大家一愣，然后争先恐后地往电视机所在的房间跑。

屏幕上的女播音员的脑袋右边打出了"特别新闻"的字幕。

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令精神病专家和派克的子女们目瞪口呆。

"本台驻联合国记者近日获悉，安理会最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有关M星球向地球派遣外星人做实验研究地球人的事件，据记者初步了解，M星球是一颗科学技术比地球先进的有智慧生物的星球，该星球陆续向地球投放了四个生命，它们的代号分别是A X 1号、A X 2号、A X 3号和A X 4号。

M星球将于12月20日接走这四个外星人，用他们来研究地球生命。据悉，A X 1号、A X 2号和A X 3已决定叛逆，他们要求留在地球，并正式向人类申请保护。M星球的科技水平比地球发达，如果人类决定保护M星

球的叛逆者，可能招来灾难。为此，安理会正在进行极为慎重的研究。现在，A X 4 号还未露面，他的态度至关重要。"播音员用庄重的神态报道这一貌似科幻实为关系到地球命运的新闻。

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派克身上。

他们信了。信派克是外星人了。

"我们是外星人吗？"长子想起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

派克摇摇头。

"您走吗？"女儿泪汪汪地看着爸爸。她头一次感到爸爸是陌生的。

望着一屋子的泪眼，派克的心震颤了，这都是他的骨肉呀！他们身上的每一滴血每一个细胞每一块骨骼每一条神经都是从他身上演变出来的。他不能设想，如果失去他们，他将如何面对生命的继续。

尽管这大半辈子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他饱尝了人类的世态炎凉，可地球毕竟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最喜欢的格言是：看清了这个星球，然后爱它。

是的，他爱地球。爱人类。

"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们！"派克决定了。

子孙们一拥而上，抱住了外星人爸爸爷爷。

"快通知联合国！"精神病专家提醒大家。

四位M星球的外星人全部决定叛逆。

他们离不开地球。

他们如果离开地球，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尽管他们可能再活 5 0 0 年。

## 第五章

离12月20日只有三天了。

地球人类的每一位成员现在都知道有一个叫M星球的有着强大科技水平的星球在三天后要来接他们的生命试验品，而这四个生命决定不离开地球。

人类对此事的态度关系到地球的安危。

全球所有新闻媒介都将焦点集中到这件事上。种种分析种种推测种种判断铺天盖地。

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决定先设法同M星球取得联系，争取协商解决这件事。

数百架具有强大发射功率的天线不停歇地向空间发射电波信号，人类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

终于，M星球回电了，电文如下：

我们将按期接走他们。如果抵抗，我们将使用武力。请你们三思。

安理会决定立即召开会员国非常代表大会，紧急讨论如何对待M星球的四位叛逆者。

专家先在大会上介绍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对M星球实力的估测。他认为M星球早已淘汰了核武器，他们拥有比核武器先进几十倍的武器，地球可能不是M星球的武力对手。

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主张交出M星球叛逆者的人认为，人类没必要为了四个叛逆的外星人冒如此大的风险，M星球完全有可能毁灭地球。

主张保护M星球叛逆者的人认为，M星球这样做实验是对地球尊严的亵渎，这四个外星生命已经和地球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已经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人类有责任保护他们，就像保护自己的同胞。尊严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

M星球可以毁灭人类，但它不能征服地球人类。

非常联大最后决定，立即举行一次全人类公决，由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两岁以上）投票表决是否保卫M星球的四位叛逆者。人类将依据此次公决的结果来行动。

这是关系到人类每一位成员命运的大事，必须听取每一位成员的意见。

全人类公决之前，先由M星球的四位叛逆者劳勿亮（AX1号）、丁照宁婷（AX2号）、羊（AX3号）和派克（AX4号）通过电视同全人类见面，以通过直观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人类很紧张。他们还是头一次在同一个时间统统坐在电视机前。地球静极了。工厂停工。汽车停驶。飞机停飞。只有发电厂和电视台继续工作。

人们已经从新闻媒介中知道了M星球的实力，有报道说，M星球可能在一秒钟内摧毁地球。人们不愿失去美妙的生命，不愿意失去美丽的地球。

说实话，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怕。

劳勿亮首先亮相，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出现在全人类面前。

他咬定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他说不管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他现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人类。劳勿亮满怀深情地向全人类介绍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说他爱他们胜过爱自己，他不能离开爸爸妈妈。

劳勿亮的爸爸妈妈在屏幕上搂着心爱的儿子泣不成声，他们指控M星球



这种实验是不人道的。

丁照宁婷向全人类娓娓讲述她的爱情，讲她对爱情的理解，讲他在她生命中的位置。

数十亿颗晶莹的泪珠同时出现在地球上。

A X 3 号和派克的演说也给人类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人类陷入沉思中，他们强烈感受到M星球对地球的不尊重，这种实验方法是对人类感情的戏弄。

M星球的四位叛逆者同人类的电视见面结束后，全人类投票开始。

人们郑重地在选票上填写自己的急见。5 0 多亿人排队走向遍布全球的投票箱。

全人类公决统计结果表明，人类中9 5 %的成员赞成保卫叛逆者。

人类清楚，如果地球向M星球妥协，即使它再在宇宙中生存5 0 亿年，在它四位叛逆者交还给M星球时，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地球保卫四位叛逆者，即使粉身碎骨，它在宇宙中却获得了永恒。

离1 2月2 0日只有两天了，人类紧急行动起来，做抗击M星球保卫叛逆者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可能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最后两天了。

奇怪的是没有悲伤没有失望没有恐惧，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像现在这样和睦像现在这样心心相印同仇敌忾。

国界消除了。护照废除了。军队统一了。整个地球成了一个大国家，全人类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人类感受到像这样活比把地球切割后活好多了。

过去那种人为的把人类划分成不同的国家然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在是太愚蠢了。

四位叛逆者被匿藏到安全地点。人类决定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每个人都接受了强化军事训练。

金钱。功名。生命。财产。享受。.....当这一切统统被抛开后，人类感到轻松潇洒。

人类这才明白，那些过去被自己当做宝贝和人生目标的东西其实都是套在人类脖子上的枷锁。

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人类的尊严。

痛快。

地球是太空中最美丽的星球。

人类是宇宙中最美妙的生命。

当人类决定保卫叛逆者时，以上两条就成了终极真理。

1 2月2 0日来到了。人类变得深沉了，他们很少用声带交谈，他们改用目光交谈。在大街上，一个眼神就能使对方明白一切。

历代人类的成员中能获得"神圣"境界的人寥寥无几。在1 2月2 0日这一天中，人类的5 0 亿个成员并列进入神圣境界。成为5 0 亿个伟人。

这样活一天比往常活一万天都值。

尊严。人格。精神。爱。

使人类充实的东西。

1 2月2 0日的晚餐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晚餐。

时差已经被取消，全球使用统一时间。

人们同亲人在一起默默地享用这可能是最后一餐的聚餐。

11点整，人们走出房屋，面对天空，等待M星球。

地球静极了。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类为了保卫M星球四个叛逆者而可能献出50亿条生命的时刻，人类获得了永生。

12点整。

数百个笼罩在浅蓝色光环中的飞碟列队出现在天空中。

它们缓缓逼近地球。

